

767517

K-9t.2
76
154



荷 閩 臺 海

插 海 陽 南

叢 贈 筆 雜

談 言 記 著

(合訂本)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八輯

贈書
宜基
景石
石漢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443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三種

荷
插
叢
談

林
時
對

自序

余自庚辰通籍，筮仕星垣，忝綴班行之末；效冬徂夏，僅八月餘耳。閩曹多暇，自朝參外，惟奉教海內賢人君子，時時過從。聆其讜論清議，凡朝常典故及國計民生利病安危，周咨博詢；歸寓細細節記，至今佩服弗忘。奉使南旋，未經復命；驟罹家感，隨賊國屯。苦塊餘生，鼎湖泣血，愧不能墨綬從戎。洎留都再造，晉擢西臺，復改梧掖；咸以服未終闋，戀戀慈闈，竟未遑趨覲就職也。兩經國變，幸免網羅。至蠡城肇興，日偕姚江夫子贊襄戎幕；而新命宣著，以容臺卿貳兼署兵垣。雖稍有補苴，四海橫流難措一木。放廢以來，潛身蠶甕，鬱伊塞胸無可消遣。念及年來兆禍釀亂之由，痛憤填膺；唾壺既缺，竹如意亦擊碎。酒後耳熱，牢騷不平；輒吮毫伸紙，手自疾書，以當袞鉢。然其間情事，皆親經目覩，或得之故老傳聞、名賢手授。蒐羅采摭，毫髮靡爽；矢諸天日，鬼神鑒臨，不敢以平生喜怒哀怨參錯其間。纂成，名曰「荷牯叢談」。千載而下，覽者庶幾知我、罪我，或亦有以諒予志也夫！

辛未夏杪，七十七翁拾遺氏釀菴述。

荷牖叢談目錄

卷之一（共二十二則）

本朝遠過前代	（一）
陳太史明卿壬午殉難列傳叙	（二）
列朝年號辨誤	（三）
南北都大內宮殿考	（四）
京都形勢	（七）
祖陵祀典	（八）
高皇帝御製皇陵碑文	（一〇）
本朝格令	（一一）
設科取士條格	（一四）
宮中二十四衙門考	（一八）
王軫家書	（一九）
鑾輿不宜輕出	（二二）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	（三三）

昭代狀元考略……………(二四)

理學真傳……………(二五)

殿試策略……………(二六)

于忠肅功在社稷……………(二七)

鄭端簡公吾學編紀儒臣十人……………(二八)

弘治名臣相助爲理……………(三一)

劉忠宣受知泰陵……………(三二)

徐武功王威寧將略……………(三三)

大臣享壽考……………(三四)

卷之二(共二十三則)

十六朝綸扉秉政紀……………(三七)

列朝犯顏強諫杖斃慘殺諸公……………(三九)

三百年文章代不乏人……………(四〇)

兩浙人物……………(四一)

昭代公卿類多清節可風……………(五一)

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確有可憑	(五)
本朝第一人物	(七)
一屋散錢	(七)
對君有體	(五)
賢者不矜細行	(五)
盜亦有人心	(五)
枉做小人	(六)
徐華亭饒幹濟	(六)
高文襄公儲本兵議	(六)
朋黨大略	(六)
京師首善書院	(六)
趙忠毅公奏銓曹積弊	(七)
楊忠烈公血書	(七)
孫閣部文忠公請面奏軍機以清君側之惡	(七)
葉文忠臺山養成瑞禍	(七)
高忠憲公論三案	(七)

倪文正公奏議

(五)

瞿給諫式耜六不平疏

(七)

卷之三 (共二十三則)

威廟欽定逆案

(八一)

京畿四輔說

(八四)

國家三大弊政

(八五)

國事壽張拱手以遼陽予敵

(八六)

王給諫都疏糾首翻逆案

(八九)

劉忠端公起京兆面恩疏

(八九)

天下危尤注意相

(九一)

溫體仁誤國

(九二)

王季重規陽羨

(九四)

狀元宰相讓文山獨步千秋

(九六)

鼎甲不足貴

(九七)

門戶之禍

(一〇〇)

錢御冷相公與劉念臺總憲書	(一〇一)
東林中依草附木之徒	(一〇二)
京營之弊	(一〇六)
剿寇事權不一	(一〇九)
深文峻法憲典火烈	(一〇九)
陳啓新傳	(一一一)
袁崇煥方一藻楊嗣昌陳新甲謝陞等議款不終	(一一三)
威廟聽信內侍爲失策	(一一五)
萬茹茶奏疏	(一二六)
李忠文公齋沐具疏	(一二七)
南安子對症藥說	(一二九)
卷之四 (共十二則)	
馬阮合交之由	(一二二)
閣部史公以四藩防江	(一二三)
馬士英不知左帥避闖南奔撤江防兵以阻遏	(一二四)

南都三疑案·····	(二六)
蠡城監國·····	(二九)
王之仁攘奪義餉以致江干潰散·····	(三七)
阮大鍼代草假方國安王之仁具疏請除東林餘孽·····	(三八)
思文卽位於閩·····	(四三)
端溪瀕桂十六載紀元延統·····	(四四)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	(四五)
登州三叛·····	(六〇)
三王無貴相·····	(六二)

荷插叢談卷之一

明州野史拾遺氏蠻翁纂

本朝遠過前代

高皇帝以布衣起淮右，提三尺劍，與群雄角而勝；遂驅蒙古，還之大漠。日月滌而重輝，乾坤闢而再位。然且聖不自聖，鷄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六宮取充位，無燕趙二八之奉；賜租之詔，無歲不下；一起閱江樓，樓成而輒罷之，終其身不爲離宮別館。滇詔在臥榻十七年而始平，朝鮮、安南阻日本，閉關聽其自服，而不開邊釁；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六之；五都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握兵；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稱臣妾而不加徽號；雖神武蓋一世，而抑其心以下賢；尊在九重，而洞徹其神以與閭閻之志氣通；此弇州山人之頌也。李本寧太史曰：『有以匹夫得天下者，未有以江左一天下；有以中華兼漠北者，未有中華胥爲左袵，而能驅除之匹夫起江左。用夏變夷，德澤宰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垂祀三百，偉哉高皇帝之烈也，萬世一人矣。』

謝文肅鐸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有數事：公主寡不再擇婿，中官有寵者賜袍

帶不與朝臣並任，王公不敢擅殺人，重臣不得自辟下僚，文廟不用塑像易以木主，嶽鎮海瀆之神不加封號，文武官員不得挾妓。陳眉公繼儒云：『更有十事：邊鎮督府以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內閣六卿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母后不稱制，勳戚不干政，皇子講官郎宮坊僚案，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無殉葬，生員不訐利病，不用黥劓腐刑之刑，京師有熱審，直省有恤刑，非大典不輕赦，三品以上始蔭子入監，統袴不得濫朝籍。善乎平涵朱相國之推言也。神武要於不殺，慘舒協於時中，紀綱挈於獨斷。聲律身度，自強不息，與道合真，與天同運。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太祖又集古帝王之大成，至矣無以尙矣。然則定鼎卜曆，宜垂裕無疆，而何甲申之春，眇寇一入，燕京化爲異域。若長江天塹，國有人焉，則東晉再造，南宋偏安，庶幾復覩，而僉壬竊柄，國是譁張，金陵王氣黯然消，而夏社竟屋矣。人謀固不臧，天意亦難問，將所謂參夷瓜蔓，各在文皇者，其信然聊！抑冥冥之中，尙猶未定耶！』

陳太史明卿壬午殉難列傳叙

古來死忠，代不數數。商惟墨允，漢獨龔勝，唐家河北無一義士，宋季南朝止李侍郎；未有開創未逾再傳，而忠義千古爲盛，如昭代遜國之際者也。當靖難師起，以誅錯爲名，獨齊、黃兩人耳。洎天下大定，榜列奸臣，前後凡五十人。蓋自推戴勸進外，

人人苟息豫讓矣。而引繩披根，株連瓜蔓，澤量若焦，狐猿夜嗷，參夷之愴，於是極已，則皆孝孺十族之言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首，湛宗燔墓而不悔，而萬乘之威亦幾於殫矣。夫以遜順天，非若蕭牆之喋血也；以且代辟，非若易姓之受命也。建文君何以得此於諸臣哉，則皆高皇帝所培養之忠臣義士也。當平元捷至，詔群臣嘗仕元者不許賀。建余闕李徽嗣，贈諡福壽，每歲遣官致祭，而履聲棄棄之老臣，則愧之以文天祥，而終竄以死，蓋激勵若斯之至也，三十年亘萬世矣。食報之厚，不亦宜乎？昔人有言：『平時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有杖節死義之臣』。有國家者欲收忠義之報，其先務儲養哉！

列朝年號辨誤

宋太祖改元乾德，令擇前代未有者，後見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竇儀知爲蜀物，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高宋、孝宗初欲用炎興、乾統，以劉先主契丹嘗有此號，乃復更議。若梁主張重華，南唐賊張遇賢，宋賊方臘，俱號永樂。契丹述律，元出帝，俱號天順皇帝。西夏號正德，本朝用此三號。儒臣失考之過也。春雨堂雜抄曰：『孝宗升遐，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考選，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命題諷之』。酌中志略云：『熹宗時，大內司鑰庫積有歷代古錢，一日御前於舊鏡

內得天啓大小錢數枚；色甚古。司禮李永眞、向若愚說之，因考歷代史並玉海等書，始知南梁蕭莊，拓跋魏元法僧，並南詔俱曾有此號；亦宰相不讀書之過耳。惟蕭皇入繼紀元，內閣初擬明良，次紹治，次嘉靖，上特用嘉靖云。迺天順天在上、景泰天在下，萬曆爲盈數，泰昌有兩日之象，皆未爲協。咸廟時以崇禎紀元，而任溫體仁爲相，用法苛刻少恩，京師人口語「崇皇帝，溫閣老」，崇與戎同音，溫與瘟同音。父老至今猶爲歎息」。

南北都大內宮殿考

洪武十年，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乾清宮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曰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古而稍加增益。

永樂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壇場宮殿樓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

月興工，至十八年九月工竣。酌中志略云：北京大內規制，皇城南向，曰大明門，稍北向東曰長安右門，再北向東曰東安門，北向曰北安門，俗所稱厚載門也。轉而向西曰西安門，再南向西曰長安右門；此外圍六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登聞鼓院則在長安右門之外。紫禁城南向第一重，曰承天之門，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右掖門，向東曰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向西曰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北向曰玄武門，此內圍八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護城之河繞焉。大明內曰承天之門，其內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也。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門，再東曰松林，則會推處。西曰闕右門，其居中巍然向明者爲午門，鐘鼓在焉。左掖門、右掖門之內居中南向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銅壺滴漏在焉。其左曰弘政門，即東角門也，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也；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右順門也。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在此處，從會極門南入曰內門，輔臣票本清禁之所，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皇極門內居中南向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金甌玉瓦；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中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也；殿之兩傍，東曰中左門，召對或在此；西曰中右門，再北曰建極殿，即謹身殿也。皆嘉靖時重修改名，殿居中向後，高踞三躔白玉欄干之上者，爲雲臺門；

兩傍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卽雲臺左右門也。又名平臺，凡召對閣部等官或於平臺，卽後左門。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宗門。南向者則仁德門，爲乾清宮，左右金獅各一，入門再陞白玉石欄干，直至乾清大殿，丹陛下近月臺有一洞通東西行走者，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門，右小門曰鳳彩門。左有殿曰昭仁，右有殿曰弘德。再北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皇極殿之制。再北坤寧宮，皇后所居也。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便接瓊苑左右門矣。坤寧門仍有中門，向後拍閉而不開。乾清大殿之左向西曰端凝殿，右向東曰懋勤殿。坤寧之後則後苑也，欽安殿在焉，供玄天上帝之所，魚池山子，奇花異卉，景色可人。東南曰瓊苑左門，西曰瓊苑右門。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牆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每夜之更鼓在焉。此大內宮室之略。尙有慈寧、慈慶等宮，爲皇太后、皇太妃所居。翼坤宮爲皇貴妃所居，承乾、鍾粹等宮，爲東宮並東宮妃所居。永和宮，爲諸王所居。皇城北安門內壽皇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也；皆土渣堆積而成，山上樹木森鬱，鶴鹿成群，內有紅閣，列皇帝殉國之所，鼎湖泣血，千古痛心。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再南過北上門則與紫禁城玄武門相對，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玄殿，其前門曰始青道院，左右有牌坊曰先天白鏡，曰大極僊林。又有閣二座，左曰昞明閣，右曰烟靈閣。殿之東北曰象一宮，乃世廟玄修之所名。西內又西曰西直房，卽襟房也。

，武廟崩於此，其東則西下馬門矣。玉河橋卽金海橋，有坊二：曰金鰲，曰玉螭。再南曰五雷殿，卽椒園也，亦名蕉園，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其內府各監局二十四衛門，在紫禁城內外，不概列。

京都形勢

憲章類編云：本廟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於周、漢，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界限之防；故卒不能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凜、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邊、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宜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京後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踞，不可不講也。宜大次之，則獨石之弧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足，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徵商，宣大之鑿塹敵臺，京後之防

，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繼藉生養之富，大拓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釁隙乃生。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於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非失權之過乎？嗟乎！白刃在前，不顧流矢，敵既窺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勢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緩急輕重之間，失權多矣。嗚呼！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反爲餌而先垣京後立可也。今惟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有入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番更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所謂卽體酌用，備形勢之要策矣。

祖陵祀典

熙祖陵在泗州基運山，德祖、懿祖就基運山望祭。按基運山設泗州祠祭署，奉祠一人，以朱氏世官；朱名貴，本宗人壻也。陵戶三百十四家，長至、正旦、大牢三；清明、中元、孟冬，每朔望少牢三，奉祠行事。洪武二年，詔立鳳陽皇陵碑，加仁祖淳皇帝

陵名英陵，山名「翊望山」。後更英陵爲皇陵，立衛守之。洪武七年，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皇陵署中都留守司一，皇陵衛、皇陵祠祭署各一，奉祠二人，劉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名觀，趙氏名聰，國甥，劉義惠侯繼祖孫；皇考崩逝，繼祖以己地葬之，二汪氏皆汪老母孫，微時老母備禮遣人送上於皇覺寺，故俾子孫與守之。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且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祠行事；朔望少牢，留守行事。弘治元年，勅內官監一人，監護南京官，從孝陵，山名神烈山。按孝陵四十妃嬪祔葬，陵設神宮監、孝陵祠祭署各一，清明、中元、長至太牢，正且、聖且、朔望、帝后愍忌酒果；勳戚大臣一人奉祠事。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孝陵，東有懿文太子陵，祀禮視孝陵，歲暮四孟，忌辰加牲，署官行事。又有韓憲王、張順妃、李麗妃墳，咸以時祀牲醴，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仁孝皇后尙未葬，工部尙書趙玠以江西地理術士廖均卿至昌平，徧閱諸山，得昌平東黃土山最吉，太宗卽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後之諸陵皆在焉。各陵俱設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孝陵。正且酒果，清明、中元、長至、聖且太牢，分遣勳戚大臣祀。愍忌太牢，專遣勳戚大臣祭。睿皇帝顯陵，在承天純德山，都督蔣華奉祀，華慈孝睿皇后家人。朱少師平涵曰：天壽山九陵，長陵居中，惟景陵居左，獻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右，永陵又在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乃昭陵在各陵之右，定陵又在其下焉。又曰：泰

陵臨谿，水直流二十里，制又卑隘；康陵中斷，亦若天下之窮；自十陵外，康陵、德陵又不知列在何處。又有恭讓胡皇后陵、景帝汪后二陵、憲廟廢后吳氏陵。世廟孝潔皇后、繼張后二陵，懷獻太子、恭太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趙靖王、秀懷王、蘄獻王、藤懷王、衛恭王、許悼王、忻穆王、申懿王、雍靖王、岐惠王、涇簡王、蔚悼王、穎殤王、薊哀王、戚懷王、均思王、景□王及諸帝妃、諸殤公主、阿保夫人墳，戚廟同孝節烈皇后耐葬田貴妃墳圍，則真千古傷心耳。

高皇帝御製皇陵碑文

國子監博士徐昌穀禎卿剪勝野聞，載太祖皇帝自叙朱氏世德之碑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七二公，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四九公，卽曾考。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兩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性淳良，務本積德，鄉里稱爲善人。娶劉氏，

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縣；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浸歿。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託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復可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高皇帝既登大寶之後，念劉大秀施地爲陵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媪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云。

本朝格令

今奉旨曰「是」，卽自漢以來奏事得請卽報曰「可」之制也。今之「知道了」，卽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之制也。其稱聖旨，則自宋已然矣。凡恩詔各從其類，上慈闈徽號，則稱封贈父母恩；立東宮，則有蔭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逋減刑

姦恩；登極，則大赦矣。立東宮妃，及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九廟災，則下詔寬恤，至有欲褒親蔭子者，其謬甚矣。國制賞三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兩宮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親王世子並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惟施於四夷，宇內不封。天下要害，置總帥者十有二，而掛將軍印者九。宣府曰鎮朔，大同曰征西，延綏曰鎮西，寧夏曰征西，甘肅曰平羌，湖廣曰平蠻，雲南曰征南，兩廣曰征蠻，而遼鎮所掛者征虜前將軍印也。萬曆間，又添設征遼，此外又有平虜將軍印，非大征伐，不輕假人。將軍印凡流官曰掛，佩而卽繳亦曰掛，京營戎政則曰掌。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虜也。總督雁門，駐筭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宣大，駐筭朔州，所以便其運。總督兩廣都御史之設也，考梧州開設總憲，初意重廣西，其廣東山海警事漸生，不得兼而遙制，梧州乃兩廣輪輻，八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道，開設三堂，自成化元年始。其設鎮守總兵，永樂始。總制都御史，景泰間始。文臣至總督方稱軍門，近日操江、巡撫，皆稱軍門矣。司禮郎，古之樞密；東廠郎，古之中尉；唐末兩樞密使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表裏，號稱中貴，亦稱大臣。于文定慎行曰：今奉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出中官之下，不知起自何年，決非高皇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品，其腰玉服蟒，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有，奈何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哉？昭代言官，科員五十，臺員維百，六科給事中沿門下

舊制，主於封駁，各道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爲職，非設官之意。今之試御史，卽唐之監察御史裏行，謂其資序尙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京畿河南道，蓋御史之長，唐制御史臺有待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又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今之京畿河南道，當本此。

本朝駕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本於梁制。「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乃如常儀。今駕出不奏鼓吹，疑本此。凡考察官吏，漢制主按劾，近於刻峭；宋制詳文法，失之重複。惟唐則善以著其德行，最以制其才術，以善而最相爲乘除，分爲九等，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詳於善而略於最。然舍成周六計之法，而論後世之制，則唐爲彼善於此矣。國家之制，三年官滿者，造爲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殿目、最目，轉送御史考核。吏部考功則稽其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職，二曰平常，三曰不稱職。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其前二考之所書以定其升降，卽唐法也。其以御史考核，卽漢宣帝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卽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以引奏，卽宋人之引奏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長，誠萬世之良法矣。

國家以貧富分里甲；以各里論糧差而權其輕重，勞於公者復其家，廢於疾者免其力，里甲十年而一充，民得番充，從公點差，周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依次充當。大明會典，五十以上，一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其後有司或有總賦之法，或爲條鞭之法。總賦者，歲統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頒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其宜入當數而止，約法畫一，吏牘大損，豪猾不得規其輕重，而公家催徵易起，人稱便矣。然而諸供億悉在官，官率取之市，或給之值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其弊也。條鞭者，計口授庸，緣役定值，悉籍其一歲之費而輸之官；官爲召募，民無擾焉，人亦稱便矣。然費益繁而用益不給，則有那借，有預徵。那借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此其弊也。凡越訴上司，擅投佐貳，曰濫詞。凡株連正犯，蔓引知證，曰濫拘。凡以牢爲筭，非賭不出，曰濫禁。凡刑具酷烈，逼使誣服者，曰濫刑。凡添情合律，援例比請，曰濫擬。凡備荒修理，巧名科徵，曰濫罰。

設科取士條格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五月初一日，頒科舉條格內開：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日期照鄉試。殿試三月初三日，俱三年一次開試。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又三場之後，試騎射書算律。開設之初，恐未徧習，今科免試。三年以後，須要全備，方許中選，取中式者，七十二人。此京畿八月鄉試也。辛亥會試，合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以禮部尙書陶凱，前翰林學士潘廷堅爲主考，中式凡百二十人，取江西吳伯宗爲第一。又謂省臣曰：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人才衆多，而官足任使。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於是辛亥、壬子，各省俱連舉鄉試。六年癸丑罷科舉，專用薦辟，其科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才，有孝廉，群舉於朝，而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二載。今魁星圖下列諸狀元名姓，有洪武九年丁顯宗，謬矣。至十七年復開科，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從實充貢。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二道。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淳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娼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吏胥不得應試，則在四年之詔。文字回避御名廟諱，不許自叙門地，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謄錄用硃，對讀用藍，考

試官用墨，以防詐僞。

萬曆以後，北闈編號，有皿字、夾字，監生係皿字號，遠生係夾字號。周宗伯應賓識小編云：科場試題，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順天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學、庸。其後定學、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一道，遂爲例。鄭端簡今言云：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公穀程胡張，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諸家說優者俱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顧宗伯起元曰：並用古註疏及諸家傳，聖制彰明，今春秋止用胡傳，其左氏公穀，第以備考，至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澔集說，古註疏盡斥不講，試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豈非盛典哉？又洪熙元年諭禮部，科舉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自今會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至成化丁未會試，南六北四，又以百乘除各退七爲中卷，著爲令。

至於考官，成化十五年御史許進請各省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典試。弘治十四年，禮部右侍郎謝鐸亦有是疏，章下所司，俱未允行。至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始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後遂爲例。每科恩榮次第，凡春闈放榜後，於四月十五日諸貢生赴內府殿試，上御皇極殿，親賜策問。二十日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錦衣衛

設鹵簿於丹陛、丹墀內，上御皇極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引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並榜眼、探花歸第，恭依高皇帝欽定資格，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二十一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二十三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二十四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二十五日，詣太學先師廟行釋菜禮，始釋褐，分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門觀政。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楊文懿公鏡川集云：每科三月望日廷試，進越三日傳制唱名，又明日賜讌於禮部。是日也，進士綴行而入，爲國之賓，徹侯將命而來，爲宴之主。凡在試日，讀卷大僚暨百執與事畢入，鴻臚肅班，望闕而拜，儀曹序賓，列席而坐。光祿供膳，絡繹而迭進。宮花紛敷，法醞穠郁，樂舞具陳，禮儀卒度，觀者堵列、迎者輻輳，旌旆旁午於交衢，籌鼓喧闐於城郭，此昭代之盛典；所謂禮部宴者也。今謂之恩榮宴，而談者以瓊林名之，蓋汴宋時宴進士於瓊林苑，至今循習爲稱耳。國初一甲三名不遽授翰林，故辛亥科狀元止授員外郎。榜眼、探花並授主事，乙丑科始以一甲三名授修撰。後又以狀元爲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遂爲定例。永樂初，又選進士之有文行者，爲庶吉士，讀中秘書。令翰林官教習，至今仍焉。

宮中二十四衙門考

國朝內官之制，初置內司監奉御凡六十人。洪武十七年，更定諸監局庫品職。二十八年，頒皇明祖訓，遂定今制。監門司庫分職掖庭，凡監十一：曰神宮、尙寶、陵神、尙膳、尙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等監；各有太監、少監、監丞、典簿、長隨、奉御。凡門四：曰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有門正、門副。凡司二：曰鐘鼓司、惜薪司；各有司正、司副。凡局六：曰兵仗、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麩等；各有大使、副使。凡庫三：曰內承運庫、司鑰庫、內府供應庫；各有大使、副使。東宮典蠶局、典藥局、典膳局、典服局、典兵局、典乘局；各有局郎、局丞。王府有差奉所、典寶所、典膳所、典服所；各有正、副。公主府中使司，亦有正、副。

三十年，內府又置都知監、銀作局。酌中志略云：祖制內府十二監：曰司理、內官、御用、御馬、司設、尙寶、神宮、尙膳、尙衣、印綬、直殿、都知。又四司：惜薪、寶鈔、鐘鼓、混堂。又八局，曰：兵仗、巾帽、針工、織染、酒醋麵、司苑、浣衣、銀作。已以統謂之二十四衙門。此外又有內府供用庫、內承運庫、司鑰庫。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四、五員。每日奏文書，目御筆親批外，遵照閣中稟來字樣，用

硃筆楷書。最有寵者一人，以司禮監秉筆兼掌東廠印秩，尊視元輔，東廠權重視統憲，其次秉筆隨堂視衆輔焉。本衙門還有應題奏事情，皆關白司禮掌印秉筆隨堂而行。凡御前大內臣曰乾清宮管事，曰打脚牌子，其秩亦榮顯，猶外之勳戚臣也。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厚薄而畀之，不拘資。次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於本衙居住，職掌古書籍名畫冊葉手卷，所屬掌司數員分理，並內書堂亦屬之。又經廠掌司四員，在經廠居住，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凡監官自內書堂奉旨撥派者爲正途，或乞恩奏保改升者次焉。祖制必照依欽錄姓名，挨次陞轉。文書房官八員或十員，遴選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有學行才識者委用，職掌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並會極門京官所上本及內府各衙門本、天下各藩府本，照銜分管，其在外關票，在內答票，一應旨意聖諭御札，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行。雲臺右門有協恭堂，每早朝前及申時後，司禮掌印者過房看文書，一應掌班親信人等，不得入機密禁近，謹慎如此。

王軫家書

五倫書中載有王軫家書事。軫，嘉興人；今錄詔文及謝表家書於此。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群雄、攘夷狄、安中國，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載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

右儒吏獎諭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託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才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尙虛名，故賊私於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之矣。立法未嘗不嚴，用法未嘗不密，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羶。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之任所，書未發，朕獲見之。書中語意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者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省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營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日。

又謝表，布衣臣王某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並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疏，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綸之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酬於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輶，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乎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馬，厥抒報効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盛，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家書，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不知從者及同游無恙否？本家德清之役，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雜物，拘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若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弗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當正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勤力。暇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覬耳。書付男軫。嗟嗟！一家書之微，而遂徹御覽；至煩勅旨獎諭，賜金賜藥，免役免差，蓋激勸若斯之至也。風聲所被，孰不鼓勵，馴至三百年風俗之美，豈偶然哉！

鑾輿不宜輕出

由永樂來，世居深守爲規，惟宣宗再出，英宗一出，武宗數出，肅皇帝以太后喪出

，餘三宗以戎，皆國大紀也。宣宗時，漢庶人以修理南巡席殿爲兵端，一爲范大監微行，已乃有玉泉寺之盜。武宗時，濛庶人欲以奇貨居之。英宗之出，危殆極矣！永陵出不浹旬，行宮火，亦豈少衰也哉。先是，道士邵元節，亦贊南巡者，衛輝報至，竟驚死。嗟乎！古之保大圖存者，法當如何乎？有如萬分一出意外者，當事之人、何以贖死耶？此熊過題謝氏恩謹日記語也。聊志之以見鑿輿不宜輕出，而南巡爲尤忌。武宗至金陵，有沈舟之厄，驚懼而旋，遂以晏駕。然余稽之往籍，帝舜蒼梧不返，大禹會稽告終，昭王南征膠舟永逝，穆滿八駿白雲不歸，秦皇泛海而殂沙丘，煬帝邀楊而酖化及，以至符堅敗於淝水，金亮弑於采石。昭昭不爽，太平天子本垂衣，所當重念矣。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

本朝垂世三百，九夷八蠻無不賓服，而盜邊竊發，亦時或有聞；京師居重馭輕，天子自爲守，三衛旣棄，宣遼之肩臂寒。籬籬與胡共之，賴文皇三犁餘威，震驚殊域。數傳以後，雖閑入侵噬，終攝服不敢動。否則，寧免蹈宋人之覆轍耶！余嘗縱觀邊事，有三恨、五失、十五勝算焉。

一恨安龍之棄，楊文貞誤引賈捐之棄珠厓，俾漢唐土宇，淪於卉服，令英公循黔國故事，世守滇南，則交趾布政司雖至今存可也。一恨河套之復，相嵩借會襄愍以傾貴溪

，使巖疆任事之臣，首領不保、妻子狼狽、天下冤之，至今河西水草善地，醜類永駐牧其中，後人怵於顯禍，無敢頌言以禽蒐之者；權姦之誤國深矣。一恨遼陽之戰，李維翰以庸懦喪師，楊鎬代爲經略，軍機不密，四路進兵，以令箭撤回李如楨，致名將劉綎、杜松深入絕地，孤軍無援，全師覆沒，袁應泰繼之，再失遼陽。復誤聽王化貞浪戰，以十三萬兵駐廣寧，鐵騎未至，風鶴先驚，而祖宗櫛風沐雨之疆場，拱手授敵矣。設令熊廷弼始終在事，一意以守爲戰，無有搖撼之者，何至敗壞若此！則閣老葉向高、方從哲，本兵黃嘉善、張鶴鳴之罪，安能他諉耶！

正統間，閩、浙山寇鄧茂七、葉宗留倡亂，依山爲寨，勢幸未合，令兩路進兵，一搗杉關、一由蒼婺，坑繫子耳，而養癰滋蔓，剿撫乖宜；則張楷玩寇之失也。哈密遠隔西域，切近土魯番，以金印封忠順王，令通貢道，瓦刺侵暴，勢孤援絕，鞭長不及，頻年西討，賦車藉馬，甘涼繹騷，則許進、彭澤、王瓊處置之失也。奄瑾專恣，畿南盜起，劉六、劉七、趙風子、齊彥名等，流劫山東，轉掠河北，乘勢直薄江淮，如蹈無人之境，天幸祚國，覆舟殄滅無遺，則馬中錫、陸完畏懦之失也。海禁久弛，島夷內訌，姦人王直、徐海、汪玉峰等勾引之，深入內地，禍連三省，當時勁將如俞大猷、湯克寬、任環、盧鏗等合兵會剿，指日蕩殲；而以趙文華視師，聽胡宗憲主撫，荼毒生靈，焚劫甚慘。晚賴戚繼光芟除之；則嚴嵩專信群姦，蹤倭殃民之失也。關白平秀吉與行長清正

等，率海艇逼朝鮮釜山，勢甚猖獗，屬國求援，命宋應昌爲經略，率李如松救之，旋捷旋衄，茫不得要領，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則楊鎬、李如松詐封啓釁之失也。

至若于謙之御也先，白圭之剿鄆盜，原傑之撫流民，韓雍之斷藤峽，項忠之平滿四，林俊之殄蜀寇，王守仁之擒宸濠、平贛盜，田州姚鏌之誅岑猛，王崇古之封俺答，梅國禎之討哮拜，李化龍之滅楊應龍，朱燮元之平奢崇明、安邦彥，皆師貞丈人謀定後戰，鼓行以出，奏凱而歸，策勳告廟，蔭胄旌功；可不謂隆焉。所最爲歎惋者，則莫若崇禎時之流寇，當其初起延安，僅流氓叛卒耳，不蚤爲撲滅，蔓延全秦，豕突晉、豫、楚、蜀，盡罹屠戮，剿不成剿、撫不成撫，一誤於胡廷晏，再誤於楊鶴、陳奇瑜，三誤於熊文燦、楊嗣昌，使盧象昇、洪承疇、傅宗龍、孫傳廷掣肘中樞，無從宣力，誰秉國鈞、貽誤封疆，溫體仁、周延儒之罪，無所逃矣。覆車在前，債轅在後，流覽綜觀，不勝長歎。

昭代狀元考略

本朝三百年大魁，惟貴池黃瀾伯觀、寧晉曹萬鍾鼐，以殉忠顯；安福彭可齋時、餘姚謝木齋遷、吳縣申瑤泉時行，以相業顯；高陵呂經野柵、吉水羅一峰倫、羅念菴洪先，以理學顯；進賢舒梓溪芬、長洲文湛持震孟，以氣節顯；成都楊升菴慎、江寧焦漪園

同升不愧。甲申攀髯，湛陸就義從容，闔門殉節最烈，諡爲文正，千古流芳，而蓋城之變，天啓乙丑鼎元山陰武貞余公煌，大啓九門，放士民避敵，從容肅衣冠自沉於柳橋，當與劉公後先媲美。彼狀元宰相，膺特達之知，荷不次之擢，當國破君亡，視顏乞活，而究不免於賊刃；亦有纔聽臚傳，賜宮花袍笏，卽稽首賊庭，受其僞命；未幾賊敗，又資緣戎幕，重玷木天，隨以病死。所謂泰山鴻毛，只爭毫髮矣。

理學真傳

國初方正學先生，奮起兵燹之餘，振興絕學，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此本朝道學之祖也。洪、宣間，李忠文、陳文定，當代醇儒，分主成均，以身率教，人皆嚮風，於是，薛文清瑄，起自河津；陳文恭獻章，起自新會；胡文敬居仁，起自餘干。而姚江王文成陽明先生，直接濂洛真傳，集群儒之大成。嘉靖初年，輿論允協，業將四君子配饗闕庭矣。當時闡揚羽翼者，實多其人，如王宗貫恕、羅舜正倫、呂仲木柟、章楓山懋、陳南泉眞晨、楊鏡川守陳、鄒立齋智、賀伯恭欽、曹月川端、陳克菴選、張甬川邦奇、莊孔暘泉、陳省克茂烈、張東海吉、婁一齋諒、羅念菴洪先、張東白元禎、舒國裳芬、湛甘泉若水、周翠渠瑛、李見羅材、邵二泉寶、王龍溪畿、何柏齋瑋、王止齋良、羅近溪汝芳、歐陽南野德、徐白仁愛、蔡可甫清、薛子修侃、張龍湖治、周海門汝登、馬

谿田理、顏仲宇鯨、薛方山應旂、鄒東廊守益、羅正菴欽順、陸平泉樹聲、鄧定宇以讚、魏子野校、崔後渠銑、耿天臺定向、魏工甫時亮、許敬菴孚遠、楊復所起元、管東溟志道、陳赤石大綬、趙大洲貞吉等，操履篤實，學問淵醇，各能闡述儒先道法。萬曆迨啓禎，自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講學，於是鄒南臬、馮少墟、高景逸、曾見臺、陳赤石、方魯嶽、鍾龍源、劉念臺、李懋明諸先生，起而羽翼之，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表彰聖學，大啓宗風。昭代崇儒重道之典，於斯爲極盛焉。

殿試策略

古人進身之始，必以言爲先資，如董江都天人策、賈長沙治安疏，其最也。本朝狀元廷試策，泛濫不切者多，而稟經酌雅，根極理要者，亦間有之。正統戊辰彭時策曰，爵所以待有功，功者，善之著於事也。若必待有功而後爵，則天下之善未著於事者，必至於見棄。刑以待有罪；罪者，惡之形於行也。若必待有罪而後刑，則天下之惡未形於行者，必至於苟完。於故有論德之科，有誅意之法。成化戊戌曾彥策曰：夫子修春秋以寓一王之法，如商之爵三等，說者以謂法天之三光，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也。周之爵五等，說者以爲法地之五行，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皆從子，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質之意焉。漢高帝寬仁大度，而務爲苟簡，

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樸，頗似忠也。唐太宗勉行仁義而容諫，玄宗銳志勤儉而敦友愛，頗似質也。宋太宗用儒臣而罷節鎮，仁宗任文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繁縟；朝廷之上，議論諄復。禮樂之推究，道學之昌明，庶乎其尙文也。丁未科費宏策曰，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勤無天下之法。故周公之於成王，有無逸之戒，宋璟之於玄宗，有無逸之圖；而二君之治乃有不同者。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致鳧鷖之治。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卒基天寶之亂。嘉靖癸丑毛澄策曰，爲陛下富民者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害。而民之流移失業者猶或有之。況復罹茲患耶！爲陛下教民者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聊之困，而民之作姦犯科者猶或有之。況復值茲困耶？蓋饑寒切身，則行同禽獸。利欲汨志，則命若螻蟻。民情大抵然也。使天下之爲有司者，皆關土勤耕之張堪也，皆植桑訓練之范純仁也，皆閉閣思過之韓延壽也，皆他民以德之仇咨也，於富民教民也何有？萬曆甲戌孫繼皋策曰，始皇衡石程書而基秦滅，文帝衛士傳餐而速隋亡，憲宗汗透御衣而釀唐亂，乃致理之效反出於清淨之漢文，蓋簿書期會，勤非所勤也。草莽之言，切於時世如此，可發晨鐘三省。

于忠肅功在社稷

正統己巳，胡塵翳天，皇輿播越，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于

忠肅公力也。

公時擘畫所最難者有七：當時闕廷大闕，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陞掖會請立斃王、毛二豎以舒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命行誅；馬順應死，殛殺弗論；而群情乃定，一也。

監國新立，法紀不彰，戰守無具；公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敵勤王，二也。

徐瑄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力排其議，根本始固，三也。

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敵矣，公令盡移郭外居民入城，堅壁清野，通州倉糧百萬，運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

喜寧嫉賊邀大臣議和，是季宋款軍之愚計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始乃震沮，五也。

喜寧異族，以國爲市，公密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

也先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公昌言大位已定，誰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

竑，以博學顯；南豐曾子啓榮、吳縣吳匏菴寬、華亭錢鶴灘福、武功康對山海，以文章顯；其餘皆與時浮沈耳。吾浙淳安商文毅弘載，三試皆元，柄用最久，福澤功名，可稱完備，而方之宋王沂公，尙遜一籌。威廟六次臨軒，僅僅杞縣劉澁陸理順、吉水劉晉卿以五軍神機三千諸營，承平久，不能無老弱，議選精兵十五萬團練分爲十營，每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小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公，相顧頽首而已，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形勢單弱，乃皆使宿重兵，以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統於都督楊俊，久之，成屹然雄鎮，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倉皇措置，動中機宜，一時經畫，爲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雖公之智算異等，亦公之精誠無貳耳。當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目夷立宋之故智，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見於此矣。

幼時，僧蘭古春相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景帝賜甲第一區，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不許。則置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但歲時一

謹視而已。一日病痰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有言公柄用太專者，太監興安曰：「似此廢寢忘餐，爲國家日夜擔擾者，尋一個來換于某」。公死之日，陰霾蔽天，行道嗟歎，思功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初未之知，聞之嘆惋累日，面諭英皇曰，何不留謙？百姓爲謠曰：「鷺絲冰上走，何處尋魚賺」？曹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將其地而慟，吉祥恚扑之，明日復將其地而慟如故。靈廟初，遣官致祭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直道而自持，無權姦之所害。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而頌之。公生平潔廉方正，一錢不私，止宿直廬，旁無姬妾，數椽敝居，僅蔽風雨，數畝薄田，僅供饘粥。巡撫兩省十九載，其議事入京也，不携一土物以遺權貴。兩袖清風之詠，汴人至今能頌之；公眞千古完人哉！

鄭端簡公吾學編紀儒臣十人

國子祭酒贈禮部侍郎安福李忠文公時勉，字古廉。南京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慈溪陳文定公敬宗，字光世。南京吏部尚書蕭山魏文靖公驥，字仲房。南京副都御史常熟吳文恪公訥，字敏德。吏部左侍郎崑山葉文莊公盛，字與中。吏部右侍郎鄞縣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華亭張莊簡公悅，字時敏。禮部左侍郎寧國子監事太平謝文肅公鐸，字鳴治。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蘭谿張文懿公懋，字德懋。太子太保禮部

尙書長洲吳文定公寬，字原博。海鹽鄭曉曰：昔太祖高皇帝常云，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足以當之乎？行誼足以率人，文章足以華國，學問足以明道，才諳足以濟物，隱約足以匡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嗚呼，吾不得而見之矣。

弘治名臣相助爲理

弇州外史云：孝廟時，最多名臣。輔弼則劉文靖公健、謝文正公遷、丘文莊公濬、李文正公東陽。六曹則倪文毅公岳、耿文恪公裕、俞肅敏公子俊、周文端公經、戴恭簡公珊、閔莊懿公珪、韓忠定公文、彭惠安公韶。侍從則楊文懿公守陳、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鏊。方鎮則秦襄毅公紘、楊文襄公一清、張簡肅公敷華、王襄敏公越。要未有如三原王端毅公恕、鈞陽馬端肅公文升、華容劉忠宣公大夏，三君子之灼灼者也。端毅直諫動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主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端肅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脛，蓋以才力勝者。忠宣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膝之語，罕有傳者。覺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三原似魏玄成、韓稚圭，鈞陽合姚、宋而少遜之，華容似李太初、司馬君實。又曰，恕張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文升練差用術，其然豈其然乎？

劉忠宣受知泰陵

華亭東山劉公大夏，以廷試高等改庶常，解館當留，而自請試吏，受兵部職方主事。未幾，進郎中。大司馬余公子俊、項公忠，倚之如左右手。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公匿弗與。尙書爲榜吏至再，公密告曰：費一開西南立靡爛矣。尙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繇鴉鶻關，迂回數十程，奏請繇鴨綠江便，公謂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弗許。陳白沙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公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爲少司農十年，出治邊餉，或曰：各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抵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者聽。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時公與戴公珊，俱以才受知泰陵：有宜必公，再宜必戴。密勿造膝，裨益弘深。

一日召對，良久，上曰：述職者集矣，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

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少佐而廉，且屬無廷謝；珊以老乞骸骨，屬公從與。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尙未平，何忍舍朕去已！泫然者久之。公與戴公皆叩首泣。出曰：死此官矣。逆謹亂政，乃放歸，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卽以貸予嫗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者非特戒利，亦當遠名。又嘗語陸告士曰：仕途不可廣受人知，只如朋友三、四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其格言也。吳司空廷舉稱其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

徐武功王威寧將略

凡人立身行事，固貴潔己奉公。然亦有跣跣自喜，簞簋帷簿不飭，而才情氣魄，足以馳逞駕馭，有裨於國計邊謨者，亦未可盡略也。如徐武功有貞，平生傾險狡伎無論已，然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人或謂此豈公職耶？則笑曰：待職而後習已晚矣。金齒赦歸，復冀召用，夜觀乾象，以將星在吳分，惟已可以當之，每蚤起，使鐵鞭數十回以當連甃，及韓襄毅雍起督兩廣，乃慍曰：孺子亦應天象耶！平居怏怏，醉酒則繞屋馳走，連聲呼曰，不知我。杜堇者，門下士也。一夕觴之酒，忽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以作宰相？堇謝「不知」。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

流血，而目不轉睛者乃真宰相也。有力士李金鎗者，武藝絕倫，祝參政顛挾以自衛，乃造祝所試之，李運鎗庭中，首肯曰：信佳，然步鎗法，能騎鎗乎？李亦如命。則哂曰：疎矣！李跪請教，不答。明日往見，乃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鐵，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能。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灑汗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鬪技者耶！

威寧伯王越，黨汪直進用，居恆豪華自奉若侯王，而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事閃倏出沒變幻，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抱琵琶捧觴侍，一千戶詞虜還，卽召入與談邊事大晰，則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並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麗者曰：欲之乎？以丐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力，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大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彼不覺。果得利而還，越不覺下拜，推其功以爲千戶，其不沒人善如此。

大臣享壽考

弇州盛事述文臣凡京官七十，方面以下年六十五準休致，其過期留任者，永樂中儀宗伯智，八十始致仕。正統中楊文貞士奇，八十以首揆終。天順胡忠安濬，八十二始以

大宗伯得請。王忠毅驥，八十三復爲大司馬。成化王忠肅翱，八十四猶爲冢宰。正德馬端肅文升，八十一乃以太宰乞休。嘉靖初，謝文正遷，以八十復相，明年予告。其他若李韓公善長，以太師得罪時七十七。楊文定以少保卒時七十五。蹇忠定義爲少師七十三。不可悉數也。

又大臣眉壽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胡尙書拱宸、陳尙書雍俱九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尙書湛若水年九十，請賜存問，又五年方卒。永年喻尙書茂堅、萬曆初王尙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尙書鈍以九十卒；應尙書大猷九十四矣，尙健啖無恙；諸子俱貴顯。

其尙書以至八十餘者，胡宗伯澐、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俱八十九。鄒宗伯榦、殷司徒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俱八十八。馬太宰文升、林司徒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薰、王尙書驥、孫司馬原貞、王安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朱宗伯恩，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崔司徒文奎、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客儷、劉少保障、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項少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傳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閔莊簡淵、劉司寇纓，俱八十二。徐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寇泮、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

衷、何司馬鑑、雍司徒泰、王司徒鑑之、孫司徒交、楊司徒潭，俱八十。

崇禎間慈谿劉憲副伯淵，年百歲矣，有司請建功，下部議，查證科錄止九十八，不允，然劉實百歲，而登科錄從來不實，未足憑也。又二年方卒，蓋百有二歲，真近時所稀見云。又高年人瑞，洪武時崑山周壽誼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冠帶襲衣，又賜宴順天府、命禮部尙書姚夔造其第賀之。弘治中太倉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建人瑞狀元坊，則真稱盛事耳。

荷牖叢談卷之二

明州野史拾遺氏蠻翁纂

十六朝綸扉秉政紀

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顛覆。雖云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爲存、圖危於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咸能光復啓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洎韓、富、范、歐、司馬諸公，克奏戡定救寧之路。卽東晉偏安用謝安石、桓玄叔，遂延典午之祚。北宋南渡，用李伯紀、趙元鎮、再奠藝祖之基。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

本朝三百年，重熙累洽，首遡仁宣。自文貞、文定、文敏三楊秉政，當二祖摧廓之餘，歷年多施擇，久與民休息。海宇乂安，老成彫謝，奄振擅權，遂有土木之變。景帝監國，專任于忠肅，雖職掌中樞，實參密勿，政府如同沆贅，扶危定傾，再定宗社，有足多者。英廟北狩復辟，銳意圖治，李文達言聽計從，寵任莫貳，美不勝書。茂陵踐祚，賴彭文憲、商文毅維持調護，縱有萬安劉吉蠱惑，無傷國體。孝皇十八年，深仁厚澤

，始終啓沃論思，惟劉文靖、徐文靖、謝文正、丘文莊數人而已。正德改元，逆瑾竊柄，洛陽、姚江相繼去國，惟茶陵獨留；猶幸引用正人王文恪、楊文忠、梁文康、楊文襄，或參帷幄，或任戎行，雖穆滿之駿日馳，而凶璫伏法，宸濠寘鑄就擒，黃扉運籌之力也。世廟藩服入纂，擢張文忠於新進，君臣道合，明倫義禮，治致郅隆。永嘉歿後，奸輔嚴嵩蔽之，稱宗升祔，躋僖於閔，至殺諫臣，崇道教，秕政多端；晚賴徐文貞彌縫其闕。昭陵享年不永，恭默守文，高文襄、張文忠之功爲最。神祖以冲齡嗣服，江陵獨相十餘年間，綜覈名實，雷厲風行，紀綱釐肅；稱爲救時之良相不虛云。繼此者充位固寵，持祿養交釀成情窳之習，而元良終建，率士繫心，申文定、王文肅功施爛焉。光廟升遐，熹宗御極，方從哲潛通宮掖，窺覲神器，而受遺定策，鼎奠鍾簋；則劉文端之績懋矣。天啓初政，葉文忠三朝元老，代總萬機，委柄不收，權歸逆豎，遂啓清流之禍；至揚波助醜，稔惡滔天，魏廣微諂附贊導之罪，可勝誅哉！

威宗天姿英叡，毅然有爲；獨攬乾綱，求治太急，有君無臣，臨朝興嘆。夷考十七年間政本之地，旅進旅退，坐席未煖，遽被斥逐，四顧群工，無可當意，加膝墜淵，不足力速，爲列數之：自戊辰迄癸未，宣麻卜甌者，李標、劉鴻訓、周道登、錢龍錫、韓爌、周延儒、成基命、溫體仁、何如寵、吳宗達、錢象坤、徐光啓、鄭以偉、何吾騶、王應熊、錢士升、張玉發、文震孟、林釭、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薛國觀、傅冠、

劉宇亮、蔡國用、范復粹、方逢年、程國祥、楊嗣昌、張四知、姚明恭、魏照乘、陳演、謝陞、蔣德璟、黃景昉、吳姓、魏藻德、范景文、李建泰、丘瑜、方岳貢等四十三人。惟李建霞、錢機山、韓象雲、徐玄扈、鄭如蓮、錢御冷、文湛持、賀對陽、方書田、蔣八公、范質公諸先生，雅饒幹略，留心經濟，而一言不合，棄等弁髦。至長山貪穢，巴縣狡黠，韓城陰伎，滑縣儉邪，德州谿刻，井研庸鄙，曲沃驕汰；皆一時敗類，有玷端揆。餘惟依阿取容，哄騙階蔭到手，便抽身享福而已。所最膺眷注、當國久專者，則烏程、武陵、陽羨。一則腴民嫉賢，一則欺君玩寇，一則怙權婪賄。三人衣鉢相傳，惟熟軟固寵，則練兵、措餉、戰守、撫剿機宜，漫無經畫；玩愒悠游，養成滔天之禍，萬死不足償誤國之罪矣。「語」云：「柁工多，船必破」。流覽古今，曷勝歎息！

列朝犯顏強諫杖斃慘殺諸公

古來直諫之臣，櫻龍顏而捋虎鬚者，代不多人。本朝三百年，犯顏強諍，如南巡、大禮、國本、擊瑞諸公，或因杖斃、或遭慘殺，以至沉冤獄底。荷戈邊徼者，指難屈數；則皆間出之正氣，而天植之孤忠也。

洪武初，有平遙令葉伯巨居昇者，因星變陳三事，其一謂分封太多，燕、秦、晉、楚，國踰千里，有事則易爲僭亂。似預知靖難之事而言之，竟犯上忌諱；瘦死於獄。

解翰林縉，永樂間力言漢王不宜過寵以生異心，謂離間親親，謫戍交趾死。而冷面寒鐵公周御史新，屢犯天威不少變；竟遭紀綱之誣被戮。李忠文公時勉爲侍講，以直諫觸仁宗怒，令武士以金瓜擊其脅。楊文貞灌以燒酒得不死，昇至獄，錦衣千戶某以血蝎傅之，脅乃復合。章皇帝恨其激怒先帝，將殺之，已而獲釋，爲國子祭酒，忤王振，荷校國學門，會昌侯密啓孫太后始放歸。御史陳祚疏勸宣宗讀大學衍義，大怒曰：爾謂我不讀書、大學亦不曉得，遂下獄，父母妻子悉發浣衣局。正統時，雷震奉天殿，翰林侍講劉球應詔陳十事，忤奄振，下錦衣獄。馬順黨振，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僅以血裙付家葬。

景泰時易儲，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極諫，下詔獄，煅煉慘毒逼引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大理少卿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傳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同竟死，綸永錮獄中，莊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脫桎梏，拜禮部侍郎。同子疏請，遺骸得出園土歸葬，血漬臀間，洗出鮮好。

天順間，曹石以奪門擅權，御史楊瑄、周斌疏參，下獄拷訊。瑄戍遼鐵嶺，斌戍廣西南丹。又修撰羅倫，論大臣遭喪起復，謫廣東市舶提舉；與成化時編修章懋、黃仲昭、莊景不作應制燈詞，皆上疏落職，稱「翰林四諫」。而庶吉士鄒智論、閣臣萬安、劉

吉、尹直附下罔上，下詔獄，貶嶺南石城所吏目。時同護譴者，又有刑部郎中彭韶、員外郎林俊、工部主事張吉、李文祥、後府經歷張繼、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皆逮訊戍遣。李夢陽爲吏部主事，上書孝宗：「陳二病、三害，直指壽寧侯張學齡，下鎮撫司擬罪，一日，上語劉忠宣公曰：『夢陽事，朕問近待作何批行？一人謂宜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揣知此輩，欲令重責致死，以快宮中之忿耳！所以經批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御史湯鼎，直言匡救得罪，閣臣將致之死，王端毅公恕疏爭，乃未減謫戍云。

正德改元，劉瑾亂政，武選主事王守仁，首抗疏劾之，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又給事中戴銑、劉滢、編修王恩，俱以劾瑾，褫衣廷杖問遣。而江西副使胡世寧密奏宸濠潛謀不軌，逮訊錦衣，免死戍瀋陽衛。歲戊寅，權倖江彬等蠱惑康陵，導之游豫，職方郎中黃鞏上疏論六事，直攻江彬。員外郎陸震，見鞏疏剴切，毀己章，同署名以進。彬見之切齒，縛二公於獄鉗校之，五日三訊，杖百餘。震與子書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創重卒。金吾指揮張英挾刃囊土，當蹕哭諫，遂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人問囊土何爲？云：『恐汚帝庭』，洒土掩血，亦殞於獄。於是舒修撰芬，率郎中夏良勝、萬潮、張衍、姜龍、孫泰、陸倬、主事林大輅、高鞏、馮涇、太常博士陳九川、大理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瓚、太醫院醫士徐鑿，各連疏諫南巡，嬰嚴譴。百有

七人俱令跪午門外，梏拳五日，去衣受杖。芬以疏首，杖特甚，裹創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死於此。既而復甦，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至嘉靖癸未，疏諫大禮，再杖於庭。時死杖下者，工部郎中何遵、主事劉校、行人司副余廷瓚、評事林公黼、刑部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給賢、劉平甫、李惠、李翰臣、詹軾、馮涇等十餘人。遵字味淡，杖者視賄爲重輕，人勸其稍通款。遵曰：囊旣無錢，法不可枉，一念葵忠，天植之矣。嘉靖御極，值昭聖太后壽誕，勅百官免賀。御史朱淵、馬衡疏奏，皇太后親掣神器授陛下，母子至情，無以慰天心而隆孝治。帝大怒，下詔獄，謂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冕泣諫曰：『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乃霽威，着免死爲民。甲申，降手勅改稱孝宗爲皇伯考，少宰何孟春曰：『憲宗朝，慈懿太后葬禮，吏部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義死，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等，遂集群臣於金水橋，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不力諍者共擊之』。於是，孟春等二百餘人，俱疏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大內。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俞翺、郎中俞寬、黃待顯、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聲震闕廷。大怒，命逮馬理等並孟春、金獻

民等二百二十餘人，下獄戍邊。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三十。病創死者：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員外郎張璨、主事何瑜、臧應奎、安璽、楊淮、余楨、胡璉、殷承叙、司務李可登等共六十餘人。又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亦以諫大禮，下鎮撫司打問，當時號「三忠」。諫者曰：御史楊爵、太常少卿周怡、工部郎中劉魁。大內火，上從火光中聞有聲鳴三臣冤者，遂得赦還。怡以劾嵩被繫，爵下獄，釋而復逮，家居方餐，有麥飯一盂、蔬一盤，見按臣卽與同食，食畢，官校入繫之，遂與偕行。校謂曰：盍內別乎？曰：去矣，弗復顧。校皆吐舌曰：楊君慷慨乃爾！爵既下獄，戶部主事周天佐疏救，杖斃於獄，御史浦鋹復申救，杖一百，與爵同梶鎖七日而死。草牀木板，血流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爵於獄中爲鋹作傳，語極酸楚。楊最爲太僕卿，諫玄修，在獄不食囚飯，謂周順之曰：『寧壁碎，毋瓦全』，竟卒於獄。春坊郭希顏、給事楊允繩皆戮死。允繩嘗云：『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我口如決河，能吞不能含』。四鐵御史馮恩，諭吏書汪鋹爲腹心之慧，下獄究主使，榜掠瀕死，錦衣陸松灌以良藥乃蘇。擬辟，後會審南闕，鋹主筆，推案詬，欲奉公，公罵益厲。左都御史王廷相謂曰：『馮御史何怒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於茲矣。豈以爾快心破祖宗法』？又謂：『鋹以法論御史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囊三木挺身長安門，觀者嘖嘖曰：『是御史膝鐵也』，辨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詞事者

密以聞，上爲動容，得以減死；戍雷州。楊忠愍公繼盛，初爲車駕員外郎，諫阻仇鸞馬市，下錦衣，用刑拷訊，貶狄道典史，再起武選，劾相嵩五姦十大罪，再下獄，杖一百。戶部郎中王之誥遺以蝮蛇膽，謂可禦杖。公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蛇蝮哉？飲酒一甌，怡然就道。奸人何鰲、王學益黨嵩，竟妄擬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寵梃三年，於乙卯九月晦日論死。時與公司劾嵩者，有給事中吳時來、沈束、御史王宗茂、郎中徐學詩、主事董傳策、給事中張翀、錦衣衛經歷沈鍊、南科王燁。劾世蕃者，武選郎中周冕，皆杖謫。鍊被宣大督按楊順賂楷，受嵩指慘殺云。又有薛宇鎧、何光裕、張紹、張愿、曾翀、葉經等六人，皆杖死。修撰羅洪先，以直諫削籍。最後有海忠介公瑞，爲兵部主事，直言天下第一事云：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帝怒甚，投之地，已復取讀之，歎息自悔，長繫西曹。裕陵踐祚，乃放出。

隆慶時，吏科給事中石星疏侵近侍，杖六十爲民，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致斃，以身翼蔽，闔人共詈之，熙且詈且翼，得不死。御史詹仰庇疏諫鰲山，杖一百編氓。江陵柄國，御史劉臺，乃其所取士，首疏請申明祖制，節收權勢，張大怒，予杖，戍河西，道死。御史傅應禎，引三不足之說規居正，予杖戍定海。又有刑部郎中王用汲，劾阿附居正者，亦以杖遣。奪情議起，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

沈思孝，各具疏爭之，皆杖一百，即日驅出國門。進士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亦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國本疏爭者，中書舍人黃正賓、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陳泰來、工部郎中岳元聲、于孔兼、員外郎沈璟、曾鳳儀、主事孫如法、萬建崑、謝廷讚、給事中戴士衡、姜應麟、楊廷蘭、王三餘、羅大紘、楊獻可、楊天民、王士昌、孟養浩、張貞觀、許弘綱、王如堅、御史孫維城、楊紹程、何倬、鍾化民、王慎德、陳登雲、薛敷教、吳禮嘉、光祿少卿徐傑、寺丞朱維京、署丞王學會、庶吉士李騰芳、全散知縣樊玉衡等，或廷杖，或削奪，或降謫，而最後則有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篤厚中宮一疏，杖一百，革職爲民。萬曆末，又有爭開礦，忤稅監，逮捕累累者，不可指數。

天啓乙丑、丙寅，門擊璫被逮慘殺者，有六君子、七君子。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兵部員外郎顧大章、戶科給事中周朝瑞、河南道御史袁化中，所謂六君子也。左都御史高攀龍、巡撫蘇松僉都御史周起元、左諭德繆昌期、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所謂七君子也。又吏部尙書趙南星以老戍死，工部郎中萬燦以廷杖死，刑部員外王之寀、御史夏之令、蘇繼歐、吳裕中，以下獄死。翰林丁乾學，逼令自縊。揚州知府劉鐸，以詩扇被戮。而給事中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秋審臨決，以皇子誕生，半夜傳免。

烈皇帝虛懷納諫，而一時忤旨譴謫者，亦復不少。如工部侍郎劉宗周、侍讀倪元璐，俱屢疏昌言，問住削籍，而吏科章正宸、刑科李如瓌、御史成勇、鄭友玄、兵部員外郎華允誠，皆以論溫體仁。諭德黃道周、修撰劉同升、編修楊廷麟、趙士春，皆以論楊嗣昌。給事中姜埰、熊開元，皆以論周延儒。又御史詹爾選、主事葉廷秀、金鉉、成德等，俱以直諫廷杖戍譴。而道周得罪尤甚，召對時與嗣昌互相爭辨。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逐非』。又曰：『少正卯亦當時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不免於孔子之誅』。又曰：『爾讀書多年，祇成一佞耳』。道周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譖面諛者爲忠乎？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竟嬰嚴譴，擬辟長繫。公在獄中，手書孝經不輟；一日，上與宜興相論宋岳武穆事，惜其不竟用。宜興奏云：『飛誠名將，然恢復事，史或多飾詞，卽如黃道周，傳之後世，未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回宮，卽傳旨釋道周復原職。嗚呼！烈皇帝之明聖，真與孝宗相並矣。

三百年文章代不乏人

文章者，神明之業；天人並至，則其事獨隆。才者，天之分也；學者，人之分也。二分偏受其不足，則隨其所誦而見瑕焉。艾東鄉南英曰：昭代文人，首推劉文成、宋文

憲、王忠文，不獨帷幄謀略，開曆無疆。卽文章一節亦遂爲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繼迪、方希古、解大紳，咸從實學，不惑於流俗苟且，有唐、宋大家之風，洪、永而後寢衰矣。楊文貞、王文成，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又爲相業功名所掩。

弘、正之世、邪說始興，至勸人無讀唐以後書，相率取龍門扶風之言，剽襲剽竊。瑯琊、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惟羅圭峰刻厲爲文，筆之墨之間，頗形傲骨，與李獻吉同時；蓋獻吉爲子長而束於法，圭峰爲昌黎而逸於才，此其辨耳。至兩公風節矯矯，尤爲後進師表。郭美命曰：『王元美常謂余文章之權，原存臺閣，後稍旁落』。余深愧之。夫以劉伯溫之瑰奇、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曾子槩之英邁、高季迪啓之超脫、李賓之東陽之浩瀚、王守溪繫之簡嚴、王敬夫九思之高邁、崔仲冕銑之修潔、吳匏菴寬之純粹、丘仲深濬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楊用修慎之奧衍、王槐野維楨之簡練、康德涵海之雄駿、廖鳴吾道南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尙隔一間耳。

嘉、隆以來，王元美、李于麟，紹明北地信陽之業而過之，天下學士大夫蘊義懷風，感慨波蕩以從之，而文章號爲極盛。黃泰泉曰：『江右三羅氏興，各成名家，一峰公倫，尊信濂洛，言皆氣節，尙剛以振俗；景鳴公珩，出入子史，言皆政事，尙奇以矯時；念菴公洪先，傳習陽明，言皆良知，尙寂以超悟』。薛方山曰：『弘、正間才子，有李西崖東陽、李獻吉夢陽、何仲默景明、徐昌穀禎卿』。長沙逞才，其究則近。關西

擬古，其究則拘。信陽備體，其究則弱。長洲精詣，其究則促。余謂此嘉、隆以前之品題也。與瑯琊、歷下同時者，汪南溟道昆、徐子與中行、吳明卿國倫。宗子相臣、梁公實有譽、王敬美世懋，並領異標新，振興風雅。而後先創繼，又有呂仲木柟、王浚川廷相、張龍湖治、黃才伯佐、薛仲常應旂、邊廷實貢、瞿昆景淳、孫月峰鑛、茅鹿門坤、唐應德順之、陳玉叔文燭、王錦夫尙綱、陳后岡東、王遵巖慎中等，皆命意超卓，標格夔迥。

隆、萬以後，涵濡沐浴，文治聿隆，作者林立。如湯養仍顯祖，李卓五贅、袁中郎宏道、歸震川有光、李本寧維禎、郭美命正域、屠緯真隆、馮開之夢禎、董玄宰其昌、葉進卿向高、馮琢菴琦、袁小修中道、都玄敬穆、沈君典懋學、顧華玉璘、王損仲惟儉、穆玄庵孔暉、焦弱俟竑、林次崖希元、郭青螺子章、余僧杲寅、楊復所起元、趙夢白南星、顧麟初起元、袁了凡黃、曹能始學佺、鍾伯敬惺，皆雅稱體裁。而一時布衣韋帶之士：又有桑民悅懌、謝茂秦榛、沈石田周、文衡山徵明、唐六如寅、盧次梗柟、張伯起鳳翼、祝枝山允明、英雲卿廷翰、黃五嶽省曾、吳允兆夢陽、沈嘉則明臣、徐文長渭、屠田叔本峻、俞仲蔚允文、潘景升之恒、阮太沖漢聞、程孟陽嘉燧、陳眉公繼儒、王百穀稚登、黃質山姬水、楊伯翼承鯤、夏茂卿樹芳、梅禹金鼎祚、歐楨伯大任、張幼于獻翼、譚友夏元春，斌斌盛矣。

啓、禎以還，如黃石齋之奇奧、倪鴻寶之清新、錢牧齋之穠郁、王季重之纖秀、陳明卿之淹洽、黎博菴之幽異、張天如之挺拔、陳臥子之博大，皆卓然成家。於是薦紳能文之士，家班、馬而戶曹、劉。如張侗初鼐、鄭如連以偉、葛屺瞻寅亮、黃貞文汝亨、朱仲詔萬鍾、湯霍林賓尹、蔡敬夫復一、王觀濤納諫、左滄嶼光斗、韓止修敬、文太青翔鳳、鄒臣虎之麟、繆當時昌期、俞斐明琬綸、蕭伯玉士瑋、李次見應昇、周季俟宗建、姚孟長希孟、徐雲林應秋、顧九疇錫疇、蔣八公德璟、宋文玉玫、葉仲韶紹衣、黃太穉景昉、文鐵山安之、凌駿甫義渠、何黃如楷、金正希聲、徐勿齋汧、黃海岸端伯、張受先采、馬素修世奇、楊伯祥廷麟、吳駿公偉業、李映碧清、薛諧孟竄、陳大士際泰、劉同人侗、顏壯其茂猷、陳寒山函輝、文用昭德翼、陳伯玉組綬、闕褐公士琦、夏瑗公允彝、包長明爾庚、錢希聲肅樂、孫碩膚嘉績、胡友蠡夢泰、余賡之颺、蔣楚珍鳴玉、方密之以智、梁公狄以禕、姜如須垓、葛大于世振、來元成集之、萬允康曰吉、陸鯤庭培、沈友蓀宸荃、徐仲光芳、黃非雲雲師、黃九烟周星、金衛公堡、陳靜機軾、曹石霞胤昌、黃蘊生淳耀、林子野筮、周唯公齋曾、王茂遠自超等，使遭逢明盛，咸足鼓吹休明，頌颺盛雅；而不幸當末流板蕩，徒稿項岩穴，夏幽憤鬱以終也，可惜哉！

兩浙人物

本朝一代偉人，皆吾浙產也。劉文成之謀略、方正學之慘忠、于忠肅之戡定、王文成之理學、倪文正之文章氣節，求之漢、唐、宋不多見矣。然吾浙實多名臣碩彥，相業則有餘姚謝文正遷、淳安商文毅輅、永嘉張文忠孚敬。理學則有蘭溪章文懿懋、鄞縣張文定邦奇、臨海陳恭愍選、德清許莊簡孚遠、山陰劉忠端宗周。經濟則有嘉興項襄毅忠、仁和胡端敏世寧、蘭溪唐文襄龍、桐廬姚莊敏夔、烏程閔莊懿珪、常山樊清簡瑩、烏程潘司空季馴、平湖陸莊簡光祖、山陰朱司馬燮元。忠節則有義烏王忠文禕、瑞安卓忠貞敬、鄞縣陳編修忠、奉化戴毅直德彝、餘姚孫忠烈燧、山陰沈給諫束、烏程凌忠清義渠、餘姚施忠介邦曜、海鹽吳忠節麟徵、鄞縣陳恭愍良謨、嘉興徐忠襄石麒、山陰祁忠敏彪佳、余司馬烏煌、仁和陸忠毅培。氣節則有慈溪陳文定敬宗、樂清章毅綸、太平謝文肅鐸、鄞縣楊康簡守隨、嘉善魏忠節大中、餘姚黃忠端尊素、會稽章都諫正宸。方正則有秀水呂文懿原、鄞縣楊文懿守陳、楊文肅守陟、錢塘倪文毅岳、蕭山魏文清驥、山陰蕭侍御鳴鳳、鄞縣趙端簡參魯。清介則有太平林恭肅鶚、黃文毅孔昭、鄞縣朱中丞瑄、王莊簡佐、奉化王恭簡鈞、慈谿孫京兆懋。邊才則有慈溪姚尙書鏞、蘭溪曾襄愍銑。文章則有浦江宋文憲濂、海鹽鄭端簡曉。其餘敦行誼、勵名節，皆脛脛自好。幸生其地，十里比肩，不勝高山景行之慕。

昭代公卿類多清節可風

貧者，士之常；惟居官廉潔自砥，皜然不滓，爲足稱耳。吾鄉清節，群推奉川王恭簡公鈞，以世廟有御屏之褒也。然余聞故老所傳，如張侍御昺，棄官歸，啜菽飲水，兒女子恒饑寒不卹。御史王景，賑饑行部，憐其貧，讓以百金；却不受，固請之乃受，下戶饑民，例一份以答其意。朱中丞瑄，巡撫南畿，忽中風，醫謂得鹿血可治。公曰：吳中一鹿，值數千文，命破耳取血，和藥而還之。歟歷中外四十年，家無餘羨，郡邑稔其遺缺，裹以薪米，悉不受；卒之日，賁棺於市以殮。宗大令顯，一介不取，任宜興，人謠曰：『二三戶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子佑，登進士，徐文靖公主試，見其名，大聲曰：『有天理，此我清廉父母宋公子也，所報不爽如此』。慈水孫京兆懋，致政里居，一日思肉味，令市劬作羹以進，諸孫繞膝乞之，公愴然爲輟羹。陳太守本深，任吉安十九年，清廉如一，每旦鼓而升堂，吏報無事，則閉閣臥。有愬者，呼至榻前剝斷之，亦不受狀。覲回，楊文貞公贈以詩云：『溧川城外人千萬，共擁神明太守歸』。又有李公山，號搗穀郎中。陳公振，名餓死布政。苦節貞操，載在郡志。

至近時所見，王莊簡公佐，自太守歷藩、臬至中丞，皆在西江，絲毫不染。余在南浦，黎學憲博菴，猶謳思稱爲真廉吏。徐太常應奎，守贛州，有橋稅，例入郡橐；公獨

解貯藩司，晉粵東左轄庫，積羨金數萬金，毫不自潤。同鄉右藩馮覘知之，自出貲營公內陞，因得署篆，收入私囊。又有却廉州樣珠一事，人爭傳頌之。傳吏部光前，冰槩自礪，卒京邸，同僚醵金以殮。余同年錢太守武山，尊公在銓曹，親經紀其喪。武山又云：『吏部革頂，自傳公始』。李中丞標，爲廣東鹽法道，以餘課十三萬解計部。周侍郎昌晉令東莞所目擊者，每以語余，童時讀書公家，時比鄰有丁中丞，饒於貲，公嘗語塾師曰：『丁親家從何處得多金？吾所不解』。此余親得之耳聞，而雲間許給諫譽卿，以私憾誣公撫黔索取金盤啓覺，人言可信耶？此皆吾鄉表表，特爲拈出以告□人。

因憶本朝名臣，如劉忠宣公飯客，惟麥飯一盂，糟蝦一碟。秦襄毅公撫宣府，被人所訐，命內臣尙亨往籍，僅黃絹一疋，敝衣數件。茂陵親閱嘉歎，立釋公，賜鈔萬貫以旌之。天順中，軒介肅公致仕，英皇召問曰：昔浙江康使考滿歸惟兩竹籠，是汝乎？謝文肅公在成均，有美金，盡籍於官，均贍僚屬：諸生貧者賑給、歿者贖襚，不私入一錢。魯文恪公爲祭酒，值閣老李文正公壽且，同官持二帕約公往視，公簡篋無帕。顧室中又無他物，僅存枯魚食其半，卽持以往。李欣然烹魚命酌，極歡而罷。林恭肅公鶚卒於官，無以襄事，黃文毅、謝文肅兩公爲經營，僅足棺衾。熊莊簡公繡巡撫歸，蔬布自甘，俯仰貧困。秦公金、何公孟春疏稱之。楊中丞繼宗，初守嘉興，吏有饋公彘首者，夫人受之以餉，公詢知，吞皂莢丸嘔出之，升堂伐鼓，集群吏告曰：『太守之德，爲婦所

汚，立遣婦人歸』。爲粵東臬，長令衙隸汲水滌堂皇以洗積穢。王司農質，以御史按蜀，不肉；人呼爲「王青菜」。王學憲琦，冬大雪，饑寒不能出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靡不樂也。林副使時圭，秉憲清端，一女嫁而貧，憐之，助以二帕，卒貴州，不能返葬。朱侍御裳，少礪清節，躬自汲炊；巡按山東，寒約如故，人呼「爲長齋御史」。鄒翰林智，以言事譴戍河西，毅然就道，應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悉却不受。黃少卿輦，客至留飯，貸米鄰家，至日中未舉火，恬不爲意。陳御史茂烈，家居養母，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正德中，以公清苦，奏改晉江縣學教諭，資祿養母，辭不拜，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亦不受。以上諸公，皆載在國朝名臣傳略。

余又嘗逮事姜燕及相公、劉忠端公念臺先生。姜公恒服布袍，留客惟四簋，魚肉外一腐一菜。使朝鮮，悉却饋贖，爲屬國所敬。劉公夏一葛、冬一褐，自諸生以至總憲，未嘗易新衣。寢室一敝帳幾穿，或綢或布，補緝纍纍。對兩公使人名利之心俱淡。此不過五十年間事耳，而今邈不可得。正學先有詩云：「竹裏烹茶費屢呼，提壺沽酒遠邨無；同餐麥飯無難色，風概知非小丈夫」。嗚呼！此可以想前輩之節操矣。

圖識童話災祥占驗皆確有可憑

聖人言理不言數；然夫子刪書，述二帝、三王典謨訓誥，而獨錄秦誓於編末，豈非明示以繼周者秦乎？祖龍時云：『亡秦者胡』。王莽時云：『漢當再受命』。又云：『劉秀爲天子』，而赤伏符有四七之說。斯圖讖之可憑者也。開皇間，天下歌李子。貞觀中，天下歌武媚娘。斯童謠之足據者也。漢高以赤帝子斬白蛇。昭帝上林苑蟲食葉，文成曾孫病已立。劉裕陷大澤，遇群兒呼迎聖駕。又云：『季奴王者不死』。微時，常有兩小龍附翼，後乃漸大。周世宗得木尺，書點簡作天子。符堅時，犬夜夜噪，武庫兵器皆有聲。順帝將北行，有兩狐從殿中躍出。斯災祥之不爽者也。越得歲而吳伐之，必有大咎。太宗未受命，人言大原有王氣，望氣者多歸之。慕容燕爲秦滅，占者謂當復興，其在吳王乎。江西有術士覘王氣在吳分，入杭求之，遇錢僂，卜其大貴。希夷聞藝祖受禪，喜極墮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堯夫在洛陽橋聞杜鵑鳴，愀然不樂，謂天下將亂，地氣自北而南。人問國祚者，架上取兩晉書示之。斯占驗之有徵者也。

本朝受命，符瑞多端，一時仙釋，如周顛僊、張邈邇、碧峰和尚、鐵冠道人之類，不可勝記，而劉誠意、姚少師，皆洞曉術數，推測多奇驗。

至正間，有人過淮安，見塗中推車荷擔者，皆具公侯之相，歎曰：『黃巾事必成』，孰知爲鳳泗從龍。劉文成公游西湖，見西北有異雲起，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我當輔之』。元世祖問異人以曆數，云聖曆無疆，除非日月竝行，數始

盡耳。

高皇始生，赤光滿室，鄰家疑爲火，至則寂然。取水浴，有紅羅浮來，遂以衣之；因名所居爲「紅羅障」。在子與所，郭山甫驚詫，具陳天表之異，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與友諒戰鄆湖，劉誠意以手指曰：「難星過乎！帝急易舟，而所居船爲礮所擊碎。袁珙相父皇曰：『異日太平天子，髮過臍卽登基矣。』」

建文帝令北平都指揮張信執燕王，信母曰：「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洪武間，人言有三十年殺運未除。靖難師未起，有老人謠於路曰：「莫逐燕，逐燕得高飛，高飛翔帝畿。」卒符其讖。戊寅，螢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時以其妖妄，囚之。後令護軍戰徐州，大捷，諸將樹碑紀功，濟夜往祭碑。及長陵過徐，見之大怒，命推之，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按以族，無倖免者，濟姓名正在脫處，復以黃冠從亡，頻脫建文帝於難。」

昭陵一日語三楊見夜來乾象否？紫薇垣有事甚急，此亦數也。歎息而起，翌日駕崩。己巳之變，欽天監彭德清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倘乘輿有虞，誰執其咎？」奄振不從，駕遂北狩。也先夜往謀逆，見黑雲罩御帳，大蟒繞護，驚懼而返。英皇嘗瞻天象，指示袁彬曰：「我終當歸耳！」

正統中，京師以土龍禱，兩童謠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

地』。爲邸王登極、太上復辟之兆。

武宗末，有闕人皆言，帝星明江漢，宸濠遂謀不軌。而劉養正、李士實輩，因以圖讖勸進；孰知爲世廟嗣統之瑞哉？由是以觀，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昭然不爽。而所最奇者兩事：則惠宗遜位、威宗殉國，尤爲本朝之異聞。當金川門不守，帝倉皇欲自裁，少監王鉞以所藏高皇遺篋請；趣命取發之，有僧牒衣具三，帝曰：數也。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名符，各祝髮分牒，從地道鬼門關出。

崇禎癸未，東兵薄都城，九門盡閉，上潛至宮中密室，扁鎖甚固。問內璫，云：『皇祖命不輕開』。令決鑰以進，見几上有篋，貯元人朝會圖一冊，華人夷人，分行而拜；上覽之，不悅。今所傳畫三軸，末一軸，酷肖御容，而垂髮中懸，非也。由今以觀，豈非前定乎？

相傳高皇嘗問劉誠意以國祚，曰：『陛下萬子萬孫，與天地同久』。光宗萬曆之子，熹宗、威宗，萬曆之孫，而威宗又天啓之弟。又云：十七年來事已休，長弓空掛人稍頭；八牛使盡千般力，還有胡人二八秋。

又，丁卯秋，思陵御極。一日語閣臣，今早殿柱上有黃袱，取視之，內云：『天啓七，崇禎一，福王二十七』。此妖書也。今加根究，閣臣請焚之乃已。以十七遺在崇禎一下，則福王正得二耳。豈非數已前定，造物因預洩之以示人。姚少師所勒宮右牌，詎

終屬渺茫耶？

本朝第一人物

平涵朱少師大事記，謂楊文襄定寧夏、文成平宸濠，功非不偉，而妙在於用張永；其作用機權，學問得力，可以想見，斷斷乎本朝第一人物也。余謂此因妙有作用機權，其學問得力不在此，本朝第一人物，亦不在此。王威寧之於汪直也，伶人阿丑於憲廟前爲中貴人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兩鉞者，王越、陳鉞也。越而在汪太監手乎？李文正之於劉璜也，羅文肅請削門人之籍、切莫帶水拖泥，須防落坑墮塹。平涵之言，誤人不淺。

一屋散錢

劉文靖誚丘文莊，有散錢而無貫索；瓊山還誚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夫丘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本，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諡爲文，有以哉。然所貴於博綜者，特此休休心爲貫索也。韓魏公爲宰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及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只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韓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迺深嫉白沙，而陰擠三原，

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諳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清因程篁墩短不能詩，啣之，釀成廷鞠之獄。李又達之嘽嘽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余謂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何如哉？顧葉、程兩公，以工詩文遭讒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筴視之可矣。

對君有體

人臣對君，自有體式，微獨文詞爾雅，卽容貌詞氣，亦不可忽也。永樂時，有給事中入直，太宗詢其姓名，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除今職」。上曰：「何用覲縷」？則曰：「臣幼讀魯論，終告不可祥」。上嘉，擢爲山西布政。岳文肅公對英廟，至涕唾濺御衣。上曰：「齷齪鬚子，對吾言指手畫脚」，遂罷職。薛文清公御前奏對，誤稱學生，自慙，引退。南京兵部尙書軒輗乞休疏云，享年若干歲。世廟以爲語涉自稱，無人臣禮，黜爲民。李獻吉上封事，貴戚驕恣之漸，直指壽寧侯。壽寧者，張皇后弟也；云：「陛下所以待張氏者至矣」。孝宗大怒，劉文靖公請其故，上曰：「渠竟以皇后爲張氏，有是理乎」！劉曰：「漢書」云：爲劉氏者左袒；「宋史」云：趙氏安，苗氏危矣。夢陽所言，猶云張家耳。聖意乃安，語雖有本，亦自是破綻。因思胡端敏公劾宸濠，有禮樂征伐，漸不自朝廷出語，群小邢珍等謂爲離間親親，欲致之死。揚忠愍公

論相嵩五姦十罪，有召問二王語下刑部擬罪。侍郎王學益比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因小人之陷君子，深文酷烈。然使疏中無自授之隙，又將何以爲口實耶？人主領下有逆鱗，撻之者死。句節字比，寧馴無雜，寧婉無激，寧平易無伉直，豈獨韓非說難云然哉？

賢者不矜細行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魯論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安石、東山挾伎賭墅。張齊賢、向敏中，皆稱宋賢相，而以爭娶薛居正子婦，爲時所譏。又如歐陽永叔、文文山，俱留意聲色；於大節無損。本朝王端毅公恕，人品第一，天下莫不稱其忠義。然爲南大司馬，令封丘黃尚書紱作合，娶金陵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被臺省所糾。憲宗命葉文莊公盛、吾鄉毛都諫公弘，往勘之，回奏云：『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婦，有乖名教，宜罷職弗叙』；奉旨：免議。倪文正公元璐，文章節義，本朝無兩，以正配失歡，云得罪太夫人，安置別室，而以妾王氏襲封誥。誠意伯劉孔昭爲群小授意劾之，竟閑住落職。然倪公風節皎皎，海內宗之如泰山北斗，未嘗以是累其生平也。賢者之不矜細行如此。

盜亦有人心

人苟居官廉潔，行孚於衆，雖豚魚可格，況含生之類乎？漢時有盜被擒，請曰：『刑戮是甘，乞弗使王彥方知也』。匹士爲善，化及里閭，謂盜無人心耶？于忠肅公巡撫山西、河南兩省議事入京，回，單騎從數卒，行太行道中，群盜窺探，公厲聲叱之，盜皆駭服，羅拜馬首，曰：『不知爲我公也』。胡端敏公，初爲德安司理，家口赴任所，抵九江，孤舟夜泊；江洋大盜聞公威名，皆相戒不敢犯。李公綱爲太僕少卿，冰檠自礪，出京，盜奪其篋。詢從者知爲公，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正德間，大盜趙風子，轉掠河南北，欲攻鈞州，以馬端肅公家在城中，釋弗圍。攻破泌陽，欲甘心於故大學士焦芳，芳聞，先避去，賊乃取芳衣冠被庭樹，手劍砍之，曰：『吾恨不爲天下誅此賊！』乃發其祖父冢，棄屍燔其骨。嗟呼！芳稔惡逋誅，天乃假手於盜，廟堂之鈇鉞不靈，而萑符之勸懲轉當。嘻！亦可懼哉！

枉做小人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往往君子待小人疏，而小人伺君子密，故君子恒不勝而小人勝。然小人能去君子、害君子，而終不能奪其名。千百世而下，痛君子橫罹冤酷，無不寢其皮而食其肉，則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眞枉做小人，究亦何利之有？

本朝靖難時，方、黃之獄，參夷瓜蔓，禍起陳瑛。當其受燕賄、通密謀，爲僉事湯

宗所告；謫戍河西。長陵踐祚，召爲都御史，請追戮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等。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弗問。孝儒宗族，受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案，抄提數百家男女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噍類矣。未幾，給事中耿通劾其朋比蒙蔽，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下獄誅死；夷其家。馬順黨奄振，害劉忠愍於詔獄。己已變起，王給諫竝手掉順頭，群毆之；俄頃，踣爲肉醬。奪門之役，英廟欲全于忠肅。徐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爲何名』？孫太后聞之，咨嗟竟日，爲上白其寃；有貞遂有金齒之謫。陳恭愍選忤璫，遣比部郎李行同撫按宋旻、徐同愛等會鞫，竟黨魏奄，誣撫公罪論徙，反不若所黜吏張襲，猶能上疏爲公號寃，不以私憾滅公義也。楊忠愍被杖後，以門扇擡至刑部，巡風主事南昌李天榮，希嵩意，斥去門扇，並藥餌諸物。提牢主事山陰劉價，特下公民監，禁繫甚嚴，內外不通。詔擬罪，尙書何鰲、侍郎王學益，博會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以例不合，欲輕擬，學益怒目視之，遂被降黜。公病疫，提牢主事浮梁曹天祐阿嵩意，斷絕醫藥。人咸謂公必死，幸海寧應明德代爲提牢，乃出公老監，病爲稍愈。甲寅朝審，冢宰李古沖默，判情真候決，竟以乙卯九月晦論死。夫王學益、何鰲、李天榮、劉價、曹天祐等，殺人、媚人，犬豕不食；默爲大臣，素負物望，何喪心若是！令此時引祖宗不殺諫臣例上請，永陵英明，未必不悔。卽

得罪嵩，不過拚一去耳。厥復古沖以他譴隕獄，得非天降之罪乎？又如楊順、路楷，附嵩而殺沈青霞，順、楷隨亦被戮。薛貞以詩扇殺劉鐸，貞亦誅死償命。倪文煥媚璫而害周蓼洲、周由貞，文煥亦驚悸亡魂死。縱逃顯戮，章羞遺臭，千載英掩，亦馬牛而衣冠耳。然則小人之枉害君子，或尙知所戒哉！

徐華亭饒幹濟

人謂華亭徐文貞公，於分宜盛則柔之，卑巽太甚。然非此，必不能一日安其位，將以事明主，撥亂反正，原其終也。假富貴自污，儻然若蛻所全煮也，非此不能除奸矣。如林中蟒、穴中蛇，速之則受傷，縱之則貽害；不疾不徐，因物付物，以人巧湊天，則從來君子待小人，未有得法中肯如此者。蓋寬而實嚴，惡而實不惡，青天中電轟電閃無留害，至今可以想見。此繪寫華亭之作用入神，可謂善贊。無奈譽之適所以詆之乎？聞當時有譽階能剪大憨者，感額曰：「政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德合則和衷，天下可治。彼自取罪，余之不幸多此周折，豈得已哉！」又曰：「渠殺桂洲我在事，又殺其子，人必不諒，知我其天，一聽之日後耳」。或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公笑曰：「鼠，非虎也」。謂之體面語亦得，謂之真實語亦得。

高文襄公儲本兵議

嘉、隆間，新鄭高文襄公拱，以內閣攝冢宰，集四司官，各授之冊，曰：「銓曹職在知人，人不易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有德，某也有才，書諸冊；某也不德，某也不才，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十餘冊，以爲參驗，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又北邊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繫，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蚤。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未免假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總督缺，卽以一人往。凡關塞險要，邊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鬯。方略素定，遇大司馬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材，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智謀才略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司屬往；邊方巡撫缺，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缺，卽以巡撫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侯尙書之缺。如此而云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官，又宜時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較年月。脫或不稱，則繩以法律，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此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官，著有勞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又云：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

、寧夏、甘肅而能，則閩、廣數處有警，祇隨奉奏報，多不中竅，請於數處擇其本貫知兵者二人，使爲司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勇怯、奏報虛實、功罪真假，可一問而卽得，又安有揣摩遙度之患哉？此乃儲養本兵妙策也。銓曹能如此留心，則來袋中自不乏人，何至臨時嘗試，自知其不能勝，與明知其人之不克勝，而姑以僥倖，有同兒戲，眞誤國之尤也。然後知李贊皇籌邊，樓虞雍公材館錄，眞大臣謀國之良謨耳。

朋黨大略

三代以前，無朋黨。自漢之季，群賢以名節相激礪，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而奄宦惡之，自爲鉤黨，誅鋤羅織，盡空朝野。然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有牛、李之黨，小人居多，相傾相軋，釀成白馬清流之禍。宋以洛、蜀、朔分別門戶，然皆君子。至王安石用事，務讐言者，惇十三凶繼之，立元祐黨人碑，鑄禹鼎以禁錮善類；至同文之獄起，而禍益烈矣。蓋朋黨之興，每與國運相終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國家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沈文恭當國，以才自許，不爲人下，惟喜巽順而惡矯激，一時名流，如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孫丕揚、高攀龍諸公，蹇諤自負，每與政府相抗。附四明者，言路亦多人，而錢夢泉、康丕揚最爲無賴。憲成與攀龍，講學東林，天下翕然宗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

迨國本論起，一時諸賢，俱以倫序有定，蚤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據以爲功德者，亦何必指以爲罪，而上以爲有意援立，覬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群臣參預。然初請不允，再請斥逐，後遂杖譴累累，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政府諸公，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忤旨放歸。一貫及申時行，王錫爵，皆以維持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懇，而心亦以言者多事，目爲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和平，所斥必旋加擢用，而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議，雖朝中亦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廣，而求進者益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大抵所謂小人者皆眞小人，而所謂君子者未必皆眞君子；於是又群起而爭，淮撫至廷辯是非。淮撫李修吾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多取多與，結交徧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爲推引。三才垂涎大拜，工部主事邵輔忠，首攻其短，與東林爲難。然三才挾縱橫之術，智取力馭，公論亦誑之，而東林以此召謗。

未幾，有楚宗妖書之獄，楚宗託王假，江夏郭正域爲宗伯，知其詳，頗右宗人，而一貫保全楚王，不欲窮究，與正域相近，宗人憤憤，激成毆死楚撫趙可懷之禍。至妖書事起，一貫欲借以穿正域，並及歸德，錢夢臬直攻之；至逮婢僕，掠治無所得。翰林賢者陶望齡、唐文獻等，力解未允，賴司禮陳矩力持之以黜，生皎、生光蔽其獄，事乃

得釋。人言籍籍，一貫力辭去，時行、錫爵相繼柄國，收采物情，漸獲寧謐。又有東宮「挺擊」一案，御史劉廷元專主風癩，而刑部主事王之寀提牢訊得其實，以爲主使由戚臣鄭國泰，舉朝喧然。蓋東宮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得闖入？肆隱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兩說者互相濟而不必兩相讐，乃廷元與韓浚輩恨之寀甚，於計典重處之，是何心歟？群言謠詠，置國事於不問。

萬曆末年，強敵颺起，經、撫不和。葉向高爲相，專主調停，漫無裁斷，以致遼陽、廣寧，相繼淪陷；國勢岌岌，朝野震驚，福唐謝事僉人方從哲，潛通宮掖，獨秉國鈞，上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政府不能持權而臺省持之，於是齊、楚、浙三黨並峙。齊則□詩教、趙與邦；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劉廷元、姚宗文，稱爲當關虎豹，放棄天下賢人殆盡。

天啓初，趙南星爲冢宰，著四凶論以黜之。與總憲高攀龍、副憲楊漣、左光斗，吏部恒魏大中等，澄叙官方、肅清銓政，庶幾太平復覩。而崔、魏擅權，閣臣魏廣徵以國柄授權奄，又有小人楊維垣、徐大化、阮大鍼、倪文煥、邵輔忠等，一意掀翻，重理三案，羅織清流。義子、乾兒，徧市羽翼，有五虎、五彪、十狗之目。於是，六君子、七君子皆不得其死。又造爲天監點將等錄，以芟除善類，天下汹汹。賴烈皇帝御極，次第

伏法，定逆案以黜邪黨，再見清明。而錢謙益熱中大拜，一手障天，排擠同類；以致溫體仁、周延儒有舉朝皆朋黨之說，聳激天聽，不信於君從此始。自是群疑滿腹，臨朝興歎，有積輕士大夫之心，思用內璫，用世勳，又用換授，卽白衣游棍，乘間抵隙，迎上意以詆科甲，斥臺省，讒說殄行，儼然領袖。天垣釀成猜忌壅蔽之習，國是壽張，賢奸倒置，馴至大敗極懷而不可救，皆謙益把持營就貽之禍也。

南都定鼎，謙益又不遵倫序，首創擁立潞藩之議。以致馬士英邀功聲罪，閣部史公，挈肘委柄不收。而馬、阮鴟張，四鎮跋扈，群小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附和之；紹述要典，頻構大獄。黃澍遂挾左鎮掩避賊之跡，露檄清君側以討馬、阮。馬、阮大懼，撤防江兵以禦上游，而東人乘虛渡江，陷都執主，有同拾芥。禍胎於謙益，事懷於士英、大鍼，而勢牽於良玉父子，則黃澍爲之鼓煽，皆本朝之罪人耳。合而論之，東林始而主盟，如顧、鄒、馮、趙諸賢，繼如高、楊、左、魏、繆、周，又繼如劉忠周、李邦華、文震孟、姚希孟、倪元璐、黃道周，最後如張溥、馮世奇、徐汧、夏允彝、楊廷麟諸公，文章節義，爲世楷模。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卞、趙，繼爲崔、魏，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最後則袁、張，皆公論所不齒也。東林中固多匪人，而鄭鄮、吳昌時爲尤。與東林相左者，亦間有清操特立之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又不屈於權奄張彝憲，卒殉節以終；王志道，璫盛時召用不出；王永先疏指淫刑以召天變；

張捷赴召，卽怵璫斥歸；此皆能勁挺不與同污者。威廟時，卽宜興之指成心偕大道，而卒亦落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

兩都淪覆，東林夙望，殉難燕京，如倪元璐、李邦華、范景文、王家彥、施邦曜、吳麟徵、凌義渠、周鳳翔、劉理順、馬世奇、汪偉、金鉉、成德諸公。殉難金陵，如史可法、袁繼咸、左懋第、黃道周、金聲、劉宗周、徐石麟、祁彪佳、徐汧、夏允彝、侯峒曾、華允誠、陳子龍、何弘仁、陸培、黃淳耀、楊廷樞、吳易諸公。各省殉難，如蔣德璟、姜曰廣、陳子壯、楊廷麟、劉同升、詹兆恒、瞿式耜、劉中藻、王錫哀諸公。或從容就義、或慷慨捐生，烈烈轟轟，照耀清史。豈非東林中祥讐威鳳哉？至東林敗類，末路喪節，如錢謙益、吳偉業、李建泰、王永吉、沈惟炳、房可壯及楊枝起、龔鼎孳、曹溶、陳名夏、周鍾等，反面事仇，行同狗彘，不得以其東林而恕之。亦有非東林而盡節如張捷者，不得以其臭味不同而擯之。攻東林者，如楊維垣、蔡奕琛、鄒之麟、湯賓尹、唐世濟、王紹徵、袁弘勳、張孫振、劉光斗、陳于鼎等，或始禍，或合謀，或迎降，或倡叛，蒙面喪心，一敗塗地，傳之天下後世，彰羞貽臭，罪無所逃矣。

京師首善書院

天啓初，群賢彙茹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主講者爲吉水鄒先生南泉、三元馮先生

少墟。兩先生於萬曆間，建言予杖去，里居講學四十年。泰昌初，徵入鄒公爲總憲，馮公爲副憲，一時耆碩，如無錫高公景逸、桐城方公魯嶽、益都鍾公龍源、安邑曹公貞宇、南昌劉公雲居等，公暇建書院宣武門內。御史周忠毅公董成之。院有碑，大學士葉文忠公記，大宗伯董文敏公書也。講有期，諸先生依次陞座。鄒先生舉歲寒松柏句云：爲人要辦一副松柏的骨，若骨是桃李，饒會熬耐，終然彫謝。諸友各各諦審，如何是撼不搖、吹不動的。或問釋教是異端，無父無君否？先生曰：『且放過一邊，世間不孝不弟，欺君誤國，往往是有髮的』。又曰：『今人相見慙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送多少豪傑，看前輩表表者，大都是窮漢，如何他便耐得，今人便耐不得』。又曰：『不隨人口吻，不傍人脚跟，方成箇漢子』。「語」云：『不殺人，不足爲道；不窮，不足爲道』。余亦曰：『不謗，不足爲道也』。馮先生曰：『今日諸友觀政，且須理會大明律，理學喻君子，未遽防小人，昔有多人陷野黎，一人獨否。曰：「黎無主，吾心獨無主耶」？此可與學問人說耳』。律有擅食田園瓜果條，此禁設便有畏懼，可謂刑書非理學乎？或謂中外交訌，聚徒講學，人以爲迂。先生曰：『向者士潰將竄，坐失封疆，正由平日不明理學，於忠君親上之義憤憤耳』。古今談邊備者，舉弱宋爲鑒，幸當時理學大明，故劉、韓、張、岳，能殺身成仁，文文山爲宋人生色也。方先生曰：『洛、蜀相爭，我見爲崇耳』。周曰：『無欲』。程曰：『大公無我也，和衷之道也』。又

曰：「學孔子當自孟子始」。噫！本朝第一盛事也；諸先生高唱警提，直令聽者通身汗浹云。

趙忠毅公奏銓舊積弊

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託爲當然，以循情爲感德，以請教爲謙厚。聞有司管選者，每遇朝退，則三五成群，如牆而遮留之，講陞、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若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噙乾舌敝而後脫，一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連名者，謂之公書。填戶盈几，應接不暇，面皮世界，書帕長安，此劉宗周所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也。臣若不去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無異執簿呼名之吏，適足以敗其生平耳。如此積習，相沿已久，誰能屏苞苴，却竿牘而破情面。本朝王瑞毅公外，惟公秉公澄叙，肅清銓政，此後恐不可多得。李給諫清三垣筆記云：「選郎劉應賓，穢跡多端，映碧鄙之，不與相見，一日遇於客坐，劉云：『違教數月矣！』映碧云：『言官教見則苦銓部，公欲自求苦耶！』」聞者一噤。

楊忠烈公血書

好笑！好笑！讀書做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頭之船，當面當事，無半句商量、事向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爲仕路上大乖巧、大便秘。何苦癡愚，事到面前，從君父國家起見，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身無完膚，維是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爲朝廷之不虛養士也。若箇箇使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國家安危，祖宗典章，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卽范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決之語，漣亦謂子孫何不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大笑大笑，遂自笑。但令此心未嘗死，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嗟乎！何其言之痛而悲也。余涉官未幾，每見世之饜高名而居要路者，率貴倨鮮澗，沈默寡言笑，問以目前利害，則半吞半吐，顧瞻縮朒，不肯直下承當。容頭過身，哄騙三九到手，便抽身享福，視國家治亂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毫不關心。釀成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己倖保身家，而禍貽君父，江山斷送，宗社丘墟，此輩猶逍遙泉石，終全首領以歿也。一鉢遞授，直自張禹、孔光、胡廣、王祥、王導傳來，至長樂老而集大成。本朝李西厓、葉臺山，皆所不免。然觀思陵時，如念臺劉公、懋明李公、格菴章公，則當言而言者也。如鴻寶倪公、石齋黃公、臨侯袁公、機部楊公，則不當言而言者也。當言而不言者，比比皆然。率天下趨於騙官要錢，全軀保妻子一路，國家亦安賴

此闖究委瑣之徒，而令其貪位席祿哉！史司馬檄云：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良可慨矣！

孫閣部文忠公請面奏軍機以清君側之惡

天啓癸亥，高邑趙公爲統均，掌內計，澄叙流品。南樂相父元貞，其同年友也，南樂大拜後，公尙以父行自居。一日，談次，極詆李中丞三才，公正色謂曰：『李公，尊公執友，少年不可輕議前輩』。南樂面發赤，自是來謁，公戒閹人弗與通；益憤憤。會甲子孟冬廟享，南樂後到，舉朝攻之；積忿不堪，遂傾身媚璫，出中旨盡逐衆正，斥趙公爲元凶云。時翻局甚急，閣部孫公承宗，行邊領三方布置之命，凡登萊、永通、薊密，皆得巡視。學士繆公昌期、少司馬李公邦華，與蒲州相國合謀，以公三朝元老，天子所傾心優禮，密令入對除璫。公單車行至通州，具疏請面奏軍中機宜，南樂聞之，大駭，謂璫曰：孫閣部提五萬人馬來清君側矣。忠賢內顛膽落，半夜開宮門，召大司馬以校尉八人，脅職方郎中孔炤云：『過已刻不還關，則督師樞曹禍俱不側』！至未時，通州回，關咨到，職方乃免究。南樂大言於衆曰：『若世宗朝有此事，就砍頭矣。吾衙門中與少司馬同作奸耳。於是李公與繆公同日投閒，而韓公亦放歸矣。公見凶鋒莫可嚮邇，義形於色曰：吾老臣，何妨面對，剖別眞邪，或不至流毒海內』。抱此救時之略，而南

樂忌其入；入，熹宗付託之意必回，時局之機關必敗，故中以危禍，令崔呈秀劾之，李蕃又劾之，至比公於李懷光、王敦爲叛云。人謂公此舉，庶幾楊文襄之去劉瑾，文襄有張永之助而成功，公無援而敗，事固有幸不幸爾。

葉文忠臺山養成瑞禍

金布衣日升輔璫說，謂天啓甲子，正人垂首喪氣，僉壬希寵取憐，甚至封爵建祠，舉國若狂者，實閣臣魏廣微授之柄也。當楊忠烈疏上，璫皇懼奔走，莫知所措。廣微誠有爲國之心，責以大義，俾其退居閒散；卽不然，不爲之揚波助餒。璫懼外廷有人，未至肆逆若是，廣微惟以失儀被劾，乘機報復，而又有徐大化等六人聳臆曰：忠賢取旨如寄，楊、左可立去，共保富貴無憂也。遂共訂盟，一意主張倒翻世界，開釁始禍，非廣微導其源而誰哉！余謂廣微叛父不孝，欺君不忠，行同狗彘，何足深責。乃推原厥始，則葉文忠不能道其責也。

當高邑秉銖，銳意與楊、左、魏諸公甄別流品。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漸與諸君子參商矣。楊將具疏商之繆公西谿，繆曰：此非可草草，夫擊璫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因已疑文忠不足恃矣。及疏上，西溪往閣探，福唐曰：『大洪此疏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救，恐疏行難

再得此，小心謹慎之』。西谿勃然曰：『誰爲此言以欺公者，可斬也』。福唐色變，語頗聞於楊，楊憤極，卽欲發抄，西谿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於是繼楊而攻者群起，公疏、單疏，不一而足，璫頗懷疑，福唐乃密奏具一揭，諷其退歸私寓，優加禮數，如大臣勳臣者，下明退讓，上不失恩，爲兩得之道。而廣微、大化之說入，璫意中變，福唐懼，思有以自解，揚言此揭非出我意，乃門生繆某所迫也。且有爲應山代草之說，璫於是以恨應山者移恨西谿。蓋是時諸君子不料力而捋虎鬚，所恃一線未裂，獨福唐在耳。福唐三朝老臣，以死生利害爭之，未必無濟，乃衣阿腴浞，徒取潔身遠害，竟不敢吐申吳門一軟語。又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六君子被逮，謂人曰：諸『公始無虎豹在山之勢，終無鷹鷂博擊之威，徒取禍耳』。元老首輔，委蛇中立，不任責而責人，多見此老之巧於卸也。被自恃權智，可籠可愚，雖亦有所補救，而卒委柄至於不收。厥後夷戮者相望也，遣謫者相踵也，而福唐獨以功名終。卽云非助逆，亦不幸而有其跡矣。

高忠憲公論三案

王東里志道，閩人也；雅負物望，人以清流目之。當三案議起，有持平之論，群小以爲口實。梁溪高景逸先生，嘗貽書與之辨云：『張差持挺，美女代劍，先進泄藥，繼

進熱藥」。紫禁青宮，忽有荆軻、聶政之計，皆意想所不及也。而臺下以「諱」之一字，爲亂賊設護身之符。又以「誣謗」二字，爲亂賊立箝口之法。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紀。君仇必報，安得以討賊爲謗君、誣君，使天下忠臣義士，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大抵臺下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今日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此書可以折倒要典。

倪文正公奏議

公於威廟初登大寶，凡有關國是者，必侃侃進規。同鄉前輩來，宗道謂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一時相傳以爲宗道清客宰相云。公常論三案云：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瓌麓。自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圖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

之面目全非矣。此論最公，可破紛紛聚訟。

又因世界已清一疏，爲當時沮抑韓相國象雲、文太史湛持而發，而御史楊維垣參以詞臣持論甚謬。公又具疏爭之，謂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之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所引拔爲用者，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卽不無敗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蓋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人以矯激假借，深咎東林，而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教，毀裂廉隅。匝地生祠，連篇頌德不已，必且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乎！且今之議東林者，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當時之論，於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略，而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特未卽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議也。今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如鄒元標、顧憲成、王紀、馮從吾、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遣如趙南星之眞骨力，眞擔當。其餘被廢諸臣，不敢列名以冒薦舉之嫌。而其間之爲眞名賢、眞豪傑者，實煩有徒，豈有所假借矯激而然哉！至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號，則橫起風波，中傷善類。猶然崔、魏之唾餘矣。此疏極虛公、極妥當，文正公節義文章，

吾徒師表，其評騰人品，自是千秋信史。

瞿給諫式耜六不平疏

張差一案，主風癩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癩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跡涉唐突，以致觸怒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祭葬，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恤殊恩，並復官而斬之；至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在天之靈，亦當憐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

紅丸一案，主弑逆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若此，豈臣子嘗試徼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戮，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彼嫉惡防姦之孫慎行啓事，尙煩推敲，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

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不能解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維護先帝之心，亦未始非防微杜漸深意。賈繼春持論，補漣說所未盡，非相反也。今必以移宮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姦大功，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寀、孫慎行，同其沈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

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無所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輕棄廣寧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何以服廷弼之心，並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死於門戶，非死於封疆，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

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無非羽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也。今乃動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通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扼腕！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

大臣爲小臣之綱，而閣臣尤爲大臣之綱。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法，贓未籍沒，人心猶有遺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之魏廣微，因寵逆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銖，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闖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

此疏侃侃正議，極其虛公，絕無偏徇，自是千秋實錄。公後撫粵西鼎奠危疆，援立桂世子，名正言順，延統十六載，接於弘光。灘江失守，公被孔賊所害，正命而終，大節皎皎。公平生師事虞山，而立身本末，判若天淵。又有表揚忠中之忠、清中之清、苦

中之苦一疏，爲楊忠列大洪、周忠介蓼洲、魏忠節廓園特題，亦可以想見公之行誼節概矣。

荷牖叢談卷之三

明州野史拾遺氏雷翁纂

威廟欽定逆案

聖諭吏部、都察院：「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貞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豎魏忠賢，猥竊下材，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嘖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饜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庭明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害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唱和已極於三封，稱謂寢疑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凶逆孽，次第芟除。尙有飾罪徼功、倒身竄正，以望占風之面目，誇發姦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後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洒滌肺腸

，恪恭職業：共遵王路，悉斷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譸張。毋急恩讐，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名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尙各徵愆，乃亦有終。崇禎二年三月十九日故諭』。

先是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尙書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奏，爲遵奉聖諭事。臣等奏准，召刑部尙書喬允升同爲參定，竊惟遵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徼無等之三封，洵議逼尊之九錫。亟開藩邸，逼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元兇已就誅夷，黨附宜嚴區別，或者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懲憚中傳，或攘史聯而抹殺直筆。墨纒朝幘，忍切罪魁。緹騎琅璫，大興詔獄。修眊眊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姦。供嘖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腴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

傾心擁戴者也。又有經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具錦之讒。意慘鎧鄒，釀白馬清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道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餘亦異。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四兇畢竄。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來之面目。幸無罣漏，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弘開，葛藤永斷。所有前項款分名姓，及應得罪名，開列於後。

一、首逆，魏忠賢、客氏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貞、李朝欽、魏良卿、侯國興、劉若愚，依謀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減等擬斬。

一、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許志吉、曹欽程、吳淳夫、李夔龍、田爾耕、許顯統等十九人。依官員與內官互相交結，洩漏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啓者，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維華、張訥、周應秋、李魯生、楊維垣、潘汝禎等十三人。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仍勅下法司行文各該撫按官，招擬具奏。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馮銖、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薛鳳翔、李蕃、朱童蒙、楊夢袁、王紹徽、徐兆魁、劉廷元、邵輔忠、徐紹吉、賈繼春、阮大鍼、姚宗文、元詩教、趙興邦、傅槐、郭鞏、李恒茂、呂純如，毛一鷺、陳爾翼、張文郁等一百二十八人。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爲民。

又稱頌內稍次前款者，或居位鮮匡維之略，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采之員，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岐邪、播璫惡非爲戎首。或階因驟躐，稽職掌尙未全墮。以逮專闡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識昧挺持者。欲再擬減等，則前重而後輕，非畫一彰法之意。欲再擬削籍，又慮罪輕而罰重，乖酌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如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房壯麗、王之臣、馮三元等四十四人。俱照考察不謹例，並擬冠帶間住，另請聖裁。庶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卽寬政尙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項亦荷恩波。於以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矣。

奉聖旨，俱依擬發落。

京畿四輔說

張篋節要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凡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

、漢之界。一夫禦之，可以當百』。笨菴子曰：『此非獨宋之形勢也，因五關以固燕，其我明萬世之計乎！』夫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孝宗時，丘文莊公請於京畿永平、河間、保定、臨清立四輔，宿重兵，輔以大帥，統以文臣；使首尾相聯、血脈相貫，有臂指衛頭目之勢，慮遠哉！蓋自遼陽之舊，委於北，則氈幕蟠三空河，而東西肘掖不應矣。大寧捐於熟夷，則朝瀾兩口外，犬羊嘯聚，而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與和遷，大邊保堡棄，而上谷雲中患剝膚矣。本朝三百年，勢亦岌岌，所未致猖獗者，賴文皇三犁餘威振攝耳。己巳之變，于忠肅勘定有方，卒駭其啄。嘉靖闖邊，頻畿危殆，賴天心悔禍，俺答款貢，邊境又安。萬曆末年，強敵颺起，使廟算用文莊四輔之策，不致長驅久牧。於以拱衛神京，卽禦寇有餘，何至一敗塗地哉！誰秉國鈞，棄金城而墮鐵鎖，好家居織兒撞壞，可爲長太息者此矣。

國家三大弊政

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語」云：『畫地爲獄期不對』。漢有請室、蠶室，此後世詔獄之名所自起也。則天垂拱中，酷吏周興、來俊臣輩，深文鍛煉，密若秋荼。而宋興同文之獄，以羅織善類。本朝設三法司，雖經秋曹讞定，必送大理寺、都察院平允，然後疏聞，奉旨後，復下刑垣詳爲審覆。京師有朝審、熱審，各省有

恤刑、審錄，蓋明罰勅法，如此其重且慎乎。後乃設東廠緝事，下錦衣衛，北鎮撫司打問。又上疏忤旨者，於午門外去衣廷杖，稅政多端。弘光時，御史中丞祁忠敏公彪佳嘗疏論之，云：國家有三大弊政：曰詔獄、曰緝事、曰廷杖。

先是，洪武初年，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十三年焚其刑具，以繫囚送刑部審理；是祖訓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煉爲工、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犬，口詞從逼勒而來，罪案聽指授而定。卽舉朝莫不知其枉，卽法司無敢雪其冤。此詔獄之大弊也。洪武十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專值法駕、侍衛等事，未常令其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開告密之端，用銀得賄而鬻刑章，無賴者倚藉以投充，有罪者交通以倖免。招承多出於弔拷，怨憤充塞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託之愈盛。欲清奸宄，而奸宄因之益多。此緝事之大弊也。若夫刑不上士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廷杖者，當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蚤已魂驚骨削矣。是朝廷徒受愾諫之名，海內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大弊也。余考劉忠愍公之慘殺，楊、左諸公之冤死，皆於詔獄。而諫南巡、大禮、奪情、國本諸言官，往往遭杖斃，言之痛心；聖子神孫，所當永爲炯戒矣。

國事譏張拱手以遼陽予敵

「語」云：『將在外，君命有不受』。況軍機呼吸，間不容髮，以數千里之遙，頃刻變幻。而欲事事稟命中樞，遙相測度，縱天子明見萬里，能獨立高岡，無遠不燭；先後緩急，着着俱中肯綮乎？夫內臣扼外臣之吭，廷臣掣邊臣之肘，議浮於任，而事愆矣。此樂羊子所以泣中山也。蓋言事任事難，邊臣身在局中，利害切膚，目擊最真，提防極密。何藉他人憑臆哆談、或癡視聽。廟堂上正須放開眼孔，寬着肚皮，纔能鼓舞豪傑。

萬曆戊申、己酉間，熊芝岡廷弼以御史巡按遼陽。時東人尙喙伏款貢，芝岡蚤策其必爲邊患，請覈地界，請飭營伍，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至己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召起廷弼代鎬經略，在任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敵未能得志。廷議又以爲緩於奏凱，攻之使去。袁應泰代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彼時在事，敵未猖獗至此。遼陽旣失，廷臣思廷弼言，再起田間。時撫臣王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廷議皆是撫而非經。廷弼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守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敵騎過河，廣寧潰，而右屯與之俱潰。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騙官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大事如身事家事。且魏璫盜柄，士大夫只爲爵祿，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疆直自遂之性，以致觸嬰顯戮，慷慨赴市。其耿耿俠腸，猶未盡泯。嗟乎！此錢機

山相公請敢葬廷弼閣揭也。以群小排陷，遂罹重典。當其隻手支撐，漸獲寧謐，誰鼓風波，淆亂國是。使危疆任事者，無所展手足乎。則顧慥、馮三元、姚宗文、張修德、朱童蒙、魏應嘉等，結黨合謀傾陷之罪，不容遁矣。

緣廷弼才情氣魄，推倒一世，視諸人齷齪，不足挂眼；遂相憤嫉，必欲陷之殺之。顧當時誰秉國鈞，漫無籌畫，聽其築舍道旁，則輔臣葉向高、方從哲、本兵黃嘉善、張鶴鳴，誤國之罪，詎能逃乎。善乎楊忠烈公曰：『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護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兩載之晏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廟堂之上，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於商量停妥，而遼陽已了當矣。』芝岡再起時，有書答陳志寰云：『以一盤全負之局，而覲一撥卽轉之功，則無子空枰，何從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籌，群公苟且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光景，安卜所終』。此弼之日夜驚愁，而大悔出山之誤者耳。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云：『余自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以至臺省部郎，皆與熊經略構。且群推一愚率之王撫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冤。至遼東傳，爲丁輔紹軾等進呈以殺廷弼者，曾見此傳，鄙俚不根，指爲廷弼撰，尤誣。聞其赴市時，挺立不跪，而紹軾與行長安道上，白日忽見熊；踉蹌歸寓，腦裂死。鶴鳴以弑廷弼，卸罪生

還，後爲流賊索賄，倒懸城上，身首碎裂；亦天道也。至崇禎初年，閣臣韓公爌、錢公龍錫，揭稱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焉。

王給諫都疏糾首翻逆案

聖明建中立極，首定逆案，嚴於斧鉞，炳若日星。不意黨逆之徒，敢於護法，巧爲援引，如田惟嘉、張捷、唐世濟、袁弘勳、應喜臣，乘間竊發，翻鐵案者，不一而足也。今又有原任通政使陸刑部侍郎章光岳其人者，於璫燄正熾之日，以狼籍監司，夤緣卿寺，已足爲生平附逆之明證矣。迺任通政，首疏倡言，謂逆案中有枉者，請令逆黨辨疏，容其封進，下部院公議。賴聖明洞察奸狀，奉有欽定逆案，諭旨甚明，何得妄希陳辨，卽着一概駁回。而光岳抗旨朦朧，仍將呂純如、吳弘業之辨疏，公然封進。又有水佳胤者，疏請吏部，將逆案中人之不平者，一一明告。我皇上亦奉有逆案頒諭甚明，何得陰借啓事，明滋辨竇。則佳胤之倒身翻案者，非光岳之教猱升木乎？誅其心，正犯蔑旨欺君之罪；按之法，當從巧言亂政之科。臣以爲今日薦逆之人，卽當年附逆之人。若不正其罪，於刑書何以懲其惡，於日後殆不能爲光岳等寬矣。

劉忠端公起京兆面恩疏

陛下聖德當陽，鋤姦除逆，眞千古堯舜，輒不勝致君堯舜之心，敬陳狂瞽，以答隆

恩。臣聞堯舜之道，仁義而已。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流爲猜忌壅蔽，與亂同道。今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憂勤，不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躬親庶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立至，然程効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急近功，何能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遼事，所規規於小利者理財。而一時所講求者，培尅聚斂之政。正項不足，繼以雜派；科罪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並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培尅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臺以催征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以若所爲，欲國家有府庫之財，豈可得耶？且陛下所以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在昔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下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群臣意表，遂以爲天下莫己若，而不免有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可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暇，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託天下矣。

門戶二字，數十年不知死多少正人，傷多少元氣。而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是消長漸分，而前人之覆轍復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至切，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雍蔽。昔宋神宗任其臣王安石，用兵西北，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孟、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

宜，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於公論，而甘受欺於群小。至盧杞之姦，信任不疑，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祈陛下斷然設誠而制行焉。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念臺先生此疏，言言藥石，深中膏肓，若預見末流之禍，而痛切言之。漢宣帝綜覈苛察，唐德宗恣行猜忌，宋神宗銳意紛更，兼而有之，何得不敗！始知老成憂國，信若著龜。垂之史策，永爲炯戒矣。

天下危尤注意相

楊齊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天下危而注意於相者，綦重於將也。如唐之朱克融，在崔植處置失宜，則長亂。裴晉公處之得宜，則亂平。呼吸之機，間不容髮。此在平地者不見，而獨立高岡罔不周覽者乃見之也。矧安危大計，有什伯此者乎。李德裕之平劉稹、討楊弁也，呂端之處李繼且母也，寇準之決策澶淵也，王旦之諭契丹假歲幣及趙德明求糧也，必如是而後能參大謀、斷大事也，斯真宰相才也。余謂國之倚相，如家之有榦、室之有棟，不得其才，鮮不傾覆。然相材實難，非才識膽具備，何能有濟！所謂智、仁、勇是也。休休有容，猶屬第二義。荀息云：「竭股肱之力，繼以忠貞」。武侯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于忠肅云：「此一腔血，不知竟

灑何地』。況爲子求官乎？只是心無私繫，置成敗利鈍於不問耳。若有一毫自私自利，全軀保妻子之念，難於其間，鮮不退沮。可見拚得性命，拋得妻兒，何事不可做。嗟乎！論相才於三代以後，非諸葛武侯、李鄴侯、范文正、李忠定諸公，欲以扶危定傾，難矣。本朝于忠肅之安土木，楊文襄之誅逆瑾高，文襄之封俺答，楊文忠之戮江彬，張文忠之輔沖主；事業遠勝三揚，而何威廟之季，竟無一人爲國家理紛解亂者。棟折榱崩，宜大厦之傾覆矣。伴食中書，浪子宰相，烏程、宜興之肉，其足食哉！宜興擅權、烏程怙寵，兩人最膺聖眷。然宜興之明敏，烏程之狷介，何事不可爲？而一以賄敗、一以忌嫉叢譏，同爲誤國，何其愚也。噫！

溫體仁誤國

國家治亂，宰相賢否；得其人，則舉而聽之。疑人弗用，用人弗疑，然後能建安攘之烈。而崇禎年間，綸扉秉政之地，旅進旅退，視同傳舍。所最膺寵眷，秉鈞久而誤國深者，惟烏程之罪爲大。鄭侍御玄嘗論之曰：『威廟十七年，閣臣柄用最久，受知最深者，始終三人而已：排衆獨任，眷注八年不衰，則溫體仁；諫行言聽，先後七年之久，則周延儒；而薛國觀，在二人之間。所謂送烏程於既往，起宜興於將來者也。並提而論：體仁之姦，浮於延儒；延儒之貪，倍於國觀。兩人皆相繼服法，體仁獨以先死逋誅

，贈蔭官階，顯榮無恙。子孫享甲第之崇，身後垂鬣封之固。尙謂有國法哉！

體仁陰狠險譎，嫉忠若仇；八年之間，羅織善良，囹圄幾徧。無論其他，卽如盧象昇清勁絕人，不辭勞勩。初任大名，殺賊有功。繼撫鄖陽，寇不入境。尋領楚節，江漢之間晏然。體仁推其嫌怨，議加五省總理以困之。而象昇追擊闖、曹，自上宛葉，下抵滁和。日夜連戰，賊無息馬之期。將突潼關，洪承疇又嚴兵以阻之。當是時，令體仁忘秦檜忌岳之心、行裴度擒吳之策。使象昇經營豫、楚，承疇謹守關內，中原早已蕩平，何至寇貽君父如是之慘？體仁惟東林是嫉，聞象昇任總理大立名績，忌其成功，更移宣大總督。體仁豈不知邊寇之先後緩急哉！以象昇有輕銳喜進之才，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敝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象昇果窘於通賊之奸人，力戰以死，竟符體仁之料。而象昇初解總理，又用一冥頑不能之熊文燦，一意招撫以媚體仁。而群盜遂復大起，勢已燎原，不可收拾。

體仁退卸，薛國觀繼秉國成：一籌莫展，惟聽楊嗣昌、陳新甲之陰陽播弄。迨延儒繼起用事，明知賊勢已成，殲遏宜亟；而心溺權貨，益爲怙寵避罪之計。則踵述體仁之言，以「寇不足憂」四字，慰安聖衷，釀成莫解之禍，豈不痛哉！昔唐肅宗初復西京，詔天下惟與祿山同反，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在免例。今體仁之罪，浮於林甫、國忠，而僅削一諡。尙留這觀棺，不得與延儒、國觀一體沒產追蔭；人心至今憤鬱

爲可恨耳。弘光時，顧宗伯錫疇，旣削體仁文忠之諡，予象昇諡忠烈矣。馬、阮當國，劉孔昭疏爭，乃復予體仁諡焉。余考體仁，不植黨，不徇私、不貪賄，亦自矯矯，故威廟始終眷注不衰。只目中無珠，不能旁求俊乂，爲國分憂。膺中無膽，不能直下承當，以身殉國；惟以孤立結主知。一切兵餉大計，戰守撫剿機宜，毫無經畫，仰承宸斷。嘗言主上神聖，我輩但當順美而已。嗟呼！八年之間，賦斂繁重，獄訟煩苛，慘刻寡恩，使國家元氣，日銷月削，而漸至不可救；誰秉國成，稔禍若斯之酷也。又况妬功害能，日與正人爲難。引用群姦，雖由錢謙益激成之。然謙益自是小人，豈可因謙益而厚誣賢者，必盡驅逐芟夷而後快哉！平心折衷，律以始禍，公論千秋，青史莫洗矣。

王季重規陽羨

辛巳秋，余謁選北行，因土寇充斥，未敢前進，旅寓清口湯園。時陽羨相再起首揆，疏辭候旨，亦維舟板閘，門生故吏，姻親幕客，相送者舳艫啣接。最奇者，婦女亦駕綵鷁送相公。珠簾繡幙，絃服靚妝，每蚤起臨鏡，遙望之，則遠山凝黛，秋水橫波，令人魂銷目眩；棄脂水於河，蘭麝之香撲鼻。夜則銀蠟高燒，笙歌鼎沸。余微服往觀之，大駭。喬侍御聖任先生語余曰：不意三吳風俗，敗壞至此，亦相公整持風化第一義邪！余固已公鄙之，及抵京，濫竽皇華，鄉座主衛太史紫菴先生，陽羨辛未科所取士也。謂

余明當謁周老師，吾爲引見。余唯唯，因偕同年沈石臣、劉遠予兩大令晉謁，語雜恢諧，每發言則以舌抵齒，輕脫無儀。余益信浪子之言不誣矣。

王季重思任與陽美有門牆之誼，當其初擢大魁，以書規之云：「足下既入承明，當日討典故，如九經、二十一史及會典、制例，細細講究，批評一番，以爲綸扉秉政之地。昔江陵爲翰編時，逢鹽吏、關使、屯馬使，各按差使還朝，即携一壺一榼，強投夜教，密詢利害厄塞，因革損益，貪廉通阻之故。歸寓，篝燈細記。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如只風花雪月，一觴一詠，從醉鄉溷過，卽此先愧科名矣。」此書已切中陽美膏肓。大拜後，又云：「當今海內急務，第一在安頓窮漢，若驛遞不復，則換班之小二哥、找牽之花二姐，皆無所得饜饜，其勢必搶奪，禍且大亂。劉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驛遞乃窮人大養濟院，窮人無歸，亂矣。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言爲券。」陽美貪淫奢汰，眞今之揚國忠、賈似道也，何足以語此。

余觀陽美儘有才，凡臺對稟擬，機敏稱上意。再起田間，至京陛見，威廟甚禮重之，錫宴親爲作主，回宮欣欣有喜色，云：還是他。故壬午冬，凡所請，如蠲逋，清獄，起廢，賜環諸大政，及罷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立賜允行。然性多慾，好軟美，門客猥雜，寵賂公行，竟忘上爲雄察主矣。暨出督師，識者知上意已移，必有朝行夕何者，猶不改故態，用劉澤清爲中軍，諸大將偏裨如蝟，廣開納賄之門，偵者皆密以聞。

又與興化相爭權，而群小楊枝起、曹良直、廖國遴等，爲之交構，於是雷演祚疏入，而聖怒不可回矣。人言陽羨若去其愆，則韓、范何遠之有？余謂不然，得君之專，孰如陽羨，言聽計從，又孰如陽羨。當時關門危急，謝陞同、陳新甲、方一藻等日議款，何不懲與如高文襄撫俺答故事。卽不然，若富鄭公增契丹歲幣、與之講和，稍紓邊患，專力辦寇，奚不可者！又賊氛孔逼，密與上議南遷，南遷似未可輕，卽如李忠文之策，東宮撫軍江南，分封定、永二王於江浙，謀出萬全，何至有覆巢之慘？如此先着、急着，一籌莫展，則將焉用彼相哉？以此爲罪，雖起陽羨於九原，當亦無辭自解矣。

狀元宰相讓文山獨步千秋

王子明、寇平仲，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箇相。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嘉祐曰：「文人若不若未爲相；爲相則譽望損矣」。秀才讀書時，是草稿。至戴紗帽時，是謄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天下人看，豈容草草？潞河魏恩令，余同年友也。平生砥節，亦嘗周諮國計民瘼。每過之，則傾心延接，溫詞款語。設令需次漸升，從容圖畫。置之啓沃論思之地，必有可觀。惜乎，釋褐不半載，匆遽中徼恩特簡，冒昧宅揆。於萬難措手時，昇以重寄。正使忠定武鄉而在，亦僅以鞠瘁自矢。而一草莽新進，欲以素手支撐頽厦，補塞漏舟，不度德、不量力，負乘覆餗，一跌萬喪，可哀也。

矣。然國破君亡，一死事畢，而靦顏視息，乞哀僞庭，究不免於賊刃。狀元宰相，讓文山獨步千秋，所謂名將成而物敗之，非歟！古來有幾文山，而夢炎輩則接踵比比；蓋造物亦不肯輕以名假人耳！相傳甲申守城，皆內璫爲政，擅啓閉，坐門各官不得登城望敵。海鹽吳忠節公，奪路上，見勢且不支，入朝面奏，塗遇藻德方出，握公手沮之曰：『朝廷洪福自無虞，公何用太匆匆？』吳公太息而已，亦鄙夫誤國之一端耶！

鼎甲不足貴

士起布衣，掇巍科，置身青雲，立八磚之地，清切禁近；當思致此匪易，要期無負科第、無忝才名，啓沃贊襄，自靖自獻。如經筵講幄，侍班記注等項，凡有關生民利病、國家安危，宜直抒讜論，因事進規，不愧天子侍從。

常見崇禎朝，如倪鳴寶、黃石齋、楊機部三先生，初入木天，卽犯顏強諫，雖屢干嚴遣，百折不回，卒殉節以終。然清客宰相以香茗誚倪公，而黃公成遣，楊公外謫，群笑愚且拙。木天一席，眞成癡牀矣。況首擢大廷，榮登華省，感恩圖報，益當何如！而余考威廟十七年間，六次臨軒親策，所首唱臚傳，賜宮花袍笏者，共十有八人，煤山之變，僅僅甲戌狀元劉文正公理順，闔門殉忠最烈。而武進管文忠公紹寧，戊辰探花，乙酉不薙髮，被逆宗灝所害。吉永劉晉卿同升，丁丑狀元，募子弟兵圖恢復，偕楊機部大

史、萬茹茶中丞，死守贛州，與城俱殉。此三公者，庶幾無愧科名矣。

羊質虎皮，筴施盈路，而最不肖者八人。反面事讐，行同狗彘。列數之，何瑞徵，戊辰榜眼，爲翰林侍讀學士，資深秩峻，將膺爰立之命，而首先降賊。同逆楊觀光、梁兆陽，受眇寇眷注；凡污僞職者，皆藉其攀援以進。闖敗，又爲清禮部侍郎。未幾，病死。吳偉業，辛未會元榜眼，薄有才名，詩詞佳甚。然與人言，如夢語、囈語，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謎心，鼎革後，投入土撫國寶幕，執贄爲門生，受其題薦，復入詞林。未有子，多攜姬妾以往。滿人訶知，以拜謁爲名，直造內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歸。又以錢糧奏銷一案，褫職，慙憤而死。所謂身名交敗，非耶？

吳門固多賢者，先輩詞林，如文文肅、姚文毅、徐學士勿齋先生，卽偉業師，天如張太史，乃不取法，而同陷賊被沈之項煜，並傳貽臭，眞爲可恥。陳之遴，丁丑榜眼，父祖苞爲巡關都御史，因失機問辟，候決，之遴市砒雜藥餌以進。黃石齋太史貽書沮之，責以弑父，一時謠傳，遂達天聽，父竟斃獄。請孝字號勘合守制，奉有不孝不忠，永不叙用之旨。清初，借死父爲進身之媒，謂首先納款，致嬰顯戮。於是躡蚤揆席，旣弑父、又借父，梟獍之心，狗彘之行，爲當宁所鄙，永謫尙陽堡。馬角未生，玉關何日，欲復聽華亭鶴唳，豈可得乎？魏藻德，庚辰狀元，草莽新進，不三年，驟入政府，荷特達之恩。城破，媳某氏勸其自裁，不聽。青衣待罪僞庭，向賊稽首云：『大明主不聽臣

言，以致如此』；賊領之。未幾，同陳演、方岳貢、丘瑜等駢戮，賊將藻德私第一狀元宰相」扁額，一切盡撤，惟懸節婦二字於堂，鬚眉丈夫，有愧巾國婦人多矣。高爾儼，庚辰探花，降賊，又歸清，爲吏部尙書，進內院。古有四姓家奴，於今再見。逐臭附羶之徒，享用亦不多時，徒受惡名萬代。同籍有此兩人，玷辱不淺。癸未狀元楊廷鑑、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纔受特恩，卽攜手入賊庭，拜舞呼嵩，授原職，視舊主如弁髦，掉臂不顧。賊敗南歸，聞六等定罪，復相率北行。名夏布袍蔬食，以長樂老自居，遂以虛名膺特簡，爲冢宰，入內院。又與馮銖樹黨爭權，賜弓弦勒死。枉做小人，亦足嗤矣。余謂名夏數十年老名揚，哀然舉首，人方爲得人賀，旣入翰苑，上書言事，得召對，兼職兵垣，特有不次之擢，何背若是之速也。弓弦一勒，當是烈皇帝陰靈所殛。宋之繩以名刺大字，被當塗斥逐；憤憤出山，百計鑽營。補編修，劣，轉臬，僉以貪穢削籍。而廷鑑於乙酉投順，自陳以教職効用，數年不遷，罷歸。又將子蚤緣科第，營入詞林，目不識丁，黜爲縣丞。此輩雖儼然人面哉，亦馬牛而襟裾耳。

又甲戌榜眼楊昌祚，視國家變故，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心，家累鉅萬，廣構大夏，贖貨無鑿。海師犯苑陵，懼獲譴，偕群紳迎款，事敗，闔家悉遭屠戮，貲財籍沒，所謂剖腹而藏珠，非歟？昌祚未敗時，宣城人咸唾罵切齒。或者以富招怨、以吝生謗，然否？

由斯以觀，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宜爲有識者所深鄙，則甚矣鼎甲之不足貴也。余故表而醜之，無使宋留夢炎，獨蒙惡聲焉。

門戶之禍

鄭文恪公如蓮曰：士氣之在人，猶元氣之在人身。養得其平則無疾，毗於陰耶，流脈並作，爲癰爲悸，固効其弱。卽毗於陽耶，陽氣獨上，爲狂爲癩，亦不得爲之平矣。甘、陵二部，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舉一國若狂。及其購求彙彙楚毒，氣之燁而失平耳。嘗讀黨錮傳，膺滂之流，猶可名之曰激。何顓託疾於卓之徵，張儉懸車於曹之盛，猶可名之曰士。若八厨之中，如胡毋班也，而事董卓。張邈也，而依呂布。八顧之中，如劉表也，而據荊州。則黨人之中，豈盡眞士哉！余謂毗於陽之病，與毗於陰不遠。攻小人者，先攻君子中之小人。君子中之小人不，而欲去小人，難矣。蓋君子中，原多依草附木，吠影望氣之徒，牆宇不竣，界限不清，破綻一開，未有不反受其累者。標榜之禍，釀成白馬清風。漢、唐、宋，至昭代之季，若一轍。然玄黃交戰，洛蜀紛爭，置國事若螭蟾。馴至斷送封疆，禍貽君父，萬死不足償罪。而今此輩，猶家藏金穴，室有姬妾；終保首領以歿也，然猶以爲無忝也。吾愛吾鼎，於世界何與焉，二祖烈宗在天有靈，得無陰極其魄耶！

錢御冷相公劉念臺總憲書

今日所患，全在君子、小人之品不分。夫君子、小人，莫辨於「論語」：曰爭於，曰和同，曰群黨，曰求人求己，而大關惟在義利。故喻義喻利，君子小人辨金之礪石也。則不然，收之結納之中，卽爲君子，不問其喻義也、喻利也。甚且曰：君子何妨喻利也。又甚則曰：喻利正見君子大作用也。此說一倡，如風斯靡。舉人心士習，群趨於於資緣走捷、嚮官騙錢之一途。而禮義廉耻，漸滅欲盡。於是朝綱濁亂、吏治貪殘、民不聊生、盜賊蠡起。則君子、小人之界限不清，流禍至此極也。孟氏於枉直尺尋之說，斷斷不可，而懷利相接，直以爲亡徵。先儒論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復爲之說曰：『凡無所爲而爲者義；有所爲而爲者利也』。可謂深切箸明矣。竊謂今日頂門針筭，從義利關頭分別人品，則君子、小人劃然不混，世道有其砥乎！余謂此風自李中丞三才創始，顧涇陽先生以才人目之，遂爲當今口實，衣鉢相傳。至崇禎間，法門廣大之說，起自馮鄴、孫魯山兩公。而吳昌時、楊枝起、曹溶等復爲之揚波鼓譟，結黨招搖，婪贓纍纍，以致重嬰聖怒，廷訊拷掠，辱國喪軀，遂胎逆闖夾拶追贓之禍，可勝歎哉！

東林中依草附木之徒

琴張子曰，『門戶者，黨之別名』。萃四海之衆，而走一門。其首闢堂奧者，必天

下之正人正子也。若夫竄廊廡而避風雨，豈無其人？或有盜東鄰之父、淫西家之女、背公植黨、欺世盜名，風勢稍變，則改頭換面，輒返而噬我，良可歎也！余謂黨之一字，豈可垂訓？畢竟不傍人門戶、不隨人脚跟，方是漢子。誰能於波靡中，崖然自異，獨立不懼者。當顧涇陽先生初起時，有蔣時馨，羅察典，計無復之，故爲弊衣冠，從東林講學，諸君子誤收之，遂擢掌銖，以賄敗。臺省交參，冢宰孫公丕揚，『以是去職。一鉢相傳，薰蕕蹂雜，不經板蕩，孰辨澗淄。善乎倪文正公之論曰：『以崔、魏定人品，此辨金之礪石也』。余亦曰：『以賊寇定人品，乃照膽之秦鏡也』。聊舉近聞，憶有十輩。

錢謙益，吳門輕薄兒。文章華贍，人皆宗之。冒居清流，高自標置，聲譽翕赫。顧不修行簡，放浪名教，娶柳姬爲室，貪淫縱恣，人傳其採戰之法，穢褻不忍道。雅好延攬，海內知名士無不受其牢寵。余獨不服，同年陸鯤庭、萬允康，每讓余云，兄何故不師虞山？余應之曰：『凡北面人宗，欲有所取法耳！安有大君子不衷法服，對客衣紅紫。兄不見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人品何如？兩君未以爲然。惟錢忠介希聲，從婁東歸，與余握手稱同心。蓋官吳者，咸執贄，而錢獨崛強也。今鯤庭、允康皆全節以死，安得起九京而問之。南部不守，謙益爲禮部尙書，當先與梁雲構帶兵清宮，方迎王入。又出示令民薙髮，望風納款，希圖進用。燕京重其名，謂必殉國，見降表，深鄙之，斥逐而同。牢落無聊，乃復爲佗僚不平之語，掉頭反顧。當謙益往北，柳氏與人

通姦，子憤之，鳴官究懲。及歸，怒罵其子，不容相見。謂國破君亡，士大夫尙不能全節，乃以不能守身責一女子耶！此言可謂平而恕矣。於是江南有老亡八、小亡八之謠。老，謂謙益嬖柳影；小，則陳于鼎溺韻珠云。謙益又纂輯本朝實錄，都付絳雲樓一炬，亦天意不欲留此穢史與。

鄭鄮與文文肅公同鄉同籍，當文肅初擢大魁，指陳時政，忤璫罷遣，乃具疏侃侃申救，落職而歸，人以正人目之。平生厚自奉，極聲色之娛。而外示儉樸，蕭然簡淡。王忠烈公章，與同里極鄙之。常言：渠初附孫宗伯淇澳，宗伯喜讀書，每往謁，有所問，則口誦如流，以故極稱之。不知其左右皆飽鄮賄，宗伯閱其書，必先馳報耳。黃石齋太史，留止其家，裝假母以承歡，煦煦色養，心痛報病，尤爲奇幻。黃太夫人語石齋：『汝雖孝，能及渠耶？』則太夫人先被欺，何怪黃公終身屈服。因得罪母舅，舊輔吳宗達具揭內閣，謂其杖母。溫體仁欲借以傾文肅，聳激天聽，遂致凌遲。石齋於經筵，屢陳寃，嬰當宁之怒，不信於君從此始。劉忠端公念臺，起總憲，疏辭云：『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臣與黃道周，俱因救鄭鄮被譴，同罪異罰，心所未安』。遂觸忌，不果用。然則劉公亦被欺，貽累君子多矣。

王永吉爲仁和令，簞簋不飭，被計處，乃廣行結納，稍遷部曹，譽望赫然。遂由監司擢巡撫，晉少司馬，總督薊遼。陞見日，余聞其名，往候之，風霜滿面，儼然以韓、

范自許；而人亦莫不以韓、范期之也。甲申聞變，群望其統勁旅，入關討賊，報讐除兇，而棄甲南奔，有辜引領。又藉輿援入北，晉內院，大被寵任。未幾，病死。當其撫軍山左，頗得民，有南王、北史之稱，與史公道鄰齊名。威廟知之，乃貰其連喪數十城之罪，不與馬成名、潘永圖同正法，反超擢總督，寵眷日隆，人皆駭詫。君讐不報，君恩未酬，鼠竄狐奔，畜緣北相，豕狗不食其餘。

吳姓雅懷康濟，以待御齎帑金，賤饑秦、晉，給散得法，人霑實惠。又疏陳賊勢，深中機宜，遂荷特達之知，從佐樞，登揆席，畏懦縮朒，譽望頓損。又招致無賴臺省，與陽羨爭權，卒兩敗俱傷。余京邸與比鄰，每日未升，雲板之聲不絕。過其門，馬扇雜沓，不知聚謀者爲公、爲私。人言陽羨好諂，故多媚子；興化好名，故多僞士，其信然耶！兩經國變，狡營兔窟，求活草間，賢者誠重其死。當思陵廷訊吳昌時畢，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命姓督師，延捱爲推卸地，則姓之生平已徹睿照矣。沈惟炳領袖天垣，甄別邪正。風裁嶽嶽，降賊入清，佐銓副憲。房可壯山左僑楚，物望攸歸，燕京定鼎，起籍爲少司空。兩人負國不忠，得罪清議。

吳昌時狡謀辣手，初入仕版，卽工通內，遙折朝權。凡宮中動息，彼必預知，人服其通天手段也，群起而譽之。太宰鄭玄嶽，遂從儀曹調爲文選，筦銓柄。招權納賄，恣行無忌。蔣侍御拱宸糾之。威廟見婪贓纍纍，震怒，御中左門親鞫，昌時不承。上命錦

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嗷嗷曰：「臣承認」。遂下獄，罪惡貫稔，智巧莫施，卒就西市服法，所謂山有才則殺其軀乎。昌時爲大行，里居，凡郡邑長必執齋稱門下士。彼峩冠博帶，已方巾野袍，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服者，卽於上臺處螫擊，故無不望風靡。倪文正公聞其調文選，愀然曰：「恐非其福」。吳忠節公語人曰：「昌時與我有門牆之誼。然實鄙薄其所爲，一生惟攬賄招權耳」。徐學士勿齋，爲昌時姻家，云：「人皆欲市恩令人感，彼獨欲示威令人懼，何得不敗」。其見惡於諸君子如此。李映碧清三垣筆記曰：鄭鄴、吳昌時，皆小人之尤也。一附黃學士，一附鄭太宰。人欲擊鄴，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上獨斷，誅此兩人。雖孔子誅少正卯，不是過。

楊枝起自負才名。崖然立異。超擢戶垣，結黨招搖，把持朝政。降賊，爲吏政府，從事僞大堂。宋企郊上座，僞選郎顧君恩侍坐。枝起終日拱立於旁，不敢措一語，嚮之岸然矯矯者，竟安在哉！廖國遴尙氣恃勢，見事風生，而貪淫無賴，日偕枝起四、五輩，尋衅嚇詐，群聚飲博，兩人入陽羨幕，恣睢婪賄。孫侍御鳳毛糾之，人皆以爲非。吳忠節公長天垣，語人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抄，非匍匐政府，則奔走銓曹，賣官納賄是實耳」。始知侍御之糾非過。又司馬陳新甲未下獄，兩人同光時亨、倪仁楨倡議必殺之。及部審日，候徐司寇石麒，言不可殺者，亦此四人，徐公每對人歎息，蓋

前之必殺以索賄；後之不殺以賂入也。其橫如此。

曹溶，少年傾險，利口喋喋；工揣摩之術，陽施陰翕。與人談，一坐盡傾，因參陽羨相下獄。投賊，降清，爲學院，婪贓無算。再起臬僉，贖貨被糾，乃罷歸。溶心事作用，大類昌時，而安享牖下，幸全腰領。天網恢恢或漏矣。

凡是諸人，咸竊附東林，爲群流歸嚮，而一敗塗地，盡喪生平。則東林中，原多依草附木之徒也。余觀若輩，皆齷齪小人，無足深責。竊駭聖主當陽，敢於魍魎晝見，與妖作怪，做鬼裝神，直至斷送金甌而後已。丙夜思維，茫不得其解。或是靖難時，景、鐵、胡、黃諸公再生，以報瓜蔓之慘乎！不然，何狐群狗黨，引類呼朋，若是之衆耶！

京營之弊

國家兵制，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

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右掖，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將，分銳而出，制至善也。文皇帝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往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益詳備矣。

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至於正統，嬉恬彌甚。此己巳之變所由興也。于忠肅柄兵政，選三營精銳，分爲十營，營各萬人。其統之之法，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名爲團營。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悉委曲，咸有條理。時鄭給諫林有敦練陣團，其法最詳悉，想輔忠肅之不逮。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轉弱爲強，遇四方有警，則撥一營、二營，更帥而出，以楊洪、石亨、柳溥等爲大帥，而進止機宜，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

天順務反景泰之所爲，八年而復。

成化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効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萬人，京兵六萬，益以外兵六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精者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號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供役於私門，掙尅於主帥，上下相蒙，愈益脆懦，與老家無異。嘉靖庚戌，俺答吉囊叩關，無能以一矢加遺。都門盡閉，烽火燭天。世廟震怒，責令廷臣博謀強兵之策，乃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大指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蓋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石之士，不下三千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如團營之數。又缺額挂名，買閑替役，蠹弊多端，

則當時已無兵矣。

萬曆承平，垂五十載，豐亨豫大，人不知兵，京營益成故事，率皆勳戚中貴家丁，竄籍其中。兵不識將，將不知兵，雖有提督勳臣，戎政侍郎，閱視科道，亦無有覈隱占而清虛冒者。

馴至啓、禎之季，權歸奄豎，一切操練巡閱，盡在掌握，莫敢誰何。余在長安，班役多竄籍三大營，冒名支糧，每月支三、四石，遇操期則值人晝卯耳，誰爲綜核清汰之者？南陽不可問，蓋積蠹使然，匪伊朝夕矣。以故甲申寇至，倩街巷窮人守城，人給黃錢三十文。所放銃礮，不置鉛彈，惟空響。文臣守門，皆不與知，而大璫典兵者，盡開門延賊矣。從來禁兵之弛，未有若是之甚者。使大司馬有于忠肅、項襄毅、劉忠宣、馬端肅其人爲之整理，何至惰窳若此。卽如世廟時，尙有唐公龍、翁公萬達。穆廟時，尙有王公崇古。神廟時，尙有譚公綸、楊公博、梁公應龍。何代無人，本兵缺員，由擇之不精、儲之不蚤耳。始則說謊欺君之楊嗣昌，爲之養癰。繼則狡黠疏謀之陳新甲，任其支飾。終則鑽營騙錢之張縉彥，巧於彌縫，偵探不真，束手無策。而三百年宗社，一朝塗地，可勝誅哉！雖兵乃專門之學，未可嘗試。然余考崇禎末年，在廷亦儘有敏練知兵者，如大學士范文貞公、總憲李忠文公、留樞道鄰史公、侍御世培祁公、職方吉人萬公，皆師貞丈人，庶幾禦侮干城之選。而馮司馬元飈奉旨舉代，乃舍諸公不薦，而誤引一

籌莫展之張縉彥，以敗壞國家。雖意實無他，只是目中無珠，倉皇冒濫，司馬愆恨而死，想亦悔鑄錯矣。

剿寇事權不一

督師奉尙方劍，遙制半六合，諸大將無不得統視。蠢茲小醜，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乃無一得當，寇日以猖，何也？亦曰：馭太遠，鞭長不及；將日驕，尾大不掉故也。既分督主戰，撫主守，如有機可乘，而切近之撫反坐視而莫肯先動。且鎮不受制於撫，借口而俟其令，何所不誤。何如省督，而責之撫。並省鎮，而用副將。撫臣得而呼吸臂指之，以修封疆，各固其圍，寇無所答矣。此年來辦寇第一失着也。既設撫，又設督，又有督師，十羊而九牧，勝不居功，敗不任罪，互相推諉，何所不誤。廟謨舛錯如是，直以封疆爲戲耳，安得不養成燎原之勢哉？夫督撫鎮將，逗遛畏怯，由中樞駕馭失宜。有忠肅筦柄，則楊洪、石亨敢不用命。有江陵當軸，則李寅城、戚南塘樂爲之用。威廟只用楊嗣昌、陳新甲，皆委瑣不知兵。宜左良玉、賀人龍等恣睢跋扈也。問誰秉國鈞，而紛拏若是。溫州薛三輔自難道咎。雖然，吾尤恨興化，彼曾身列行間，目擊此弊，何不面陳，令事權歸一耶！

深文峻法憲典火烈

威廟初登大寶，西曹無事，獄有豐草。己巳以後，始專任刑名，以搏擊爲威。法網嚴密，或從錦衣，或從東廠，或從登聞鼓，更有從諸常侍之秘訪者已。赭在半道，而犄犖盈狴矣。部曹不暇給，亦將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乎。賁城內三、四千人，元旦同祀獄神，祝文列名，公卿以下，諸曹無不備，大率兵農工虞之司耳。玉堂清署，無有也。未幾，蒲坂楊太史世芳，以典武試黜不文，忤中貴人下獄矣。又未幾，宮詹黃石齋先生，因論楊嗣昌奪情，謂其結黨欺君，擬辟長繫矣。四方之以彈章，以緝訪，或飛檄，或緹騎繫逮，入者背相望、踵相接也。時流氛豕突，刑襄之西山，漸逼黎陽。天雄兵備九台盧公，捕賊甚力，每告家人趣治行，吾將就逮，聞者寒心。

丁丑、戊寅以後，園狴內人愈衆，亦無所容足矣。押赴西市者，自春徂夏，日日不輟。余每過西牌樓，回馬却步，感然欲泣。大司寇鄭公玄嶽，冒天子黨惡之怒，清出末減，削籍去。繼此爲季公曉湘、徐公虞永及少司寇惠公元孺，皆以問擬，從輕罷職。惟甄淑性刻深，代劉之鳳爲司寇。每語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擬徒者擬戍；擬戍者擬辟。則上自不駭』。後被參下獄。獄中群欲毆之，提牢者擁護乃免。爲法自敝如此。憲典火烈，人皆重足。雖嘗命大璫曹化淳、首揆周延儒兩次清理。然開釋者多，留滯者猶不少。十七年中，賜閣臣韓域、宜興死肆，中樞王洽、陳新甲於市。而一時封疆督撫大吏，如楊鎬、王化貞、袁崇煥、顏繼祖、劉策、耿如杞、楊一鵬、熊文燦、鄭崇儉

、邵捷春、陳祖苞、趙光怵、范志完、馬成名、潘永圖等，咸縛赴市曹，橫屍於道。豈無註誤膺重典者，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祖宗尊賢禮士之意，蕩然無餘，安得不釀成滔天之禍哉？然後知犬馬草芥之說，垂戒遠矣。

陳啓新傳

陳啓新者，淮陽市兒。落魄無聊，爲漕司傭書。潛跡燕京，冒稱三科武舉。因內璫以探消息，而知上之厭科甲也，疑臺省也，始縮頸吐舌曰：『吾事濟矣』。乃衣蒲席之衣，辦不情之淚，泣涕交橫，戴尺一，長跪於大明門外者三日夜。大璫曹化淳見之，捧尺一以入，其說毀儒術、傾文吏，以違衆疾俗爲名。上驚曰：『何處得來』？納諸袖，把玩不釋。急商位置之地，不以爲宰相，則以爲諫官，於是儼然領袖六垣矣。上意其察深淵之魚；而新實井底之蛙。銖叙之用舍，流品之清濁事，則茫然也。惟以禁乘輿，監下馬之細事，喋喋於上前。久之，上亦厭而鑄其級。

時樞輔楊嗣昌，方以談兵見寵，成侍御勇，郭侍御景昌糾之；皆落職擬罪。新恃寵而敢妒寵，稍稍摘其瑕。上稱之曰：『能』。復其級，愈益發舒。時行取諸吏考選，窺上意而嚴吹索。與貪宰田惟嘉相比，倡爲未考先汰之說，逐去數人。颺翔梧掖間，公卿以下，咸側目，曰：『吾屬不去，命且懸於此人』。而無聊不逞之徒，多相効。有以倉

官上書，比例乞改河南道者，一時盡笑。新乃住朝房，儉日用，珥不毛之貂以爲寒約已而奉公者。未幾，而淮陽王太守昌時發其奸矣。又未幾，而姜給諫塚令儀真，而悉其狀，連章擊之。不孝之行，與索賄之跡，不可勝道。上乃赫然下之獄，使理正之。新至淮甫，一則僧也而將，一則武也而文。騙官營進，若出一轍。然甫以髡徒請纓，立取虎符。當夜多納姬妾，再日暴骸蘆溝。爲時無幾，所壞不過數婦人耳。若新以衣冠之肖，竟成魔天之舞乎。自新以罵世得官，吾輩思速化者，傳新衣鉢，上亦終俯聽弗絕，冀遇其真，新誠幻如鬼，而豪於戲矣。嗟乎！此乃洹水蘇臬僉所纂也。黎丘畫見，吐赤霧而陣青雲，有玷輿政。余稍爲刪潤而傳之。

竊慨國家以科目取士，三百年來，未嘗乏扶危定傾者，何至思陵之季，人盡營私，遂啓積輕士大夫之念。於是，思保舉，思換援，又思用世勳，卽屠沽廝隸，無不網羅兼收。然後臚鼎竟售，平臺召對，立談取官，上之側席撫髀良亟矣，而卒不收一手一足之烈。君誠孤立，臣盡比周。彼肉食鄙夫無論矣，東林固稱才藪，持清議鎮雅俗者，雖不乏人。求如于廷益、王伯安，何不數數見耶？果運丁陽九，天不生才乎？抑當宁文法深，誅夷亟，而人不敢以身試請也。三九大老，自鼎湖攀髯外，凡靦顏偷生，潛軀幸免者，清夜捫心，亦當愧死。

袁崇煥、方一藻、楊嗣昌、陳新甲、謝陞等議款不終

袁崇煥，字自如，廣東東莞人。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爲同盟，肝膽頗熱。爲邵武令，入計，匹馬走山海關，周視形勢，七日夜而返，人推其有雄略。天啓間，爲寧前道，遂擢遼撫，寧遠一捷，自矜敵已破膽，必當獻地求和。因遣喇嘛僧往弔，卽議款，會去任而罷。威廟初立，廷臣交章薦爲經略，賜尙方劍，隆重事權，召對面陳五年滅敵。上大悅，退語閣臣錢公機山。錢尤其失言，謂上英察，將循期責効。遂以措餉、用人等事再請，爲推卸地。時毛帥文龍鎮皮島，名爲牽制，糜餉多。錢問袁方略，謂當從東江做起。又云：『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胸中業有成算』。或云：『機山從田間大拜，陳山人繼儒以文龍驕蹇，密勸機山令除之』。機山因授意崇煥。蓋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故至東江，卽殺文龍，示信以就款局。敵上弗之許，遂嗾敵闖入脅款，仍戒以無得過蘆州一步。庚午冬，東兵至，崇煥牛酒相慰勞。夜半，倏渝盟，拔騎突薄都門。崇煥入援，陛見，請統兵入城休息；上弗允。又請以三千人入城，上曰：『三十人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不悟，人言籍籍。咸謂其召敵脅款，遂以殺文龍爲崇煥罪，下詔獄，罹極典，妻子流三千里，並戍機山，而款議不成者一。

嗣後又有瞽人周元忠者，狡而有口辯，以善卜爲名，自詭曾爲王化貞用間，說東西

二部來歸，欲挾款以餌我，時新安方一藻爲遼撫，信之。密疏以聞，武陵在中樞，聞之喜，蠟書抵關門，日夕議款。又爲大言罔上，引舜、禹、文王樂天保天下之說，請勉從款議。嗟乎！以一瞽人爲司命，假東市以緩西待，冀數年不來，我得專力辦賊，亦非失策。然攝空搏影，茫不得肯綮，嫚書流聞，武陵恐激上怒，囑關門改竄其詞以就款，及出督師，陳新甲任中樞，主其議益堅。然猶欲隱其名，會黃學士道周疏駁，中寢。戊寅冬，東兵從牆子嶺入，天掠畿南。宣督盧公象昇，統兵入援，戰死賈莊。遂破濟南，屠德藩，驅輜重而北，分監內臣孫茂霖、鄧希韶得重賄，縱之出口，皆誅死。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而爲白面書生所誤至此』。黃公於是嬰嚴譴，而歎議不成者二。

時上念寇禍方殷，姑以金幣緩東兵，可專意剿賊，密與輔臣謝陞及新甲議。辛巳春，新甲令監軍石鳳臺與之通，而患洪承疇撓其議。因錦州被圍急，遣職方郎中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以脅款，卽嚮者袁崇煥殺毛文龍故智也。承疇先覺，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航海宵遁，喪我六師。謝陞見邊事大壞，又奏言，東邊若肯款，款亦可恃。壬午，正月初八日，復與上定議，於是又遣瞽人元忠，同舉人朱濟之，京棍馬紹愉、周惟塘、魯宗孔等五人往義州議款，至五月間方歸。東人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上恨爲所給，大恚。初，與新甲密議款數十紙，戒弗洩。一日，詔至，新甲置案頭，其僕不知，授塘報官抄傳，爲方給諫士亮所劾。又陞常語臺省，謂款事上曾於奉先殿祈籤，

聖意已定，諸君弗復爭，衆遂以漏洩禁中語具奏，上大怒，於是削陞職編氓，而新甲亦以此服法，款議自是不終矣。

威廟聽信內侍爲失策

姜燕及相公曰：威廟十七年間，善政最多，而以聽信內侍爲失策。用閣臣，內侍矣；用部臣勳臣，內侍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侍矣。論其大者，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逢君賤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田惟嘉、陳新甲、謝陞也。所得勳臣，則嫉善如讐聽人播弄之劉孔昭、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楨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也。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莖、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群議，簡自中旨者也。然其後効，亦可觀矣。且內侍所以得用者，總緣鄙夫熱中仕路，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庭。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從爲之詞。而外廷口持清議者，亦有贖貨敗倫之事，授之口實。遂以爲攻之者，皆如是也。間以其事密聞於上，而上之意旨又變而授之，於是剝一秘方，但求面對平臺，數語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販之鄙夫。最可恨者，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明知利口覆邦，卒以持之有故，使人人隱忍不敢言，而天下事從此大壞矣。

萬茹茶奏疏

萬中丞元吉，於弘光時上言曰：『烈皇帝天姿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亂日以滋者，則寬嚴之用乖，而任議之途舛也』。先帝初年，懲逆璫用事，委任匠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惟爭意見玄黃。強敵入犯，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旰，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加派、抽練，種種苛法，備悉舉行。使在朝者，救過不暇；在野者，無復聊生。號稱明作，乃十餘年間，邊塵不息，寇禍彌張，用嚴不効，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婪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嬰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覆。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所謂寬嚴之用乖者，此也。國步艱難，勢有極重，不可拘以理。事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言，卽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國外之機宜遙制。如督師孫傳庭，屯兵關中。有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一不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曾與今閣臣史可法、姜曰廣言，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一勝。勝則都城始固，繼而聞平臺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滔天，廷臣勸親征、勸出儲君撫軍江南，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沮者之誤

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無事全利，亦無全害。當事者逞意見筆鋒，必欲強人就我。於禦寇實著，茫乎不講，安得不成決裂之禍哉！所謂任議之途舛者，此也。大抵事須審時度勢，當關中既陷，旋破三邊，直渡河入晉，已成破竹之易。燕京孤立無援，雖詔勤王，遠水不救，惟有急檄關寧勁兵，猶可背城一戰。至於親征避敵，撫軍江南，分藩閩、浙，此皆萬全之策。誰秉鈞軸，誰筦中樞，陳演、張縉彥，欲道罪得乎？然獨怪留心國計，如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亦不聞牢執前議，痛哭排闥，何也？徒酒長沙之涕，孰挽魯陽之戈，雖盡瘁攀髯，只完得身事，於君國何賴焉？余所以嚼齒痛恨光賊之阻撓，而於諸公不能不追咎失算云。

李忠文公齋沐具疏

甲申三月，賊破三關，直逼畿甸，國勢危急。李忠文公邦華爲總憲，熏浴具疏，請下明詔，令臣民死守。循太宗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數日又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浙。其疏略云：臣去年入都，卽請勅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晉宜扼關固圍，弗輕擲浪戰。宜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牆，一無可恃。恃京營，則剗敵垂盡。臣向年句稽清核，去任以來，盡付流水矣。恃援兵，則江浙騷動，荆襄糜爛，鞭長不及馬復矣。恃積貯，則天子持鉢，健兒

脫巾，京師無兩月糧矣。爲今之計，皇上惟有堅持効死弗去之義，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覆轍，非所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滋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神京孤注，變起不測。竊見東宮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躬親戎器。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欽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專勅輔導，便宜行事。刻期趨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遏寇衝。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頃刻緩者。賊兵驕師者，急檄關寧吳三桂，提師迎擊，可以必勝。勅襄城伯李國楨，悉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守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蓄積，以餉戰士，弗屑爲盜守。逆賊之首，未必不可囊街也。疏入，上袖之，遶殿巡行，且讀且歎。疏稿啣袖，紙牘溷爛，猶不去手。密諭閣臣陳演，憲臣言是。演頗泄其語。旣而群臣爭疏南遷，群小爭言抵闕。上悲且恨，並公二疏不行。噫！公之意以爲皇上決計固守，六軍萬騎，儼若磐石。賊雖狂狡，不敢越京城而南。皇太子可以按轡徐行，無道路之警。緩則收拾東南全局，以強幹枝。急則號召燕、齊援師，以捍頭目。此所謂經權戰守萬全之策也。公於此籌之已熟矣。請死守所以力杜播遷之謀，請監國所以全守固之局。昔有唐開元，房琯畫詔而開潘。有宋靖康，李綱抗議於決戰。公忠謨偉略，不下二公，救亡圖存，綽有成算。先帝識路自迷，操刀不斷。却國醫而待盡，仰毒藥以趨亡。遂使次律拱手，伯紀結舌。廟社淪胥，主臣同盡

。納肝無救於衛滅，藏血何補於周危。寧不恫乎！有餘悲哉！

南安子對症藥說

王沂公筆錄載：王繼忠，真宗時典禁兵；戍守真定，爲契丹所獲，授以官職，大被親任。因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讐，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休兵息民乎？』契丹主納之，於是成南北之好，封河間王。從此生辰、正旦，信使往來，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彼土人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後問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兩國矣。』然則繼忠雖身陷異域，不能卽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有異也。余讀之潸然出涕，曰：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彼管敢、衛律無論已。李陵纔有國士風，而老母被戮、妻子鯨鯢；陵旣辜恩，漢亦爽德。猶屏息吮喙，未敢顯與宗邦爲難也。五代韓延徽陷契丹，遺書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歸而復逃者，正畏王緘之讒爾！』然延徽在，必不使契丹有南牧之憂，終同光世不復爲寇。嗟乎！若延徽者，猶有人心哉。王繼忠何如人，目不識詩書，口不誦周、孔，武夫敗將，猶拳拳父母之國，解甲休兵也。得當報漢，李陵所疚心者，繼忠憂爲之。狗國全軀，耦俱無猜，迺有出身巍科，洊登華要，膺眷注之隆、受安危之寄，而敗降屈膝，甘事仇讐。且席其吞噬之威，長驅薦食，顛覆宗

枋而不卹也。職彼醜兇，振古無輩，而尙謂我報韓，我復楚，栩栩然以申胥、子房自解、聞繼忠之風，當亦覩顏發赤矣。

荷牖叢談卷之四

明州野史拾遺氏爾翁纂

馬阮合交之由

安慶桐城，爲文獻之邦；自魯嶽方先生，紹明理學，滄嶼左公，從而羽翼之，俗慕美矣！有阮大鍼者，薄有才藝，蕩軼名教，爲鄉評不齒。膏緣掖垣，遂同徐大化、楊維垣、倪文煥、傅櫬等深相結，專意與東林爲難；凡逮死六君子、七君子，皆與其謀。合算七年一疏，排擊善類，不遺餘力；人以巨魁目之，然實非崔、魏黨也。第籍奧援，以報復東林耳！璫敗，蒲州相國定逆案，將大鍼、維垣、櫬，並趙興邦、元詩教等，列名城旦，永爲禁錮。大鍼恨甚，每思乘間以圖翻案。因奉旨舉邊才，聳田惟喜薦霍惟華，張捷薦呂純如，冀死灰復燃。賴烈皇帝堅持不允，遂絕意仕進，流寓金陵，口□伎妾，教以歌舞，雅善填詞，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馬士英亦黔南世家，爲宣府巡撫，以罪遣，同寓金陵。與阮大鍼相得甚驩，間以女伎遺之，士英益喜，酒甘耳熱，抵掌談天下事，瞭若指掌，心服之，成莫逆交，以爲江左夷君復見也。陽羨相再召，大鍼迂之，干請甚摯。周言逆案難翻，問廢籍中誰爲若知交可用者，以士英將。時士英猶編戍籍，忽

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鉞薦，甚感。甲申五月，援立聖安，晉揆席，遂破格薦大鉞，舉朝大駭。高礪齋、姜燕及兩相國，以去就爭之。司馬呂東川器、僉憲郭六修維經、太常詹月如兆恒、給諫羅訥菴萬爵等連章論劾。馬怙權爭勝，密請陛見，遂召大鉞，奏對稱旨，超擢江防。兵部左侍郎高相國面奏云：『起用大臣，須下廷臣公議會推，乃與祖制相合』。士英奏云：『高某未曾薦一人，今臣纔薦大鉞，又云是逆黨。國家多事，莫說逆黨，卽盜賊亦要用他』。大鉞亦奏云：『若必待廷臣公議僉同，臣寧退守躬耕，決不入東林之黨』。政府殿上相爭，遂成水火。於是大學士高、姜兩公、冢宰藐姑張公、虞求徐公、司寇石帆解公、總憲念臺劉公、僉憲六修郭公、中丞世培祁公、大理格菴章公、太常月如詹公，一時衆正皆去國，群小連類以進。蔡奕琛以少宰入內閣，張捷爲吏部尙書、陳盟爲禮部尙書，楊維垣爲副都御史，張孫振爲河南掌道，而袁弘勳、徐復陽、陳以瑞等，皆相繼彈冠，一意掀翻世界，重理三案，至欲斲揚、左之棺，復興同文之獄。而北騎渡淮，左兵南下，黃澍露檄聲罪，假清君側以掩避賊之跡。馬、阮懼甚，撤防江兵以禦之，而宗社傾覆矣。愚哉！馬士英也，本非逆黨，而誤交匪類，甘居下流，千百世而下，至與秦檜、賈似道，同聲唾罵。而稔惡貫盈，身膏斧鑕，死爲逆鬼、生號權姦，良足嗤矣。

閩部史公以四藩防江

長江之險，天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險，又天所以蔽長江。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門戶，守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宋范宗尹、胡舜舉議裂裂河南、江北數州之地，分爲四鎮，擇人爲帥，使各以其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以屏翰王室，此奠安江左不易之策也。留都定鼎，督輔史公，倣此議立四藩，畫地而封，以靖南侯黃得功、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四人充之。首尾相制，拱衛金陵，豈非良畫？惜四人非劉、韓、張、岳，史公用非其人耳。貴池劉城言於公曰：『四人皆盜賊之餘，非有恩義聯結，知慕節概、樹功名，垂聲稱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俱弱，則專制自爲，而互相兼并。今內無老臣宿將，足以彈壓；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者防江，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矣，公必悔之。』公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於是，以滁州、和州等十三州縣隸靖南，以江都、泰州等十五州縣隸興平，以山陽、清河等十四州縣隸東平，以五河、靈璧等十七州縣隸廣昌，而四藩各不遵約束，並爭揚州。揚本高傑分地，懼其淫掠，閉城不納，於是傑統兵攻圍，史公親往安戢，馬兵道鳴騶固守，百姓拚死力戰。鄭進士元勳持論稍通融，撓衆怒被殛，而傑駐扎瓜步，日肆憑凌，置討賊復讐於

不問。竟符城所料。人心愁怨，四藩中惟得功稍忠順，卽劉良佐亦攻臨淮爲其分地，而百姓不之從也。嗣是以後，督輔日往來調劑，無暇安心料理防淮、防江；而權姦怙黨，梟弁鴟張，日磨牙礪齒以吮江南半壁之膏血，一時內讎外難並作，而國事難措手矣。當時笑宋人無識，送得其君入杭、入粵，而今並不逮焉。尙謂國有人乎？誰生厲階，迄今爲梗。春秋責備賢者，恐督輔史公，亦難辭其咎矣！

馬士英不知左帥避闖南奔撤江防兵以阻遏

甲申季夏，闖賊被吳薊國一敗保定、再敗定州、三敗真定，遂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賊屯山西諸隘，又分守黃河以阻其入，自往西安。而東人於十月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乙酉，巡按中州御史陳潛夫，報稱東兵將從孟縣過河，步卒尙在，覃懷欲往潼關，皆叛將李際遇接引而來。督師史公疏請令高傑提兵抵開、洛，據虎牢，劉良佐防邳、宿，以備不虞；皆從之。先時，傑未降時，曾劫許定國一村，全家遇害，惟定國得脫，傑未之知也。至是奉旨防河，請聯絡總鎮許定國同發。定國正在睢州，反下書願以睢州讓傑屯兵。傑中計，於正月初十日抵睢，設席接風，夜伏兵四起，將傑殺死；定國赴北投降，遂爲嚮導，引兵而南。時闖賊聞東兵渡河，卽日盡率其賊衆由宛至襄，念中州諸郡不能復固，而楚自承、德、荆三郡外，已無餘地。於是留婦女輜重於襄

，自統各賊將從承天南下。聞左師在武昌，有舟師駐漢口，遂改路由荊州渡大江，取道石首，過洞庭至岳州，繞出武昌之南。蓋武昌防賊止在西北，不料其繞而南也。左帥大驚，卽登舟東下，挾楚撫何騰蛟同行。何以計脫，獨身至長沙，而左帥遂至九江，御史黃澍令其掩避賊之跡，假清君側以討馬、阮爲名，傳檄遠近，聲其罪狀。馬、阮大懼，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防遏蕪湖，又遣劉孔昭、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劉澤清亦託名勤王，大掠南行，楊、泗、徐、邳，勢同鼎沸。四月初八日，督師史公，三報緊急。奉旨：『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驚急則禦北兵』。可法歎云：『上游不過清君側之姦，原不敢與朝廷爲難，若北兵至，則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朦朧至此』？乃移書士英，請選將添兵；不聽。十九日，召對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御史喬可聘、成友謙合詞請備淮揚，給事中吳希哲，亦請先防淮揚，次及廬、鳳。有旨諭士英，宜控禦江北，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云：『寧可君臣死敵，不可受左良玉殺害』。瞋目大呼，有異議者斬！帝憤憤回宮。希哲歎曰：『賈似道棄淮揚矣，吾輩死無葬身之地』！四月二十五日，揚城陷，閣部史公，同監軍春坊中允衛胤文、庶吉士英爾壘、中書舍人何剛及揚州兵備道馬鳴騶，在籍戶部侍郎張伯鯨，俱死之。五月，東兵渡江。十二日，帝出奔，駐太平府城外。十三日，至蕪湖，總兵黃斌卿遁，登中軍翁之琪舟，將往浙，不果；豫王入金陵，禮部尙書錢謙益、忻城公趙之龍迎降，劉良佐叛，追帝於蕪湖。十五日，及

之，且召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創甚，拔刀自刎。良佐挾帝去，之琪投水死。闖賊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入蜀，遂留屯郢陽。川湖總督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食盡彌感，自將十餘騎走村落中剽掠，村民以鋤擊之皆死，不知爲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左顛傷鏃，始知是自成云。蓋左帥畏自成之甚，不知自成之敗而南也。南都聞左帥至九江，又不知其爲避自成也。而舉朝疑懼，總被黃澍一檄所誤耳。高中丞斗樞在郢陽，所聞見最確者，親以語余，實實如此。南都傾覆罪在黃澍，無所逃矣。

南都三疑案

洛陽既陷，福王常洵被闖賊所醢，宮眷逃竄，世子由崧得一護衛軍牽率過河，寓太康伯張皇親第，人無識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爲弘光帝。登極後，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鳳輿至內殿下輿，帝掖后至殿隅，密語移時，群臣拱立以俟，秘弗聞；半晌始下拜慟哭，人皆疑揣。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目擊者，曾面語余：『或云帝實非眞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語時戒弗洩，同享富貴』。又云：『入宮後，與帝同臥起』。事真僞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踰頃始拜哭，而出奔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后偕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

駭，一疑案也。

甲申十二月，鴻臚高夢箕僕穆虎，自北而南，途遇一稚子，挾與俱行，薄暮解裏衣，則燦然龍也。虎驚詢，云：『我王子，又易語太子』。以告夢箕，初猶疑。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入宮何呼，則故作羞恨狀。曰：『我兒』。問媿媿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始信之。欲疏聞，繼恐先帝血胤出，將不免。密送杭州宅，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夢箕侄高成無以禁，書達，夢箕懼，命載往金華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乙酉正月疏聞：帝亟遣內臣馮朝進追回，自紹興命府部九卿科道及舊日東宮講讀等官辨認。時劉中允正宗、李司業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公懋第疏至，抄有北示云：『北亦有太子到嘉定伯家掩面哭，長公主不相識』。周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嘗爲太子醫癩內官辨認，皆以爲非，及見袁貴妃，妃云：『太子有四虎牙，根甚黑；又脚下有痣，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令其父兄出首，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將宮中圖問講讀何所，則談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又問講讀完所寫何字，則以孝經爲詩句。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廉，不識也。已，戴給諫英至，以先帝曾親鞫吳昌時，攜太子至中左門，問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皆不能對。未幾，總憲李沾帶數人升階，始跪地乞憐。自云：『駙馬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再訊時，搜穆虎衣，得夢箕侄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語

。審時皆張御史孫振爲政，夢箕等既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所云往閩往楚，欲幹何事，皆抵死不承。夢箕曾爲史閣部買硝黃，欲並竄可法，夢箕無所及，惟口諄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鑿！』四訊之明，高成自杭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楚語，夢箕惟請死，孫振等持閩、楚語甚堅，大理卿葛寅亮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孫振始悟，言之士英，不復根究矣。蓋太子之假，人人皆知，而各藩鎮黃得功、左良玉屢疏申雪，認以爲真，有言薊國公吳三桂密送於史公可法，可法轉送與善寺者；有言帝遣內監盧九德、韓纘周見，卽叩頭，獨馬士英往視以爲僞者；又言舊講官方拱乾出歎息聲，幾得罪，人遂不敢言者。然史公實無此事，而士英則偕諸臣同視，非獨視，若拱乾則士英自蘇州召驗，亦未因歎得罪也。雖屢錄訊詞示各藩鎮，終未釋然。黃澍挾左良玉傳檄討馬、阮，爲太子申冤，至五月間，清豫王入南都，卽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召王之明與同坐，指語降臣曰：『此真太子也』。時謂之明來南，乃北延所遣以攪惑臣民耳。又一疑案也。

乙酉三月，童氏自河南至，云爲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自十七歲入宮，冊封者爲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十四年生一子，名金哥，嚙背爲記，今在寧家莊』。言甚鑿鑿，妻信

之，跪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亦以爲然。童氏聞之愈驕，凡所過郡縣，有司供應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至京，帝以爲賈，命送鎮撫司審。初猶曰真，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爲皇帝，故錯認。然錦衣指揮馮可宗上童氏獄中所供福藩宮中事，縷縷數百言，非盡渺茫。又對天泣誓，呪帝負心，言甚憤激。況不訊之禁廷，而拷之詔獄，尤爲非體；人益揣惑，又一疑案也。

蠡城監國

弘光元年乙酉，夏四月，鎮守河南總兵許定國殺高傑於睢州，投北爲嚮導，引兵南下。二十五日，遂屠揚州。京口水師都督鴻逵、鄭彩，同監軍僉都御史楊文驄，望風先遁。五月初九日，北兵從瓜步渡江，直抵丹陽。弘光帝於十二日，開通濟門出奔，幸靖國公黃得功營。馬士英護聖母，自溧水縣往浙。一時同防上游者，總督朱大典、誠國公劉孔昭、鎮東伯方國安及江防尙書阮大鍼等，各率兵逃竄。四安、廣德一帶，焚劫甚慘。而南京禮部尙書錢謙益、忻成公趙芝龍，奉僞太子於十三日迎豫王。又出示令洪武門起，至通濟、太平門、皇城一帶，以河爲界，安插滿兵。劉良佐亦叛，奉豫王命追帝於蕪湖。十五日，及之，得功中箭自刎。標下總兵田雄、馬得功等，奉帝獻功；御舟中軍翁之琪投水死。於二十五日至金陵，帝僧帽藍布箭衣，住西華門廠。本日，豫王設宴，

爲太子席，坐帝於下，數以寵任權姦、酗酒、荒淫諸罪。江南北進降牋者相繼。時都督黃蜚屯太湖，總兵吳志葵、魯蘊璵屯吳淞，而豫王於二十七日令貝勒統兵往直浙進剿。

先是，方、馬各營從安吉州至餘杭，省城驚擾，百姓手柴薪欲焚織監孫元德宅；以元德主納兵也。越城原任僉事王思任上書馬士英，責以誤國，謂莫若明水一盃，自頌以謝天下，海內忠臣義士尚諒無他。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効賈似道之覆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軫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人爭傳頌之。五月二十四日，聖母抵杭，巡撫都御史張秉貞、巡按御史何綸、霍達、周元泰等朝見，迎入守備府暫住，懿旨以蘇松巡撫張鴻翔爲兵部尚書，總督直浙。陳洪範爲全浙總兵。洪範先鎮蛟川，奉使至燕輸款，放回爲反間，逢人勸降，名活秦檜。六月初七日，文武官並省城士民朝太后，請潞王監國，俞旨諭潞王：「爾親爲叔父，賢冠諸藩，昔宣廟東征，襄鄭監國，祖憲具在，今可尊行」。潞王遜辭再三，於初八日監國，各官朝賀，令旨以本府會長史爲監國御史，前往方營，令發兵分守千秋嶺、獨松關、四安鎮等處。又以嘉湖道吳克孝爲巡撫，翰林簡討屠象美兼兵科，監閣部兵往蘇州，同總兵王之仁堵遏。又令御馬監太監李國輔、司禮監太監高起潛扼防平望。貝勒發牌到省，安撫秉貞同洪範首倡降議，令旨召各官面對，楚新安王華

堞，憤爭久之，不聽；解冠帶投地去。方國安碎按撫牌，率兵過江，官民逃散。十一日，令參謀中書顧明彪加兵科，往迎貝勒；於十三日抵北關，自萬松嶺進兵。潞王令秉貞造冊，同洪範送款。貝勒至省，與潞王相見，叙賓主禮；各府繳印冊，奉牛酒犒師者踵接，傳紳袍朝見。行人陸培、舊光澤令王道焜，各投環卒。錢塘令顧咸不屈，遇害，士民釀金以殮。又聘舊輔錢士升、方逢年、高弘圖、冢宰商周祚、徐石麟、宗伯姜逢元、總憲劉宗周、中丞祁彪佳、大理卿章宸、府丞金蘭。高公、劉公絕粒卒；徐公裂帛自盡；祁公沈荷池；章公行道；方公避居姚江；餘皆歸順焉。

時周王寓蕭山，惠王寓會稽，崇王寓錢塘，魯王寓臨海，貝勒遣騎修書，以參貂等物爲贄，邀諸王相見。魯王以道稍遠，辭疾不至。周、惠兩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尋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

魯王諱以海，孝王第八子。癸未，兗城破，先王與世子咸殉國。弘光時，南以王襲封，僑居上台，時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駐東陽，分守寧紹道于潁駐吼山，潛募兵圖興復。而方國安屯諸暨，朱大典屯金華，聲息相通，伺釁而動。閏六月初旬，頒門刺之令，人護其髮，道路洶洶。又郡縣奉檄，發民除道開衢爲馳馬之地，人情益恆擾。餘姚原任九江僉事孫嘉績，同戶科給事中熊汝霖，因民騷動，首舉義旗，斬姚令王玄如，而越城僉事鄭之尹子諸生遵謙，听聽不羈，好施結客，馬大令權奇、祁文學鴻孫輩，從與之。

於初十日刑牲歃血，鳩集鄉豪，奉遵謙爲義興元師，鼓行而出。途遇會稽令彭萬里，手刃之，遂入府治，斬守張慄，懸首藁街。從民望請守道于穎爲政，于以城守事付遵謙，而自提兵防江。嵎縣諸生裘尙爽，亦募鄉勇，同赴孫師，以書抵余云，義旗群興，四明安得無一師相助？時余遁跡深山，因入城，偕沈太史廷嘉、葛太史世振、徐侍御殿臣聚議。謂謝太僕饒於資，嚮監軍山左，曾身歷戎行，宜奉之爲主，同往懇之，堅持不允，曰：『勢如壓卵，若輩不畏死耶！』強之再三，峻拒如故。會錢員外肅樂，自東湖至，枉顧余，詞氣慷慨，因以主盟推之；唯唯，遂傳檄。翌日會議城隍神祠，合城士民樹幟鳴鑼，鼓噪動地。余昌言，『何不奉錢公！』遂擁至察院行臺，羅拜推戴，誓衆約束，密語聯絡蛟關爲第一策，錢領之。夜遣貢生華夏、王家勤，告以起兵之由。時王之仁已赴省繳印勅，令仍鎮定海矣。至是幟然改正，約郡紳會雙司署，謝大僕亦至，之仁曰：『軍旅之事吾任之，然師行需餉，諸公幸推一人爲司計，無令匱缺數目，屬謝，余輩因以前勸主盟者改請理餉，而謝仍執前議固辭；持久不決。王忽瞋目攘臂，推刃向謝云：『汝昨令我統兵剿創議者，今復欲沮撓軍機耶？』以書付衆諦觀，謝來手攬，王急納諸袖，將甘心焉。余輩挽其手，始勉允理餉之議。於是，同至毬場，禡師祭告，推轂登壇，王令縛孔別駕聞語、劉經歷端起至，將以釁鼓。錢公力挽之，乃貰罪羈候輸餉以贖，時石浦張參戎名振亦集兵同至，而慈水沈侍御宸荃，偕邑令王玉藻，團結鄉勇協助。又洋

遊總戎吳凱自海至台，於是台紳舊靖江令陳函輝、僉事柯夏卿，於閏月望日，奉魯藩傳檄遠近，共圖興復，以流寓戶部侍郎宋之普爲大學士，晉函輝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夏卿兵部侍郎，以藩府狎客谷文光爲通政，妃兄張國俊爲錦衣，李國輔秉筆司禮。而孝廉從龍者，翁明英、金維寧、陸符、張煌言、姚宗昌，羅名選、官生馮愷章等，皆欽賜進士，署行人、部曹等職。國維、大典及舊輔方逢年，具疏迎駕，令函輝、文光留守上台，王於七月自台至蠡城，以守道署爲行宮，各官奉表勸進，卽監國位，痛念先讐，涕泣被面，臣民莫不感動。以逢年爲首揆，專票擬。國維、大典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督師。封方國安鎮東侯、王之仁武寧侯，鄭遵謙義興伯，晉孫嘉績、熊汝霖兵部尙書，兼副都御史。章正宸、于穎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俱爲僉都御史。晝江而守，分汛防遏，聯艘會哨，晝夜巡邏，柝聲相聞。在廷設六曹，以朱兆柏爲吏部尙書，李白春爲戶部尙書，余煌爲禮部尙書，兼筦樞政。李之椿爲左都御史，王思任爲侍讀學士，余旣承乏兵垣，以莊元辰掌吏科，陳相才掌戶科，王玉藻掌禮科，來集之、祁熊佳、邵秉節爲兵科，何弘仁、沈履祥、翁明英、劉明孝、陳潛夫、徐殿臣，何綸、李挺、劉襄、王紹美、李長祥、朱常接、任孔當、沈綵、莊恒等爲各道御史，張文挺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姜垓、楊鵬翼、陶履卓、孫榮旭爲四司主政，秦祖襄爲禮部儀制郎中，舉人馬晉允兵部職方郎中，邵之譚爲戶部理餉郎中。而各省航海至者，聶慎行爲

大理卿，荆本徹爲僉都御史，曹廣爲太僕少卿，沈泓爲翰林編修，包爾庚、孫鼎俱爲給事中，顧朱、譚貞良、李大年俱爲御史。其三吳聯結義寨，遙爲聲援，密奏通款者，吳易、陳子龍、張采等各授副都御史。方相國又揭叙協贊功，以余及莊元宸、來集之、王玉藻、邵秉節，各加太常寺少卿，仍管科事。故輔宋之普覲入直，兩具疏繳有溫綸，余同吏垣莊君糾之。奉令旨，宋之普林居將母，原未希圖復召，不必苛求。之普自是裹足矣。冬初，晉國安爵荊國公，之仁爵興國公。又封張鵬翼永豐伯，吳凱開遠伯，方元科威遠伯，方任龍靖南伯，俞玉定南伯，陳謙鎮威伯，陳可立平南伯，張世鳳永京伯，王鳴謙鎮夷伯。張名振掛定西將軍，姚志卓掛平原將軍，裘尙爽掛宣義將軍，潘茂斌掛鎮江將軍，陳萬良掛平夷將軍，李士璉掛開原將軍。而以都督張愼爲錦衣指揮使，都督張國俊轄禁旅，黃明輔提督東司房官旗辦事，王之任提督九門禁捕，忠衛將軍楊汝慶，勇衛將軍池鳳鳴爲都督同知，總統護駕。又命兵科王玉藻、御史任孔當，巡視京營。劉愚、涂文輔、客光先協理司禮監。十二月，駕幸西興，臨江醜奠，分路進剿，各營俱揚帆前進，而王之仁獨觀望，維楫中流，不敢登岸，以致諸軍深入無功而還。

丙戌，又以田仰、陳盟、柯夏卿、謝三賓，同入綸扉秉政。晉孫嘉績、熊汝林、章正宸爲閣部；正宸辭不受。李之椿疏請西征，加銜大學士，而以李白春攝冢宰，王夢錫爲司農。春仲，遼將張國柱航海至蛟關，隨路焚劫，直抵姚江，人心岌岌；而江干餉匱

、兵饑，咸無固志。貝勒至錢塘曰：『此澗水耳，何名江？』分兵五路，一從閘口，一從西興，一從觀音堂，一從余家埠，一從山巒，聯艦編後，運輪駕駛，隔江連放，碎方營廚竈。又鑿天開河故道，放舟入江，而姜家嘴、吳家坎、牛頭灣、翁家埠、巖門等處，密劑數營壘，皮帳相望，風鶴震驚。五月望後，國安兵一時瓦解，於是，王之仁從甌子門出海。孫、熊、錢、沈諸營及鄭遵謙繼之，江上無寸版片帆，而東兵策馬竟渡矣。監國先令靖夷將軍毛有倫護宮眷世子往上臺，有倫改從蛟關，爲張國柱所得，赴省投降。監國率騎於二十五日至寧海，余司馬煌，盡啓九門，於士民出城避兵，乃從容肅衣冠自投東渡橋。陳太僕夫，偕妻妾聯臂沈河。御史何弘仁，沈綵自縊。章公正宸披緇，于公顯、黃冠爲方外之游。田雄奉貝勒命直抵台州，谷文光迎降。陳學士函輝、翁侍御明英俱縊死。沈侍郎履祥不薙髮，被害。監國至新河所，侯文光同發，司禮李國輔奏曰：文光反覆難信，不如登舟侯之。如言催進艇，而文光果引田雄兵急追，僅乃獲免。出洋督師汝霖駕海舶至，遂護蹕往福唐鷺門。孫師至翁洲，疽發背卒，殯蘆花畧。監國至鷺門，以汝霖爲首揆，錢肅樂爲司馬，封鄭彩建國公。丁亥秋，舟次琅江，汝霖闔家被彩沈於海。晉肅樂同馬思理爲大學士，贊密勿。沈宸荃筮樞柄，湯芬爲總督。漳泉守巡道彭遇驥、于華玉俱返正，閩中郡縣多恢復，惟福州省城爲布政周亮工所守，未能克定。汀、邵群盜並起，據延、建，奉德化王慈燁爲帥，踞將軍寨，破大田、尤溪，攻順昌、

將樂，閩郵爲阻。

戊子冬，北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德化王被獲，督師劉中藻守福寧州，援絕服毒死。肅樂勞瘁，病嘔血卒。宸荃艤舟南日山，一夜颶風發失纜，同將卒皆覆於海。北兵抵漳州，鄭兵遁入粵島，遇礮、華玉復投順被殺。

己丑，監國同阮進再揚帆入浙，時黃斌卿從隆封肅虜伯，據舟山，定西侯張名振據石浦，平西將軍王朝先，據鹿徑竇，各不相統。名振、朝先聞監國至，遣使奉迎，有勸斌卿阻兵相拒者，斌卿不從，自往迎駕。登舟甫下拜，阮進從旁斬之，並其軍。以張肯堂爲大學士，朱永佑爲冢宰，吳鐘巒爲宗伯，李向中爲兵部侍郎，張煌言以翰林學士管樞政，用計殺王朝先，并之。名振卒，又代統其兵。貢生董志寧，航海從王，授吏科給事中。

辛卯七月，北兵自寧波出洋進勦，以副將常進功爲先鋒，阮進接戰，互有勝負。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識，兵至城下，人無知者。監國倉皇，同阮進、煌言揚帆，仍往閩海。肯堂、鐘巒及志寧俱死之。永佑、向中不屈，被害。士民悉遭屠戮，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未畢命者，皆被掠去。

丙申春，盡徙沿海居民入內地，翁洲又罹播遷之苦。監國於辛丑年薨於臺灣，生有世子二人。長者鄭成功以女配之，成功娶董進士颺先女爲繼妻，無子，止生一女，妝遣

甚厚，世子以是居臺灣，滋積致富。癸亥，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破澎湖，劉國軒降，爲嚮導，直逼臺灣。馮錫范挾鄭錦子克爽投順，開設爲郡縣。並遣二世子及鄭王、益王、淮王、汝王等九人至福州，同克爽解至燕，聞將諸王安插近畿云。

王之仁攘奪義餉以致江干潰散

王之仁者，錦衣籍；司禮監王之俊弟也。弘光時南來，資緣馬、阮，爲蛟關總鎮，開金塘、大榭諸山，屯糧積粟，專利封殖。北騎南侵，業渡江繼印勅，令仍鎮定海矣。會姚、紹師起，無路抵省，遂改弦，願統兵堵遏。閣部玉筥張公，畫江分守，令之仁駐防西興，於是以長子崇謙練鄉勇，開鎮郡城。第四子鳴謙，留守蛟關。三窟旣成，恣睢跋扈，漸不遵朝廷約束。余請於江上分文武二大帥，文帥以閣部張公爲之，凡文臣之在行間者皆隸焉；武帥以鎮東侯方國安爲之，凡武臣之在行間者皆隸焉。業奉俞旨，因之仁封武寧侯，不便受鎮東節制，遂罷。冬盡，監國視師蕭山，分路進兵，張閣部自長河渡江，營六和塔。鎮東自潭頭渡江，至富陽扼其上游，于中丞、姚鎮志卓自虎瓜山渡江，直薄西谿。孫、熊、章、錢、沈諸義旅，自龍王堂分渡江，營天開河一帶。義興自小響渡江，進搗海昌。分撥已定，各卽日揚帆前進，而之仁獨維楫中流，逗遛觀望，不敢近岸。蓋西興對草橋門爲正兵，設之仁奮勇當先，交鋒鏖戰，而各軍或從上游抄擊，或

從下游來攻，以奇兵出其不意，則首尾牽制，腹背受敵。而之仁惟懷首鼠，坐觀成敗，以致諸軍深入，無功而還。自此銳氣沮喪，漸生搆貳。至丙戌春，之仁令鳴謙差梟弁數員，分駐寧郡五邑守催，凡錢糧不論上供兵餉，絲毫皆解武寧藩，以致錢、沈諸公師不宿飽。又遣致姚江，悉索敵賦。熊、孫兩公兵束手待斃。江干岌岌，遂成瓦解之勢，則之仁攘奪義餉、狼貪虎噬之害也。沉鳴謙紈袴乳臭，漫無長慮却顧，凡潰北航海來者，悉收爲羽翼。有遼將張國柱者，舛驚自雄，鳴謙反爲所制，受其牢籠。之仁益懷內顧，無心控禦，北兵未渡而風鶴先驚，念蛟關不可往，遂從鼉子門出海，欲達翁洲，而黃帥斌卿從閩受封，自王扶餘，不容廁足。南田、石浦，又爲定西侯張名振所據。兩雄不並棲，躑躅海中，栖泊無所。丁亥春，遂將家口沈海，自駕小艇至滌關，蟒玉乘輿，口稱先朝大帥，不肯葬身魚腹，願賜一劍。洪院令至金陵，爲代題，着卽就彼正法，人稱以忠義，不知其計無復之，又盜名以欺後世也。流毒稔禍，死不償罪，余目擊最真，聊述其情如此。江東耆老，至今猶爲切齒，非妄語耳。

阮大鍼代草假方國安、王之仁具疏請除東林餘孽

乙酉冬，余在蠡城，日偕江上諸君子，玉筒張公、梧菴章公、雨殷熊公、瀛長于公、希聲錢公、彤菴沈公，泊余師碩膚孫先生，商酌機宜，凡敷陳未悉者，令余面奏，同

政府妥議，而在廷同志，如大宗伯管中樞武貞余公、總憲徂徠李公、吏垣莊君漢曉、兵垣來君元成、王君螺山、侍御何君書臺、沈君視菴、翁君坦人、銓部張君湛生、姜君如須輩，協持清議，以練兵措餉爲第一議。每聚手新亭，潸然出涕；私相誓，謂我輩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遑恤身家？而赤烏黑狐，薰蕕糅雜，猶襲金陵陋習，賣官鬻爵，營私騙錢。余偕莊漢曉、王螺山兩給練，痛憤填膺；首參宋之普去國，庶幾揆席一清。而馬、阮盤踞方營，日謀入直，余復具疏瀝陳元凶誤國，又思斷送剩山殘水。聞閩中已定爰書，兩浙非逋逃藪。豈可容其免脫，請勅鎮東速爲驅逐等語。兩姦恨入骨髓。既營田仰入閣，同遂安相國票擬。又起逆案張文郁以司空，留守上台。陳爾翼以副憲開礦蒼黎。復囑大璫涂文輔、客光先起陳盟入綸扉秉政，余益憤憤。拜殿下龍輿，遠近拭目，只因誤相一宋之普，遂令流寓正人，攜手入閩。今又傳用張文郁、陳爾翼、陳盟等，或別有徑竇，或另示機權，不敢深論。惟是三臣者，夙附逆璫，輿論不齒，而一則留守上台，一則題薦開礦，猶畀散秩。獨陳盟有催來供職之旨。當此鸕鷀盈庭，倏而豺狼當道，恐遠近傳聞，灰心喪足。群姦側目，益銜余次骨矣。

又姚江戶、兵兩給舍，職方、理餉兩司官，日肆狼貪，把持朝政，怨余輩正言規勸。凡鎮弁乞恩未滿欲者，皆規咎余輩沮撓，箋鼓蜚語，激之使怒，將尋斧推刃焉。於是諸君子惴惴求去，漢曉聯絡蛟關，螺山催餉慈水，元成監軍長河，視菴督朱寧靖，而

余亦以孫師題請，監督西征，又因奉勅、申勅諸營，事竣復命，而爲首揆方公面奏，省中缺員，宜留科臣仍司封駁，奉令旨着鴻臚傳諭，照舊供職。余聞命踟躇，兩次控辭不允，念一身爲衆肘之的，益不諗死所矣。

敬數日，方國安、王之仁合疏果至，乃阮大鍼屬草也。云：「臣武人鬪直，不比文臣機巧，但記古語云：『權臣在內，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又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東林門戶，假公濟私，言清行濁，視臣等武職如奴隸草芥，作踐已極。卽威廟時，王樸、倪寵、柴時華等一班戰將，一一曲殺之如屠鵝豕。文臣如傅宗龍、陳新甲，老成知兵，惡其不相依靠，或陷之絕地，或戮於西市，使之抱冤賚憤，死不瞑目，而門戶之黨，方且揚揚得志，今日言某君子，明日言某小人，撤邊兵、造紙鈔、括巨室、敗款盟，以致闖賊兵入，撥如承蠅。及南都初立，未浹一載，禍心彌熾，舊轍無更。袁繼咸、黃澍，唆撥左夢庚稱叛於上游，史可法、吳爾壘挑激許定國句清於江北，兵力兩牽，內釁復起，錢謙益當先，與范景文、鄭三俊向日所養之走狗趙之龍，開門迎敵，天日在上，臣言一字一實錄也。祖宗百戰江山，被東林閣老、東林部院、東林吏部科道一手斷送，不意尙留殘孽遺姦，揚波張幟，如林某、姜垓、何弘仁、翁明英、劉明孝等，與沖邊推病、載賄逃歸、兄弟聚廳、公然嫖院及詔獄追贓、漏罪彈墨方新之孫嘉績，皆謀入半閭之堂，同掌東窗之算。臣與武寧侯王之仁，受恩隆重，軍國大擔在身，

不忽見有限金甌，一擲、再擲、三擲於姦黨之手。」

此疏專爲余及孫師碩膚而發，而旁及於姜、何、翁、劉四君。若沖邊推病、載賄逃歸，則指孫中丞魯山。兄弟聚麀、公然嫖院，則指姜黃門卿暨。稟旨屬方相國，乃兩爲調停云。覽奏歷指禍源，皆由門戶。諸臣黨同伐異，良可浩歎。先生懲前毖後，杜漸防微，爲國苦心，總求文武和衷，將吏鼓舞，盡免瞻顧，蚤奏蕩平。予敬書紳，永爲佩服。大鉞憤甚，再逞辣手，復假國安具疏，謂誤國諸人，衣鉢線索，無不袒東林。而禍貽九廟，毒流萬方，自覺無顏，於是諱東林爲復社，盟死締生，招朋引類。其渠魁，則林某、姜某、姜某也。臣言及此，髮指眦裂，江上堵剿，有武寧臣及鎮將扼防，臣當親朝面奏以清奸逆。再徼溫綸云：「天步多難，全賴文武同心，銷融朋黨，共獎王室，願望悉力堵禦，慰予眷懷，不必以瑣事介念。」蓋攻擊方輿，玄黃迭戰，將復見清流之禍，而江干飛渡，風鶴震驚，一時頓冰消瓦解。今諸君子或盡瘁，或捐軀，琴悲滿目，而余尙踰伏林莽，幸全首領，回意當年，痛定思痛，良用憮然。

善乎余師孫公碩膚之言也，東林諸公，何負於國？殉難如倪師文正公、范質老、李懋老、王尊老、劉念老、徐虞老、祁世老、馬素修、金伯玉、徐勿齋、夏彝仲輩，何一非當年指斥爲黨人者。若錢謙益等，改頭換面，原非東林。疏中如史道老、鄭玄老、袁臨老，不遺餘力，更相擠排。信史千秋，一任顛倒，拔舌地獄，應爲此輩而設。不佞與

門下，首懼凶鋒，傳之天下萬世，齒頰爲芬。知我愛我，莫此輩若也。然從此打算愈密，種毒愈深。不知如何作解免，門下不可不自爲計，亦當代爲不佞計，死於姦黨，何如死於封疆，如文信國間關萬死，猶冀報讐，直到移祚，方以一死明志，則餘息尙存，吾輩不可不免！此書言言實錄，聊爲抽筆記之，留此一段公案，垂信千秋云。

思文卽位於閩

南陽唐藩，名聿鍵；太祖後也。父歿，失愛於祖端王，兩叔謀奪嫡，久未請名。端王薨，巡道陳奇瑜、郡守王之柱爲疏請，得嗣封，因手刃兩叔。當是時，南陽爲寇衝。崇禎八年後彌甚，王嘗望烽火燭天，思天下且大亂，對僕隸拊髀太息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時周王好行其德，福王日閉闔飲醇酒，崇王奉浮屠，戰守事一無所問，而南陽日陳兵自衛，得才武稱。然王恣自用，又不恤其宗人過，寢淫上聞，上念南陽要害地，而王書詞不遜順，失藩臣禮。會都門有急，王請提軍入援，不允行，廷臣因文致其罪，乃始下詔廢爲無人，禁錮高牆。

癸未冬，路振飛爲漕運總督，望中都有王氣，厚結之。

甲申夏，以登極恩赦出，值金陵不守，京口總兵鄭鴻逵、鄭彩，望風先遁。遇王挾之入閩，遂與安南伯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在籍禮部尙書黃道

周等，定議立爲監國。王性率直，喜讀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鴻達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學道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一疏，不報。擁立者覬冀戴功，定儀於閏六月十五日，卽皇帝位於福州，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行宮，改元隆武。是日郊天，大風震地，拔木揚沙，及駕回，尙寶卿坐馬勿驚起，玉璽墮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封芝龍、鴻達皆爲侯，俄進龍爵平國公。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李長倩爲戶部、曹學佺爲禮部、吳春枝爲兵部、鄧璋爲工部尙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都督。以天、建、延、興爲上游；汀、邵、漳、泉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賜，於是敷求耆碩，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又起曹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柱、林增志、李光春等，以次至皆入閣。其遠不能至者，王應熊、姜曰廣、劉同升、楊廷麟、劉宗周、路振飛、陳奇瑜等，列名內閣至三十餘人。在閣者亦不令稟擬，皆帝親批，奉旨至數十行，朝令夕改，久亦忘其前旨矣。德璟、景昉、欲楫皆力辭，行人以死請，乃至。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觀生故王府僚屬，最膺寵眷，時內外文武濟濟，芝龍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僊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宿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整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合全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尙不

敷。

而粵西靖江王聞南都變，起義兵，隆武詔至，不服。巡撫瞿式耜，移書兩廣總督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有焦璉者，爲廣西總鎮楊國威旗鼓，式耜授計於璉，同邦傳擒靖江王及國威吏科顧奕等，械送天興，駢斬於市。以擒靖江功，封魁楚爲伯，晉式耜少司馬。

而浙東張國維、朱大典、方逢年、孫嘉績、陳函輝等，奉魯王爲監國，募子弟兵防遏西興，實爲閩外護。帝遣御史郭貞一往溫台，王景亮往金衢，各催餉來解。又命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齎詔宣諭；劉至蠡城，目擊江干勞苦，不宜詔返命，面奏浙東奮勇狀，宜同心恢復，不可自相矛盾。大觸帝忌，拂衣歸，閩、浙遂成水火。時群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帝亦欲躬履行間，芝龍以餉匱爲辭。十月，曾皇后至，迎入宮，乃暫止。初，帝孤身南來，鴻逵以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構宮殿、開織造。后性警敏知書，每召對奏事，輒屏後聽之，共決進止；帝亦嚴憚焉。邵武守吳爟焯、推官朱健，坐倡逃；建陽令施燦，坐貪酷；俱殛死。照磨署龍溪縣謝泰宗，以貪罰八千金，放回籍。閩部黃道周募兵江西，芝龍不與一錢，帝發空劄百函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得數百人，與楊廷麟、萬元吉合兵進剿，路出新安，戰敗，同都御史金聲擒至金陵，道周絕粒積十四日不死，尋與聲同遇害。中書賴雍、蘇繼謹等偕殉。司農李長倩以餉不繼，憂

卒。帝乃決意親征。

丙戌二月，駕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督楊廷麟皆具疏迎駕，帝意欲往江西，芝龍固請回省，乃駐蹕建津。而晉司馬吳春枝大學士居守，不受，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入關，命以藩轄提調秋闈，而以編修劉以脩爲主考，取中舉人葉瓚等百名，猶雍雍太平象也。太子生，群臣表賀，譚恩肆赦，鄭氏廝養卒皆得三代封誥，撰勅織軸，日不暇給。當是時，兵羸餉竭，上下離心，而舉朝夢夢，猶然粉飾太平，不待識者而知國勢之難支矣。

北兵既定浙東入閩，至建寧，巡關兵科給事中黃大鵬、御史鄭爲虹，俱不屈，大罵被害。帝定計幸贛州，八月，啓行，猶載書十車以從。監軍錢邦芭，先期清路，頤指郡邑，恐嚇金錢。二十四日，抵順昌，聞北兵過劍津，始倉皇騎而奔。從駕者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餘皆散去。會后入小舟，帝顧從官曰：劉宮人有娠，好護持。已而何與郭亦去。北兵抵順昌，搜龍楨，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游山，自投崖死；仍戮屍。士英等駢斬延平城下，家口百餘，悉給賜。兵過延平而東，陳謙之子帥數騎追駕。錢閣部肅樂在閩紀帝親征事云：『碧居上人自長樂歸，傳聖駕已至贛州』。又云：『上與后單騎至一村，追急，猝投蔣姓之家。俄追者至，詰問再三，終不洩；欲搜捕，此人呼鄉勇與戰，大敗乃去，駕得出』。嗚呼！

此人眞義士哉。近又聞駕在大帽山，語涉不諱，未知的否。北兵至福州，芝龍降，禮部尙書曹學佺自縊，大學士蔣德璟絕粒死之。永曆元年乃諡帝爲思文云。

端溪滇桂十六載紀元延統

泰昌元年，封桂王於衡州。王，神祖第五子也。崇禎癸未，獻賊犯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遣兵護王，南行入西粵，暫寓蒼梧。以第二子由榔封永明王。王薨，永明尙在衰絰，有賢聲，人望屬之。

丙戌九月，天興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粵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呂大器來自閩，南贛巡撫李永茂以守制回，同至端溪。式耜言，永明賢，且係定陵嫡孫，當立。遂定議，於十月初九日監國，十四日卽皇帝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晉魁楚、大器爲大學士，大器莞中樞，魁楚兼戎政，式耜以東閣大學士兼少宰，管銓。

時粵東省城布政使顧元鏡，與舊閣臣何吾騶、蘇觀生，於十一月立隆武弟聿錡爲帝，改元紹武。以學道林佳鼎爲總督，統兵下肇慶，南海舊閣臣陳子莊以書達瞿，趣兵東下，而自爲應，殲蘇，帝遣兵給事中彭耀往，諭以倫序監國先後，觀生等不從，殺耀。於是，加式耜宮保銜，行大司馬事，往東峽口禦之。十一月十五日，對仗，一礮殲林，

偵者誤傳瞿敗，帝出奔。太后馬氏通史書，召科臣李用楫、臺臣程源等面詞無固志，並責諸棄逃狀。會瞿報至，知前訛，諸臣伏地引罪，遂奉帝返端溪，遣靖江伯嚴雲從護兩宮達桂林。又封太后弟馬吉翔爲文安侯，皇后兄王維恭爲華亭侯。北奄王坤者，自南入閩，至粵，仍秉筆司禮。內批戶部郎中周鼎瀚爲給事中，式耜言與祖制不合。又呂大器病免，以粵督王化澄貳樞，內批陞大司馬。瞿式耜言，化澄誠賢者，斜封墨勅，不可爲訓，皆弗聽。晉永茂大學士，知經筵，以守制辭，茂薦陝西布衣劉湘客爲御史，不用，茂卽日解舟去。式耜又疏論大臣薦賢，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吏科劉肅劾坤；帝怒，逐肅。御史童琳，參總憲周光夏越序題差，紊亂臺規，命廷杖，式耜皆力救獲免。以翰林簡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

十二月，清總兵李成棟突入廣州，令杜永和擒紹武，並周王、益王、遼王，皆殺之；蘇觀生縊死，何吾騶、顧元鏡投順。棟發兵往南韶，而自下肇慶。二十五日，早朝，聞報，式耜請督兵防峽口，帝肩輿出城，駕小艇上西峽。

丁亥正月朔，再達梧州，於梧州陸世廉取五十金爲雇夫費，北進府江。魁楚走岑溪，化澄走潯州，永茂、晏日曙、太僕田芳，俱潛遁博白縣。護駕惟司農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憲、洪士彭及金吾馬吉翔等。棟

定肇後，令副將張月克取高、雷、廉三郡，遂入梧州，巡撫曹燁降。又令副將閻可義攻瓊州。

二月，帝至桂林，吳炳、方以智並相。式耜自肇至，肅殿陛，勅守禦，定都於桂。以王錫襄、文安之入閣，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金堡、丁時魁爲給事中，趙繼鼎爲御史，何騰蛟爲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傅上瑞俱爲巡撫都御史。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水陸設伏，大戰藤江，兵敗；被成棟射死。溫江、平樂相繼歸款。時，楚省武崗州及長、衡、永、寶四郡，尙爲我守。王坤又勸帝趨楚。式耜言，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心民心，孤疑踟躕，楚不可遽往，粵不宜輕棄；不聽。因請身留桂，乃命式耜居守桂林，各路悉聽節制。以智忽棄妻子入山去。吳炳、王化澄典閣務，並馬吉翔等隨行。

四月，上武崗州，以巡道嚴起恒爲大學士。江北、河南土寨曹志建、王朝俊、郝永忠等來歸，封志建永國公，餘俱錫五等爵。晉何騰蛟世襲侯，守衡州。堵錫胤爲總督，守長沙，聲勢稍振。當平樂之不守也，北兵直薄桂林，城中震恐。適新興伯焦璉自全州歸，控弦提兵接戰，稍却之。式耜又疏請安國公劉承胤兵，承胤發數千人來援，用西洋礮奮擊，北兵退去，桂林獲全。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以國士遇之，故得璉死力，以保桂功。封式耜臨桂伯，辭不受。再疏請返蹕全陽，不報。

八月，孔有德破長沙，衡州總兵黃朝選、楊國棟被執。二十四日，武崗兵敗，帝躡踏出奔，兩宮無不徒步。吳柄至慶遠府，覓二小艇，載帝及宮眷。

十一月，至象州，欲往南寧，又爲亂兵所阻，乃次柳州，督師何騰蛟、閣臣嚴起恆及劉湘客咸至。桂南侯郝永忠、宜章伯盧鼎亦來自楚。式耜復疏言：「柳州猺獠雜處，不可久駐」。時騰蛟與永忠、璉、鼎等分防駐汛，馬吉翔力挽帝舟，乃分關臣化澄、吏部左侍郎吳貞毓，間道護兩宮往南寧，帝乃遡舟西上。

十二月，始達桂林。瞿與嚴同相，君民上下，鞅戶避兵。

戊子二月，有允成、伯霍、允中者，搶入大內，劫帝於寢被中，置之城外，將在城職官，弔拷，飽乃颺去。錦衣吉翔，備布袍竹轎而行。

三月，至南寧，相隨者惟起恆、吉翔及司馬蕭琦等七人耳。式耜奔樟木港，刑部侍郎劉遠生、給練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至。草檄分路四發，促焦璉兵入援，式耜於四月湖復入桂，督師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清及焦璉自平樂至，督兵三面禦之，北兵渡甘棠去。騰蛟列營榕江，式耜督勦鎮取全州，令巡撫魯可藻下梧州。帝在南寧，太子生，冊爲皇太子，肆赦，詔名曰「萬喜」。

六月，李成棟反正，以全廣歸朝廷，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三人齎奏，請駕蹕端州。初，棟於丁亥收繳粵東文武官印信五十餘顆，取制臺印藏之。有愛妾揣知其意，朝

夕從臾，棟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棟抱屍哭。明日，卽衣冠將制臺印，具疏迎駕。又金聲垣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部面中，遣朱謀壘齎奏亦至。兩粵皆入版圖，式耜再請返桂。又令簡討蔡之俊、給事中蒙正發迎奉，竟由梧入端溪。於是化澄再相，朱天麟從太平要大拜，晏請自田州出爲冢宰，吳貞毓以少宰兼副憲。先遣下廣，答諭成棟。張鳳翼以兵科兼翰林，張佐辰自貴州來掌選，龐天壽管司禮，顧之俊亦隨駕。曾經出仕，僉曰迎鑾。游手白丁，詭稱原職。六曹九列，濟濟踴躍。

八月朔，帝至肇慶，棟百里外迎接。宮中儲銀萬兩，以備賞賚，衣飾器皿，亦值萬金。政無大小，必稟命而行，封棟爲惠國公。棟將上南雄下贛州，面奏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廈關以外事，臣獨肩之』。因留養子元胤留守端州。袁彭年者，自號清流，業降棟爲學道，歸朝，擢左都御史，攪權植黨。元胤本姓賈，中州人。彭年隆重其體，以內外權屬之，自名返正功臣。於是旣降復歸者，曹燁爲兵部尙書，耿獻忠爲工部尙書，洪天擢爲吏部侍郎，毛毓祥爲通政使，潘曾緯爲大理卿，李綺爲學道。而自粵西來者，王、嚴、朱三相公，冢宰晏清、少宰吳貞毓、六科吳其嘉、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爲一派。從各路來者，宗伯吳文瀾、僉憲劉湘客、吏科丁時魁、戶科蒙正發、禮科李用楫、兵科金堡、文選郎施召徵、光祿卿陸世廉、太僕馬光、儀曹徐世儀等

爲一派。其廣東省太僕卿楊邦翰、翰林陳士傑、駁封吳以運、職方唐元楫、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等又爲一派。望風景驚，元胤之門若市。

十月，元胤受棟密計，斬清督佟養甲於德慶。粵東全省，非奉棟咨，大小有司官，不得擅除授；桂林、平樂，則瞿相國爲政；慶遠、柳州，則焦新興爲政；潯南、思太，則陳慶國爲政；吏部袖手杜門而已。臺省希棟意，共擊陳邦傳。邦傳浙籍，初鎮粵西，隆武掛征蠻將軍印，永曆封思恩侯，晉爵慶國公，曾有降啓到廣，爲棟所鄙。至是攻之者，兵科金堡最勁，邦傳辨疏，請堡爲監軍，觀臣十萬鐵騎。閣臣天麟稟旨依允，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語。吏科丁時魁曰：『堡論邦傳，卽今監紀。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首，亦與之耶？』於是，率六科繳印於入閣，入丹墀，掛冠而出。帝正召馬光，追論五年前永州被難逃入全州事，聞外闕，大驚，賜諭元胤，前旨收回。天麟放歸田里，令諸臣照舊供職。袁彭年上疏曰：『（無）臣客歲以三千鐵騎西來，今日君臣安在？』帝持其章泣愬，舉朝大駭。

己丑正月，北兵破湘潭。督師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二月，破信豐，棟歿於陣。聲桓據南昌，晝夜攻圍，王得仁被殺，聲桓投水死。一時警報疊至，奔逃相繼，於是，以棟中軍杜永和封江寧侯，行兩廣部院事。命武陟伯閣可義鎮南韶，以梅關守將楊杰爲南雄總兵，新泰伯郝尙久防潮陽，奉化伯黃應傑守惠州。

，宣平伯董方策駐羅定，安樂伯楊大甫備蒼梧。甫縱兵剽掠，命元胤斬之；以安定侯馬寶代之。可義病卒，令寶豐伯羅成耀提督南韶。

四月，賊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鼎獻南金二千兩、馬四匹，求封親王名號。西粵南寧，與滇中廣南錯趾，可望來檄，有不允卽提兵出戰等語。邦傳恐甚，令胡執恭矯詔封監國秦王。金堡駁之，謂秦王非異姓之封，監國乃卽真之漸，遂定封爲荊郡王，可望不受後封。督師塔胤錫敗於楚，乃浮蒼梧，下崧臺，風鶴震驚，人無固志。起恒獨相，尙紛飾太平。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王，帝設壇掛帛親祭。除夕，耿尙兵抵南雄，楊杰自刎。惠州黃應傑降。羅成耀聞報，棄韶遁。

庚寅正月，帝戒舟北上；金堡爭之，不得。式耜請留疏亦至，而帝移德慶，抵梧州矣。以舟爲家，起恒親書水殿二字於帝所御之船。元胤不敢西，停舟肇慶。袁彭年赴廣投誠，捧犒師銀，哭陳前年叛清非本心，耿尙麾出之。

二月，下大常卿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左給事中蒙正發、工科左給事中金堡、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劉湘客於錦衣獄。先是，戶部尙書吳貞毓、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翱、給事中李用楫、張孝起、朱士焜、李日煒、御史朱統銅、王命來、陳光胤、彭佺等合疏，論左都御史袁彭年及時魁、堡等結黨招權罪。令錦衣張鳴鳳、王應科勘問拷訊。廷杖時，堡惟呼皇天后土、二祖列宗，臣未常負國而已。時

魁謂朝廷興此大獄，亦當稍留元氣。無論時魁是三百年留下的臣子耶，是三百年留下一個有髮的百姓，如此處分亦足矣。瞿相國七疏爭之，不得。貽書司禮夏國祥云：「上乃有此過舉，殊非老臣爲祖宗擁戴之初意」。於是程源、朱謀壘譴然；謂式粗欲謀廢立矣。華亭侯王維恭泣奏中宮，殺諫臣是亡國事，奈何效之，乃得末減戍遣。堡自叙云：「人臣不幸當板蕩之時，報國有心，致君無術」。一朝處侍從四人，而屠沽兒爲問官，破廟爲詔獄，旋砍生柴爲刑具；而爲罪臣者，方且稱天呼祖而承之，不亦輕朝廷辱當世士哉！

十一月，耿尙兵屠羊城，殺李元胤，全廣皆沒。孔有德薄全州，直入嚴關，衛國公胡一青、開國趙印選，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馬養麟，從仄徑馳堵；未及戰，奔潰，一青、印選潛遁，瞿相國冠帶危坐署中，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謂曰：「事迫矣，公將若何」？瞿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住」？敞曰：「公言是也，君恩師義，敞當共之」。呼酒笑飲，家人請出城再圖恢復；公不應，揮之去。明日被執，偕同敞死之，有致命詩。金給諫堡業披緇，上書耿尙請改葬式粗、同敞。吳江義士楊義，爲具衣冠棺殮，同瘞於桂林北門之園；時庚寅冬季也。帝遂至滕縣，上南寧，入土州，相隨者四人：嚴、王二相國、馬吉翔、龐天壽而已。餘皆散去。

壬辰，忠貞營李赤心、高必正、黨守素等來歸，俱賜五等爵。赤心等，皆闖賊部曲

。湖南北既去，遂由均、桂入梧州返正。孫可望自滇遣郝九儀至南寧，傳令殺內閣嚴起恒等十五人。帝往安龍，惟李定國不失臣禮，於是封定國爲晉王，令經略粵西。劉文秀、蜀王，經略兩川。可望仍以秦王恢復川南、湖北。可望怒，欲攻定國，殺內閣吳貞毓等十八人。定國統兵圍桂林；破之，孔賊闖家焚死。可望與定國不協，互相攻殺。

甲午，定國大敗可望兵，遂奉帝入滇，可望力不能支。

丁酉，吳三桂統大兵自漢中進搗，全蜀悉定。劉文秀死，子震就撫。可望亦降於三桂，送至燕，封爲義王；尋被醜。而帝在滇南，五六年間，固圍守疆，守疆頗安輯。以扶綱、楊在爲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程源爲禮部尙書，孫順爲兵部尙書，馬吉翔爲大金。大。金。善。

壬寅八月，三桂略定黔中，直抵滇池。帝奔緬甸，定國自景線移兵猛臘，於七月病故。臨終，託孤嗣興於扈衛將軍平陽侯，統武；令嗣興拜爲父，統武專權，上下離異。鎮北將軍馬思良、前將軍胡順、都督王道亨等，帶兵二千，家口三千，於猛遠投誠。統武病死，嗣興亦歸附送燕。

十月，三桂統定西將軍愛星阿等，自三宣、猛卯一路抵木邦。鞏昌王白文選在緬國河泊地方，聞警至錫波江，江上搭浮橋控禦。吳兵追至錫波，文選奔茶山。三桂望緬甸進發，諭緬國告以出邊之故。令其送出帝，否則禍且不測。

十二月朔，兵至緬城東舊晚坡，緬相錫眞，於初二日齋番文，以緬兵百名將帝並太戶、中宮、太子、公主及宮女十五口送出。太監七名，同華亭侯王維恭妻子女，被緬會殺死。文武官家口百餘，並用船載送過江。帝至滇，被吳逆所弑。蓋自丙戌十月登極，迄今壬寅十二月革除，帝紀年延祚十有六年於茲矣。文選帶官百餘員，兵三千名，婦女餘丁七千四百口，馬三千匹，象十三隻，於猛養歸順。同隨帝入緬者，松滋王病故，吉王、瑞昌王並黔國公沐天波，被新酋莽猛白所殺；明統遂絕。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

天啓七年，丁卯六月，海寇鄭芝龍犯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太守蔡善繼郡治，衙與庫鄰。龍年十歲，戲投石子中善繼額，擒治之。見其狀貌，笑曰：『法當貴而封，善自愛』因厚遇之。不數年，父死；遂與弟芝虎，流入海寇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衆無所統，推龍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禦。始議撫，以善繼嘗有恩，量移興泉道以招之。龍感恩，爲約降，善繼坐戟門，令其兄弟囚首自縛請命。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遂據海島截商粟。閩海饑，求食者多往投之，勢益熾。巡撫朱之馮，遣守備洪先春率舟師擊之；先春大敗，身被數刃。然龍故有求撫之意，乃舍先春不追、獲盧游擊不殺，破中左所，約

東壓下，竟不侵擾。泉守王猷曰：「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悔罪之意，今剿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招諭，許立功贖罪」。鄉紳王侍郎志道，亦以爲然。與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

崇禎元年，戊辰，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

壬申，海盜劉香犯福建小埕，龍爲游擊，擊走之，陞參將。

庚午，加署總兵。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龍以此居奇爲大賈，既俘劉香，海氛頓息。又以洋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鎮，龍築城，開府其間。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竟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然龍爲人貪鄙，好利狡猾、善結交，非有英雄大略也。丙子、戊寅，北兵屢犯邊，廷議欲調龍守天津，乃大行賄，令弟鴻逵提水師一旅至燕勤王，得免調。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香老歿於海，次鴻逵，又次芝豹，皆執袴不習兵。弘光時，以鴻逵爲大都督，帥水師鎮京口。鄭彩者，本海賊，降於龍，冒姓鄭，亦爲南京都督。時金陵岌岌有南遷之意，所以待鴻逵、彩者綦厚，欲藉以結龍。又遣都督陳謙齎詔，封龍爲南安伯。乙酉二月，至泉，啓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龍曰：「安南則兼閩、粵，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龍大喜，

政。龍開府天厚贈謙。五月，金陵不守，鎮守京口鴻逵、彩不戰先逃。會唐藩從中都來，邂逅物色，挾之俱東。鄭兵過浙，大肆淫掠；至福州，與龍及撫按立唐王爲帝，改元隆武。晉龍爵平國公，鴻逵爲定虜侯，芝豹爲澄濟伯，彩爲永勝伯，一切兵餉戰守機宜，專委龍爲興，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外，有紳助、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搜括府縣庫積年存留未解者，絲毫皆入龍橐。時帝未有嗣，令子森賜國姓，改名成功，出入大內；每上意所嚮，輒以告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何楷與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丙午，元且早朝，以足扳擲大學士蔣德璟，幾傷，帝雖知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龍亦以不出關無以服衆心，乃分兵爲二，以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彩爲副元帥，出江西。帝做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請候餉，駐不行。

時燕京招撫江南者，爲洪承疇；招撫福建爲黃熙胤。兩人籍晉江，與龍同里。龍先密遣使微行通款，而嚮齎詔封南安伯陳謙者，奉魯使，偕行人林必達至閩，及關，趁起未敢進，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啓函稱皇叔父，不奉正朔。帝大怒，皆下獄，龍疏救不允。有錢邦芑者，實出龍門下，爲御史，而陽與上親密，啓謙與鄭至交，爲魯心腹，不亟除，恐有內變。或以告龍，龍未之信。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謙斬之。龍聞，伏屍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之。於是，疏稱海寇狎至，拜疏卽行，中使手勅慰留；不聽。龍既

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江之潰也。

八月，帝決策幸南贛。貝勒至福省，遣韓固山略定興泉。初，北兵未至，鄭芝豹先抵泉，閉城大索餉，鄉紳不輸家財者梟首，得數萬金，將盡焚城中居室，以餉未足，遲至明，而固山兵到，乃奔安平鎮。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如雲，銃聲不絕。以別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不敢迎降。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加遺有大功。而兩粵素隸部下，若招廣自効，閩粵總督可得。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龍相厚者招之，龍曰：『吾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龍怒曰：『既招我，何相迫也』？貝勒聞，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弗駐兵，遣人持書至安平，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必盡其力；力竭不勝天，則投明而事。若將軍不立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廣未平，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見將軍者，商地方人才故耳』。龍得書，大喜；其弟皆勸入海，魚不可脫於淵。而龍出園徧閩粵，自秉政以來，增置倉莊五百餘所。駑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張示，誇賣國之勳。

十月，至省，貝勒握手歡甚，折箭爲誓，命酒痛飲，飲三日，拔營起，挾之俱北矣。從者五百人，以別營不得相見龍面，作家書皆屬其無忘清恩。謂貝勒曰：『北上覲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曰：『此與汝無與，亦非吾所患也』。龍既行，鴻逵、成功、彩各率所部入海，或逆或順，似要似乞，皆奉龍指

縱。龍抵燕，陛見，封同安侯，奉朝請，以誓故，特羈縻而已。丁亥秋，彩、成功復反攻，掠漳、泉諸縣，皆破之。汀、邵群盜並起，據建寧，閩郵爲阻。戊子夏，北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漳州，鄭兵皆遁入海。

龍長子成功、次世恩、次世襲。己丑春，成功同弟侄揚帆入粵島屯種，閩撫張學聖、興泉道黃澍、總兵馬得功、王邦俊等，出不意襲廈門，掠金銀九十萬兩，珠寶無算。成功聞之，大怒，攻圍漳、泉，張學聖、黃澍速至燕，擬罪。漳圍經年，食盡城破，閩督陳錦被刺死。馬得功闖家誅戮。於是，遣章京邵新、內院鄭庫納同龍標丁李德、周繼武等入海，招諭成功，封爲海澄公，掛靖海將軍印，令駐扎漳、泉、惠、潮等處。閩督劉清泰，亦以書招之。成功疏謝，並以書復劉，欲將浙、閩、粵三省見畀，然後歸順。家書寄父龍：『父旣不以兒爲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嗣今以後，兒只知有君，不知有父』。等語，竟不受勅印，跳梁如故。龍未幾亦死。

成功標下中軍黃梧，背主帶兵丁、船隻赴漳投順；卽授梧海澄公，世守漳、泉。而成功襲紅夷和蘭國地名臺灣者，入據之。屯種積粟，自王扶餘，奉永曆正朔，爲延平王子經，乳名錦舍，擁兵與父抗，成功驟發顛狂，癸卯五月，咬盡手指死。經襲職，稱嗣王，仍用永曆年號，益桀驁，築城造艦，番舶往來，恣其貿易。蓋臺灣延袤數千里，

地膏沃，可耕種。沿海近島，有銅山、廈門、遼羅、呂宋、澎湖諸處。而澎湖爲臺灣之外護，最爲要害。令劉國軒宿重兵守之，有一夫當關之勢。

甲寅，耿精忠叛，經與之合，擒黃梧殛之，全家被戮，海澄公遂滅。馮錫范者，父澄世，隆武舉人。范入臺灣，與經爲密交，以女婚經次子克爽。經卒，有三子，業立長爲嗣；而錫范專權，殺長，立其婿克爽，人皆不服。癸亥春，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同總督姚啓聖，乘其上下離畔，合謀發兵，潛搗澎湖。又令總兵劉進忠、韓大任招撫劉國軒，國軒與錫范不洽，降於施琅，爲嚮導，直逼臺灣。錫范不得已，挾克爽投順，並成功弟武靖公某、經幼子某。克爽年二十，幼子年十四。而寓居臺灣者，魯世子、鄭王、益王、淮王、汝王等九人，同遷至福州，偕克爽、錫范俱北去。蓋自天啓丁卯，至今癸亥，垂五十餘載，鄭氏父子祖孫，三世雄據閩、粵海島，今始殄滅無遺，臺灣開設爲郡縣焉。

登州三叛

今所號爲三王者，定南孔有德、平南尙可禧、靖南耿仲明，皆登州叛兵也。有德，遼東東寧衛人；仲明，遼陽衛人；尙，不知其出處。先是，有德、仲明因遼陽被陷，毛帥文龍鎮皮島，相率歸之。時孔方弱冠，長弓馬，不識字，偕兄有性，役事帥府，尋同

耿拜爲義兒。有德名毛永詩，仲名毛有傑，耿識字，最好猾；文龍以孔典內兵，耿主錢帛，有厚貲。

己巳，袁崇煥殺毛帥，諸叛奉調過寧遠，落魄無聊，督師孫文忠公蒞關，往見，公逆知其爲亂也。密令寧前道孫元化防範之。無何，孫撫登，皆攜之去，且令典兵。

辛未，大凌河告急，登撫元化遣有德及中軍王廷臣率千餘人以往。至吳橋縣，與地方爭食物構釁，遂劫庫殺官，稱兵而回。凡所過地方，盡遭焚掠。而新城王氏，罹禍尤慘。知縣秦三輔被殺，東撫余大成告變，上令同登撫招賊，時諸叛妻室皆在登城；署撫標中軍事者，卽仲明也。賊扎營在城東南，元化亟發游擊張燾兵出剿，未及交兵，與賊合，脫回三十四人，求入，啓門納之。次早攻城，其夜入諸賊，攘臂大呼，全城應焉。壬申正月，登城陷，殺戮甚慘。總鎮張可大，在水城，度力不能支，自縊。於是，孫撫及登道宋光蘭、游擊張燾、同知賈名傑等，泛海歸天津。凡登鎮水陸兵皆爲所奪，登庫所蓄火藥器械尤富，皆故撫陶朗先所貯也。兵部遣天津總兵王洪，同副將楊御蕃剿之；不克。威廟憲怒，召對，乃起朱大典爲山東巡撫，陳洪範爲總兵。御史謝三賓，出班面奏機宜，卽以爲監軍兼巡按，同討之。諸叛勢蹙，奔入登州，閉城拒守。閱數月食盡，乃遣人泛海，密輸款於滿州，約以舟來援。有德、仲明等浮海去，餘賊開門降，所掠貲財無算，皆積於登撫署；大典、洪範、三賓等瓜分之。東人封有德爲恭順王，尙爲忠順

王，耿爲和順王，且贅以女。

甲申，入燕，三人帶甲以從。改封有德爲定南王，往征粵西。尙爲平南王，耿爲靖南王，同往粵東進剿。庚寅正月，尙、耿兵抵五羊城，總兵范承恩爲內應，陷廣州，行部院事杜永和敗走，巡撫王芋逃，遂屠羊城。辛卯冬，粵東全省皆沒，永曆帝奔滕縣，入土州。十一月，有德破全州，直抵桂林，鎮將皆逃。閣部瞿公，偕總督張同敞死之。有德遂鎮粵西。壬辰，李定國攻桂林，破之。有德全家自焚死，惟存一女，贅遼人孫延齡，代統其兵。尙世鎮粵東，耿移鎮閩省。仲明死，子繼茂襲職。未幾，繼茂亦病死，以子精忠嗣。因耳邊火應圖讖，妄覲非分，謀爲不軌。

癸丑，以天下平定，撤諸藩歸燕，人皆洵洵。吳三桂遂起兵滇南，略定黔、蜀，直下衡、湘。耿精忠於甲寅春據八閩稱帝，署置百官，巡撫范承謨縊死，餘皆受僞職。又與鄭成功不協，互相疑忌，無暇出關。尙可禱死，子之信等欲應耿，被擒解燕戮死。孫延齡亦叛，欲據粵西，馬雄鎮擒之，延齡被殺。精忠於辛酉年兵敗，復投順，起送至燕，聲其罪，獻俘告廟，全家被殛。於是三叛盡殄滅無遺矣。

三王無貴相

余素不信姑布之術，然生平閱歷所見，達官貴人及素封之子，凡膺高爵而席華暉、

享壽考者，率豐頤厚背，兩耳垂肩，面有睍然之容。矧天演貴派，玉葉金枝，雖在稚齡，宜有龍鸞之姿、雲日之表，超出等恒。而以余所覩三王則殊有不然者。

壬午春，威廟封皇四子爲永王，擇吉文華殿受百官朝賀。王方十歲，翼善冠，蟒袍，玉帶，大璫環侍擁護，余隨班行四拜禮訖。王致謝云：『先生們有勞了』。音朗朗可聽，衆易其少也，起而近矚之。王係田貴妃所誕，藍田美玉，而面目黧黑，癯然有寒儉之色。余心竊疑之，豈料同東宮定王爲闖賊所得，挾之西去。白龍魚服，困於豫且，惜哉！

壬午夏間，余承乏桐封，偕余未之儀部，往芝城，冊封淮藩常清嫡第一子由桂爲淮世子。世子亦十歲，宣制畢，例應副使親授金冊，余手奉訖，諦視之，冠翼善，服蟒袍，而面黧一如永王，又齟齬鳥喙，狀更劣。余私謂儀部曰：『此豈貴徵耶？』儀部唯唯。未幾，國變；而黃炎之胤，降爲氓隸矣。

丙戌初春，在蠡城行宮，大璫涂文輔，抱監國世子相見，年甫及周，閣部玉筥張公元老鬚眉皓然，謂余曰：『是雖少，吾主也，宜相率拜之』。余如命，偕同官行四拜禮。相其狀貌，面黃肌瘦，大異龍種鳳雛。余心益忤之。無何，江干潰散，監國令忠衛營毛有倫護宮眷，先往上台。而有倫故定鎮王鳴謙標弁，背旨竟抵蛟關，爲梟張國柱邀奪，借以爲贄，赴杭獻功，沈之錢江。

余目擊三王，皆不克令終。然則神明之胄，王公之貴，錦衣玉食，廣廈細旃，固可
妄據乎哉！余不幸言而中矣。

後記

荷插叢談四卷，明季鄞縣林時對撰。舊鈔本，版心高營造尺六寸二分，寬四寸五分，每半葉一〇行，每行二〇字。余所見諸家藏書目，均未箸錄。

案林時對字殿颺，號繭庵。生明神宗萬曆四三年（即公曆一六一五年），思宗崇禎一三年（一六四〇）魏藻德榜進士。一七年（一六四四）北都亡，安宗繼統南都，以吏科都給事中召；時服未終闋，竟未趨覲就職也。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南都亡，魯王監國，從戎江干，累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署兵垣。事去，杜門不出。明亡後二二年（建夷愛新覺羅玄燁之康熙四四年、公曆一七〇五年），卒於家，年九一歲。其卒也，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故皆闕焉。至全祖望，方爲之補作逸事狀，然亦語焉不詳。客夏，頡剛訪書杭縣，得之坊肆。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以世間絕少傳本，因刊入「史料叢刊」中。余喜故籍不泯，潛德克彰，爰於溽暑揮汗爲之校讎；今全書竟業，差免亥豕之訛。乃就本書自叙，參諸同時人所述，略識林公之生平，聊以補謝山之未備云爾。

一七年七月一九日，鄞馬太玄校畢後記。